

清朝野史大觀

清宮遺聞

卷二

清朝野史大觀

中華書局印行

3024805

清宮遺聞

二卷

清朝野史大觀卷二目錄

清宮遺聞

前清宮詞百首

平瀆劉純歌

祭竿

年班喇嘛

南齋

御園葡萄

海甸廳宮

狩制

七十二泉

指配福晉

十全老人

五龍亭

禁中供養鬼神

金甌玉棟橋聯語

冰東

祈雨祈雪

總齡集

卷二目錄

象制

乘輿前導

宮娥進御

上書房

羊車

遊膳牌

祈殺馬宴

東西暖閣

幸江南

御膳房

保和殿

八字柳

玉清祝嘏

空中

買水餅冬笋

銅佛殿密戲圖

避暑山莊

冬至祭天

頂制

集鳳軒

本章制

並頭花

宮中蟋蟀

宮中養百靈

冰窖

瓊華島

內朝果餌

四庫全書

宮女上頭制

宮中風箏

貧妃續別緒

監管齋書宮扇

銀骨炭

御試翰墨題

壽寧宮跪安

大婚

同治大婚之儀從

還如意

孝欽觀音殿

孝欽萬壽

花衣期

小輪舟

宮中風琴

幽瀛臺

德宗前星不耀

孝欽繪松

宮中洋酒

珍妃之死

宮中重寶石

孝欽戒煙致疾

宣統像座

清宮詞

魚鱗池

遊皇黃花魚

龍舟小嬉

還行

恭邸調處東西宮

毅后工書

宮人時髦

小梨園

禮服改國謂為六合同春

遊鮮果

十三太保

孝欽萬壽欲仿香山九老圖不果

光緒中葉服飾

德宗嗜咖啡

宮扇

伶人賞三品銜

孝欽喜聽秧歌

宣統作水晶宮

宮中容鶴

宮殿

妙高峯新道

高麗桃花衣

福壽字

紫光閣畫像

乘輿

李蓮英之姊

泰西花齋

宮中鬧鐘

余莊兒

瀛臺賞花釣魚

裕庚之女

李蓮英比之楊白花

宮中留聲機

頤和園燈

文宗嗜洋烟

宣統立幼主

滿洲發祥之始

七大恨誓師伐明

高麗女

木蘭樹場

雍和宮

孝聖皇后召見何氏

弘許女啟蒙均繪香山九老圖

端慧太子

宗室命名行淚

傅文忠之殊榮

合陳園

孝全皇后暴薨之隱秘

琳皇貴太妃烏雅氏

同道堂印

那拉氏

勤政殿聽講

醇親王回寢巨樹

皇后親筆

佛香閣

庚子夜塵

卷二目錄

星源集慶

太祖訓諸公主

世祖慈克之說

聖祖慶皇太子

高宗儀復古衣冠制

抱牀沐婦

尊壽宮賜功臣宴

孝賢皇后所御舊具照常陳設

皇后剪髮

回妃

綺春園

宣宗寵姬製章奏

圓明園四春

寂蕙園

香經閣說

孝欽后作大字

障玉扇晉

瞻兒年

端王福晉

賜獻果物特售銀牌

私生子曰覺羅麟

輝足入宮之禁

過地志

阿其那塞思黑

綉雨木廊詞

水園

宮訓閣

五代五福堂

滿漢通婚

大學堂爲和嘉公主故第

宮中乞巧板

宣宗怒斬宮眷

摺牌子

孝貞后力持大體

治平寶鏡

孝哲后以承家訓

榮壽公主

甲午萬壽停止點景

承光殿側市肆

八仙庵綠牡丹

三

太白山騰雨湧石

克姑娘寫照

華仙屢壽圖

懶夢山人詩畫

珍妃墜井

坤寧宮喫肉

東西長街

寶蓮航

樂工舞燈

撥木較

胡延長安宮詞

西安行宮

行宮屏風御筆

行宮停止一切典禮

奏中粥飯

繆先生宮居

鳳沼恩波印

吹春

行宮元旦朝賀

陳官詔

拳亂時先朝主位

乘小艇照像

宮棧

延春閣草書

紅樓夢大觀園圖

英華殿禮佛

捨婚

昇平署

迎春堂燄火

嬪御作絨布

百官迎駕

行宮木榻

垂涎連環慶狀況

創辦暖廠

宮妃資獻履綬

造呈春牛圖

賜勅字

行宮支庶局

隨資壘廟諸臣

幸南苑

賜銀樓

南宮初總大行

監酒軒

撥既太太

宮中祭牛女

會觀團防

宮中射秦腔

庚磁磁燈罩

宮製前度器

行宮內容

行宮召見大臣

兩宮歷念吳黎

總法結

冬日御鞠秋雷

行宮除夕

廢宮窗外之守護

深處時兩宮慈孝

元夜禁止放燈

寢宮鑪香

慶邸三女

遊禱

君臣感贈

行宮崇節儉

隨扈福晉

兩宮傳膳

行宮講書

蒙塵貢佛

茶膳兩房月需三四千金

小方盛

文宗誕辰行禮

桂蕊進呈

行宮器具

貢果品

廻鑾演興

端方扼亂

傅世焯

詔開學堂

寢宮媽媽

卷二目錄

織婦一人隨扈

內監高四

行宮奏事處

皇后親侍梳飾

請版

各省貢綉紗布疋

行宮賞資

移南仙館

行宮涼棚

御牀茵褥

四喜堂

蒙養御牛

雷州貢葛

儀鸞殿被焚

太白山乞水

行宮宿衛

岑春煊移鎮晉遠

慈禧硃筆壽星

整頓武備

皇后問安

織婦製子居宮中

寢宮窗下覽章奏

覓工譜髮

女子口分

元大奶奶

行宮傳籌報更

端午寢宮倒貼葫蘆

汲井水種美菓

賜茶

延鴻閣主人

夏日清泉代冰

殿御內監

賜畫閣摺扇

迴鑾賞銀牌

敕修太白山神祠并撰碑

命拓開成石經

總方進石榴

進活蟹

詔停捐賢官

降詔迴鑾

五

進家古包

幸八仙筵

清華宮供張不備議處

豫王妃孀妹劉三秀傳

熱河行宮之寶鏡

家法

廷臣宴

汪瑛祭肉及瑪戲王大臣

大內瓜子

除夕慶隆舞

崇文門發賣舊庫陳物

承平時宮禁之盛事

萬歷媽媽

宮闈歲時紀一

宮闈歲時紀四

宮闈歲時紀七

宮闈歲時紀十

敬事房太監之職務

圓明園珍物

滿位

西園水供御茗

秦中尉宇頤扇額

幸玉泉院

附文毅詩注十則

記瀟湘姑奶奶

盛京先朝舊物

賜賜字

紅綫結頂冠

蠟子府

圓明園龍燈

武英殿書房

出簿名物記

完立媽媽

宮闈歲時紀二

宮闈歲時紀五

宮闈歲時紀八

宮硯

記南京何尚書語

孝欽喜觀劇

兆祖

華陰尖營

陳阻幸華山

列帝多工繪費

英燭秋

曲宴宗室

賜荷包經蓋諸物

金黃蟒袍

元旦朝儀

圓明園放和盆

盛京內務府所陳舊日宗器

武英殿版之造刻

太和門六庫

宮闈歲時紀三

宮闈歲時紀六

宮闈歲時紀九

御用紙羅筆

頤和園比詞

內閣快事

蘇下莊子

探參

葉赫貝勒譚太祖爲非常人

大人之稱

康熙初年八旗僕婢自盡之多

陀羅呢經被

山東巡撫圖泰之笑史

七額駙

總督傲態

列帝神勇

瑞徵

旗主族奴三則

有裨實用之清語

蒙古詐馬戲

崇奉堂子

滿語

清洲嫁娶禮儀

賜陀羅經被

跳神一

跳神四

崇台達呼爾之習俗

卷二目錄

蒙古國誌

太祖設四關與明互市

奏神童

魏經國善談

賢婦寶守先集

乾隆時偽皇孫案

車王

旅人生計之窘迫

貴胄學堂

虛兵叩門納銀

遼東風俗

行裝佩帶荷包之原始

木蘭的產

滿人遺俗

穆名不列姓

殉葬

八大家

跳神二

跳神五

黑津

清初滿洲武將得力於三國演義

挑蝦蟆

長白山

蒙古土風

不忘本

親貴於轡轡五百里內馳馬占厰

縣令惡氣

杭州駐防

雲洛符之笑柄

滿人吃肉大異

羊肉販子

行在真價

嗜麪

堂子淫祀

滿洲跳神儀

清宮之制

多羅皮松

跳神三

木蘭秋掃

清民

清野史大觀 卷二目錄

民覺羅

吉林現城誌異

漢索戶

外藩闕奠賜祭

百寧州山崩

塞宴回車

打滑機

粟鼠

祭祀

常禮

吉林三姓多雨雪

粟樹羌

葉爾羌和國產玉

恰噶爾互市

庫車出積砂

清字經館

翁鄂洛

滿洲非地名

婚嫁

蒙古塔

喀爾喀學斗吐魯番舉月

烏沙克塔克麥乘玉

破城之土鏡銅佛

清語官跳

打恭式

陪京土風

投充

喪吊

清朝野史大觀

卷二

清宮遺聞

前清宮詞百首

崇文學士奏鏡歌。滇蜀初平慶止戈。勅取金雞宣大赦。一雙馴象寶瓶駝。（清初有崇文院取海內知名者爲學士。如吳偉業、王士禛、朱彝尊等。滇蜀平，皆作鏡歌頌揚功德。清制朝會大典，如獻俘宣赦，以馴象駝寶瓶立於班前，皆朝儀也。自越南緬甸相繼屬於英法，無復有貢象者。而宣武門象坊象亦多老死。此制遂廢。）五月薰風殿閣涼。忽傳避暑到山莊。金盆急罷蘭湯浴。隨蹕親詢總管房。（熱河行宮名曰避暑山莊。清先皇每值盛夏，駐蹕於此。乘輿待發，嬪御隨侍。先期惟總管太監知之。同光時雖經重修，然國家多事，遂不復幸。）親割鸞刀奉玉盤。宣爐廠盒熱沉檀。近臣遍有花豬賜。昨日宮中正拜竿。（清制每祭竿時，立竿於庭，以特豚頒胙，惟親貴有之外，臣不與。）木落桑乾見早霜。官家明日幸圍場。萬騎夾道金吾肅。前馬班班聯豹尾槍。（清乘輿出入，必有侍衛前導。豹尾槍以大臣領之。沿明制也。）入值朝臣盡紫貂。六街人靜朔風號。至尊昨晚齋宮宿。遙望天壇燎火高。（清時冬至祭）

天壇上宿於齋宮。與祭諸王大臣皆服貂蟒。燎火之光照耀遠近。蓋鉅典也。闈開王會列瑤屏。又值年班換歲星。聞道班禪新入觀。雍和宮側聽皇經。清每年年班喇嘛進京。於雍和宮誦經。以祝聖壽。盈盈十五不知春。何惹君王注視頻。妬殺宮中諸女伴。一方紅錦束腰身。內制凡宮殿進御者。以紅錦被裹之。負入寢宮。溫殿消寒歲欲殘。唐花開遍玉關干。朝元法服先收拾。親揀東珠綴寶冠。清制臣僚冠以五色頂戴。王公勳爵冠以寶石天子冠以東珠。御屏環列淨於階。四庫圖書次第排。迴憶右文全盛日。早朝纔罷幸南齋。南書房亦名南齋。選翰林工詩文善書畫者供奉其間。康熙乾隆四朝得人最盛。道咸之際已不如前。至同光時雖遺置如舊。而此風渺然矣。宜春小殿畫凝香。妝罷抬身度曲廊。欲向乾清先探問。阿哥可出尙書房。清制不立太子。皇子均稱阿哥。入尙書房讀書。師傅選翰林充之。每日授課數小時。皇上退朝即入宮請安。春來試馬繫雕鞍。集鳳軒前拓地寬。作勢飛身方欲上。不禁忍俊又盤桓。集鳳軒在大西門內。上嘗較射試馬於此。沉香浮瓜滂暑清。御園佳果薦時新。蒲萄十種醴離熟。內詔先頒賜近臣。御園有蒲萄十種。有伏地公領孫哈密瑣瑣綠白黑紅馬乳等名。初秋熟時薦廟後。即頒賜近臣。翰林得賜者多紀以詩。羊車望斷又黃昏。懶卸新妝掩苑門。風送樂聲歌燕喜。不知誰氏已承恩。羊車始

於晉武。帝。清宮亦有之。紅燭燒殘午夜餘。六宮人靜碧窗虛。閒翻譯本黃金案。細細臨摹學圖書。（清制本章漢字外。另譯滿字圖書以副之。）東西對峙起離宮。海甸巡遊駕六龍。春日百花繁似錦。雕欄鈴索護重重。（海甸亦名南苑。爲巡遊之所。凡百餘里。元明離宮別館甚多。清初亦作東西二宮。珍禽異獸。奇花佳果。皆植養於此。春日花開似錦。）樞臣入值傳宣後。一一頭銜遞膳牌。衛士傳餐仍立仗。已看日影過宮槐。（朝制除樞臣日日召見外。其餘無論內外臣僚。入對者。必先遞膳牌。始預備召見。）曉鐘初動噪宮鴉。春日遲遲上碧紗。錦帳未懸呼內史。叮嚀莫折並頭花。（宮中花凡開並頭者。宮人羣以爲瑞。相戒不折。以爲得幸之兆。）秋老霜高狩木蘭。羽林萬馬渡桑乾。崇朝便獻頭鷄至。天子歸來薦玉盤。（清制每秋末冬初。卽狩於口外木蘭等處。以講武。道光後。卽鮮舉行舊典。頭鷄宴。皆沿金元舊制也。）孟春祈穀幸南郊。盛世明良一德交。祝罷嵩呼宣賜餼。御筵分出太官庖。（孟春上所穀於南郊。禮成。賜近臣宴。咸同後不復行。）宣窰廠盒餞金紅。方翅梅花選配工。每值御門歸殿晚。便邀女伴鬪秋蟲。（宮中亦喜蟋蟀之戲。以宣德御製盆爲最貴。蟋蟀多採於易州西陵等處。種類以百數。而梅花方翅爲上品。）勝地瀛臺接水濱。朝來內詔宴詞臣。承光殿裏多彝鼎。學士偏歌玉鬯春。（黑玉酒鬯。上有白章。隨其形刻爲魚獸出沒波濤之狀。

可貯酒三十餘石。委棄人間。迨四百年。乾隆時進於朝。敕建石亭於承光殿南以貯之。御製玉甕歌。鑄於甕內。學士鄭吞松仿昌黎石鼓歌體韻。恭和稱旨。勅鑄石亭楹柱。畫欄曲曲。碧橋橫。戲掉龍舟打槳。輕七十二泉新雨後。玉河春水一時生。七十二泉發源於西山玉泉山等處。注玉河。可通小舟至海子。人日春晴月半規。東西暖閣錦成團。殿前隊隊宮燈出。知是諸王買宴歸。東西暖閣在乾清宮後。各九間。宣武坊前雀市停。嬉春無事閱禽經。翻嫌鸚鵡能饒舌。乞取金錢買百靈。京師宣武門有雀兒市。珍禽異鳥咸集。北人多養百靈。以其能作各種鳥獸聲。然非數年馴養不可。與教八哥鸚鵡等。佳者一頭值數十金。宮中多市之。祇應慈宮笑語溫。金張門第舊承恩。椒房自署文鴛牒。閣下諸王擬指婚。清制凡親王長成。由太后指配各貴戚女爲福晉。入選之人。皆向所寵倖。日日進宮。間起居伺顏色者。指定後。則明發懿旨。某女婚某王欽此。見邸抄。五雲宮殿曉烟含。一派天光接蔚藍。聞說前年隨御輦。杏花春雨在江南。人清聖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皆屢幸江南。首下園林暑未蒸。九華初御轉涼壇。南薰殿裏笙歌起。四月清和已進冰。京師向有冰窖。宮中冰皆由內務府進御。甫交夏。卽開窖取冰。牙籤萬軸貼金泥。樂善堂前夕照低。禁本絨書皆御識。羊脂小印十全題。樂善堂乾隆書齋名。高宗自署十全老人。有小玉印刻此四字。

內府圖書多押此印。蓋高宗御識也。駝封熊白。餽侯儲。品物時新。次第呈。除却遠方珍異味。御前玉食總雙行。上膳掌於御膳房。聚山海珍錯書於牌。除遠方珍異之品。以時進御。外常品如雞魚羊豕。每膳皆具。每具必雙。蓋古制公膳雙雞之遺意。雲羅衫子嫩涼添。新染輕紅玉指尖。欲倚畫欄望牛女。瓊華島上月纖纖。瓊華島在太液池中。以文磚乳花石雜繫之。巖洞窈窕。磴道紆折。多疊奇石。噴航炸鳴。五龍亭畔。柳絲絲。春日君王看水嬉。簫鼓乍停方退仗。背人偷折海棠枝。五龍在太液池西南。傍植楊柳。春日垂絲。樹樹掩映。亭池風景絕佳。又亭有海棠數百株。春時其花盛開。如在錦城。盤龍金柱碧玲瓏。鴛鴦成行引上公。今日保和親試士。錦標誰奪狀頭紅。保和殿四壁上下。皆雕龍形盤繞。金碧輝煌。惟考試大典及禮傳日始一御之。景山偷約去登高。佳餌分攜樂意陶。內製却嫌酥太膩。翻教宮監市花糕。京師果餌重陽花糕。景佳。中秋分外月華明。領宴歸來夜色清。不供嫦娥憐兔影。爲儂搗藥祝長生。京師秋節以泥塑兔神。兔面人身。面貼金泥。身施彩繪。巨者至高三四尺。價近萬錢。貴家巨室。兒童圍閣。多購以討。香花餅果供養之。習尚如此。禁中亦然。殊可怪也。玳樑新燕羨雙棲。午夢驚回鶯亂啼。瞥見液池人字柳。長條依舊拂春堤。太液池旁有人字柳。高宗曾頌之云。借問人稱誰氏。依稀彭澤先生。集成四庫圖書富。

御印先朝密密織。除卻禁中藏繕本。四文寶閣貯瑤瑤。（四庫全書。高廟時修。有一繕本。藏於禁中。又飭浙蘇等處。建文源文淵文濶文溯四閣。分藏四部。皆集珍板。）西湖朝爽搗顛。便自開奩鬪蠶螺。不定惜花偈。早起十洲清氣曉來多。（金鰲玉鍊有高廟聯語云。九陌紅塵飛不到。十洲清氣曉來多。）秘閣清齋入值初。春來行困倦難除。玉清硯譜分明記。乞得松花學楷書。（高廟有玉清硯譜。以金松花等硯爲上品。）短髮初齊未上頭。慙工歡喜不工愁。御前輪值隨歌舞。說著承恩便帶羞。（清廷宮女皆打辮。必自召幸後。加以位號。再行上頭。）蟬噪宮槐日未斜。液池風靜白荷花。滑堆冰果難消暑。勅進金盤哈密瓜。（冰果以雜果置盤中。浸以冰塊。都中夏日講飲。必備。蓋循滿俗。哈密瓜小黃瓢。味最甘。九勝三白。西域所貢。方物佳品也。）上元值宴玉熙宮。歌舞朝朝樂事同。妃子自矜身手好。親來階下抖空中。（空中。玩器之一。近於舞。京師新年。王孫貴姬。擅長者皆爲之。宮中妃嬪亦多好焉。舞式有鴿子翻身。飛燕入雲。響鑄鈴等目。頗節觀。）花朝纔過又清明。天際游絲漾午晴。惆悵翠華臨別苑。玉階獨立數風箏。（京師俗喜放風箏。自臘日以至清明。夕陽將下。則天際一望皆是。內城尤多。宮中亦樂爲之。）好雨連朝曉霧開。大高殿裏謝壇回。六宮欲博天顏喜。齊進南山萬壽杯。（祈雨祈雪。皆於大高殿立齋壇。天子親往拈香。得雨後。則親往謝壇。

亦有親王代往行禮者。津沽猶未進冰鮮。膳品先參玉版禱。昨日崇文新報到。不知楚皖孰當年。 (冬季崇文門進呈冬筍及冰鮮魚冬筍來自楚皖。分年進京。楚筍當年則入京在秋杪。皖筍當年必冬初也。冰鮮產於津沽。以節署前玉帶河爲上品。卽銀魚) 寂寞長門恨轉增。夜深刀尺剪吳綾。春風秋月閒中度。又待宮車去拜陵。 (先朝妃嬪貧者多以斷綾碎錦刺宮繡以謀生活。每年拜陵之日。則隨宮車一出耳) 臣安曾進秘方傳。何代無賢可比肩。目下醫家抄寫遍。龜齡集勝息飢圓。 (龜齡集乃房中藥。文宗朝彭毓松。穆宗朝王慶祺皆進此藥得幸。後皆以此獲譴) 避暑年年植紫宸。百尊銅佛態橫陳。偏無直諫劉仁軌。一任春深鏡殿塵。 (熱河行宮名避暑山莊。清帝夏日駐蹕之所也。極池館樓臺之勝。內有銅佛殿一所。柱壁皆鑄精銅爲之。內藏銅佛像百餘尊。皆裸形密戲圖也。盡態極妍。按唐高宗爲武后作鏡殿。白日秘戲之。劉仁軌亟諫毀之。武后立。周復成之) 成親墨妙擅鍾王。貽晉名齋帝語莊。每到端陽逢賜扇。內家爭乞十三行。 (嘉慶帝兄成親王工書。帝勅王集生平所書各帖上石。賜名貽晉齋。所書宮扇十三行。小楷尤精妙入能品) 雪花如掌映瓊樓。前殿歌聲尙未休。金鼎不添銀骨炭。吉林新進紫貂裘。 (銀骨炭出山西窰。其炭白霜無烟。難然而不易熄。明掌於借薪司。清掌於內務府。皆以供御) 金魚池畔水淙淙。運就頭魚貯碧

缸。準備內官供禁御。春來掉尾自成雙。魚藻池在崇文門外。俗呼曰金魚池。漁戶於春日。選大魚貯缸內。以應宮中之求。其最大者長數寸。有龍頭鳳尾諸名。在池內游。人以餌飼之。皆作隊。一隊東風響。鴿鈴春香。酒力未曾醜。樂聲忽奏和鸞曲。柳宿宮中添兩星。京師養鴿者。尾際以鈴綴之。朝日初升。鴿乍放。天際鈴聲。悠揚飄忽。內城尤多。文宗嘗納二宮人。翌日御試翰磨。以白詩柳宿宮中添兩星命題。無有知其旨者。春深太液漾波紋。棟子開時暖日薰。昨午膳房宜索脰。黃花魚好進崇文。御膳房內務府主之。每年三月崇文門呈進黃花魚。卽石首魚。竿袖修裙別樣嬌。珠釵一串壓雙翹。承恩自有如花貌。不向春風鬪舞腰。宮妝皆窄袖長袍。不著裙。髻梳橫長式。腰植立。不喜嫻嫻。國俗如此。蓬門小苑報花開。恰好粧成應詔催。伴對至尊含笑問。壽寧宮裏跪安來。壽寧宮爲皇太后所居。每晨后妃均往候起居。謂之跪安。畫船簫鼓接歌聲。競渡波間作隊行。夾岸旌旗紅照水。衣香人影不分明。清盛時。每於海甸等處。爲龍舟水嬉。戲。彩旗八寶煥珠光。浴佛新開內道場。昨夜慈寧親詔下。妙高峯裏進頭香。京師西山亦名妙高峯。上有天仙聖母廟。每年四月朔日。開廟會。孝欽曾爲穆宗祈痘於此。先期預詔廟祝。必俟宮中進香後。始行開廟。謂之頭香。紫冊黃封選罷時。垂簾日久思含餘。大婚典禮期將近。少府傳宣進四司。

清制大婚之前。先選宮女稍長者進御。凡八名。曰司帳。司寢。司儀。司門。蟒首蛾眉絕世姿。貼黃偏讓漢家宜。不知誰博慈宮愛。如意雙插鬢髮時。(后妃之選。例不得及漢人。選定爲后者。太后以金玉如意插其鬢。定制也。)鉅典煌煌慶大婚。金吾不禁放諸門。忽傳紙價高麗貴。一色花衣唱謝恩。(同治大婚。金吾不禁。凡穿花衣者。可入午門內瞻禮。觀光者無不願蟒袍混入市肆。至無售處。前門雨衣店。向賣翎枝高麗各貨。遂以高麗紙彩畫爲花衣。買者絡繹不絕。後因宮內失物甚多。襄辦諸臣。皆獲薄譴。光緒大婚。門禁遂嚴。)昭陽儀仗午門開。夾路宮燈對馬催。隊隊宮監齊拍手。後邊知是鳳輿來。(同治大婚。儀仗由午門排至。后第。宮燈數百盞。對馬數百匹。內監前引。後乘黃緞盤金繡鳳肩輿。十六人舁之。輿將至時。宮監拍手相應。)調護危疑首懿親。護冲畢竟讓宣仁。祗今麥飯逢春社。誰向東陵一愴神。(穆宗孝欽出母以子貴。故文宗崩。執河兩宮垂簾。實則大權獨歸西后。東后能謙退。恭邸於中調護之。然論及陵寢。未嘗不垂涕也。)暖閣梅開春訊探。年年賜楫主恩覃。御書福壽懸方幅。一例泥金八寶嵌。(每年終。御書福壽字斗方。遍賜王公親貴。及內外大臣。)金釵鈿合定深情。執轡宮儀別有名。椒戚都趨珠寶市。一時如意價連城。(清制冊立妃后。見兩宮必選如意爲贄。上及太后。亦以如意賜之。每遇慶典。椒房貴戚搜買。遍京師。而東西珠寶

市之價。遂較尋常倍蓰矣。蕙質蘭心秀並如花。鈿回憶定情初。珣瑜顏色能傾國。負卻宮中左手書。同治選后時。上意在珣瑜。瑜嬪即毅后之姑也。孝欽以后貌雖亞珣瑜。而莊重過之。遂定爲后。后工書。尤能左手作大字。入宮後。二嬪擅寵。后不遠遠甚。然毅皇早棄天下。惟后以身殉之耳。待曉金門寢殿間。御階隨仗暫徘徊。紫光閣裏看圍畫。閒說中興論將才。紫光閣清朝畫功臣地也。自開國五大臣。如平三藩準回定臺灣及咸同平粵匪諸功。皆繪像於閣。垂簾餘暇參禪寂。妙相莊嚴入畫圖。一自善財承異寵。都將老佛當嵩呼。孝欽后政暇。嘗作觀音妝。以內監李蓮英爲善財。李姊爲龍女。用西法照一極大像懸於寢殿宮中。均呼孝欽爲老佛爺。內家妝束入時。窄袖低籠繡繡襪。垂髮半挽。慵綰髻。額端平插小牙梳。宮人皆梳辮。前有看髮齊眉。以小牙梳挽之。蓋時髦也。宮漏遙聞報午除。長秋仗下放朝。初諸王一一鈔名入。天子親來問起居。孝欽兩次垂簾躬攬大政。天子守府而已。兩番盛典費周章。萬壽山前點景忙。曾記昇平千叟宴。淒涼猶自說高皇。孝欽六十七兩次萬壽。初擬舉行鋪張揚厲。各省疆吏皆先期派司道大員入覲祝嘏。各分段點景。爭妍鬪巧。以貢諛媚。甲午有中東之役。庚子有聯軍之役。戎馬倉皇。先後報罷。停止慶典。乾隆高廟舉行千叟宴。時值全盛。海內殷富。前後懸殊若此。益增滄桑之感。

矣。歌舞編成內教坊。頤和日日奏霓裳。新來學得譚家調。小部音聲獨擅場。（孝欽編小梨園一部於內教坊。以內監知音律者爲之。京師伶人以譚鑫培爲第一。謂之譚調。供奉內廷爲教習。）十三被點學歌喉。南內春深不識愁。都說李家新學好。偷來簾下看梳頭。（內監李蓮英之姊。以梳頭得幸。日侍孝欽左右。貴寵無與倫比。）萬壽節中垂盛典。花衣期內引朝儀。盡翻舊樣團龍製。六合同春畫折枝。（花衣卽蟒衣也。清制萬壽前三日後四日。在官者必服之。謂爲花衣期。舊製禮服花樣皆團龍。自孝欽週甲稱慶。內務府官員定製禮服。改團龍花樣爲六合同春。亦團形。一鹿一鶴一松枝。取音六同鹿合同鶴春同松。皆長年之物。以寓頌揚萬壽之意。一時臣僚從風而靡。團龍遂不入時矣。）春衫低亞雙垂碧。寶髻高盤一抹雲。買得泰西花露水。不須百合異香薰。（泰西花露盛行中國。宮中尤喜購之。）御河冰泮不須敲。閒立金鰲望近郊。知是小輪新試水。濃煙一縷出林梢。（金鰲玉棟在萬壽山下。地勢高敞。可瞰御河海甸等處。孝欽曾製小輪舟。以備游幸。）荔枝龍眼並枇杷。活色生香擷露華。首夏輪舟飛挽至。紅塵一騎笑唐家。（清制閩廣荔枝龍眼諸品。皆貢乾實無鮮者。意在卹民。自海禁大開。輪舟通行。例貢之外。多進鮮果。數日而至。）珍珠爲帳稱芙蓉。歌舞初停便放慵。夢覺每疑猶作樂。八音新式鬧時鐘。（西洋鐘新式施八音於機內。將報

時則八音先鳴。多至十二調者。宮中恆喜置之名曰鬪鐘。玉樓宴罷。薛花陰。偏得君王寵愛深。拋卻管絃學西樂。御前乞坐打風琴。（風琴爲西樂具。必坐而按之。各學堂皆備。禁中亦盛行焉。）軍容茶火氣如山。招展龍旗畫角間。近日官家頻講武。十三太保手親攀。（十三響洋鎗。宮內呼爲十三太保。德宗嘗親習之。）殿前歌舞鄭櫻桃。十粒金丹別調高。畢竟聖明持大體。曲園花下摘倭刀。（余莊兒。京師名優也。歌喉宛轉。兼功技擊。供奉梨園。德宗頗賞之。一日在大內演有排十粒金丹新劇。未解權。德宗召之殿內。攜手頰后曰。此子可稱文武全才。后以其近御坐大怒。將誅之。孝欽上懼。乃以余所佩倭刀爲贖者。將律以御前持械罪。揮之出曰。送刑部。余遂報故。不復召。）萬方送喜謳歌日。三度垂簾瑞拱年。惆悵帝樞春盡永。一灣流水自涓涓。（同治立。孝欽垂簾。光緒立。再垂簾。戊戌政變。幽光緒於瀛臺。凡三垂簾。）補視長春鉅典隆。香山澗本畫圖工。只緣攝影神滄肖。冷落當時艾啟蒙。（艾啟蒙爲乾隆時畫師。高廟太后八旬萬壽。爲九老宴遊香山。命艾啟蒙圍香山九老圖。孝欽七旬。擬重申慶典。亦欲訪召畫師。圖寫典景。內務府謂現時無名手。而秦匹攝影法。實勝於畫。未及期而拳匪亂作。聯軍入京師。皆罷。）除隊宮監倚棹歌。瀛臺四面漾春波。賞花垂釣皆岑寂。聞說君王正養疴。（瀛臺四面皆水。盛時宣召近臣賞花釣魚於此。戊戌政變。孝欽幽

德宗於其地。謂在此養病。以釋羣疑。繞電流虹吉未徵。深宮日日祝前星。乃圭欲試西人術。無奈中書不肯聽。德宗前星不耀。中外頗以國本爲慮。孝欽適詢王大臣。咸以事體重大。未敢主持。時常熟相國。以師傅之重。兼執政。力持不可。遂罷。吳綾蜀錦製雖工。花樣新裁日不同。內勅尙衣催進御。漳州獨擅海鵝絨。光緒中葉服飾。多用海鵝絨。有飭三織造進御。據覆奏。絨出漳州。尙有官匠承織進御。自洪楊事起。入閩爲汪廣洋所蹂躪。匠役逃散無存。現咨福建招集舊匠。尅日開機云云。蓮花爲貌玉爲膚。能讀斜行異國書。長信恩深甘薄命。茂陵不聘女相如。駐法欽使裕庚之女。長身玉立。姿容絕世。兼通翰墨。能英法語。及其文字。孝欽召入宮。甚寵異之。欲賜婚醇邸女。固辭不允。遂出宮。南宮餘暇。喜臨摹。十丈鵝溪紗絹鋪。寫出虬枝松榦古。文華賜本獨優殊。孝欽亦喜作畫。常繪古松。筆隨蒼老。每畫一幅。輒爲近侍乞取。合肥相國七旬賜壽。所賜親繪松圖。亦爲孝欽得意之筆。龍團鳳餅鬪芳菲。底事春茶進御稀。纔罷經筵紆宿食。機爐小火煮咖啡。咖啡太西茶品之一。西人恆於膳後服之。性芳溫。健脾行氣。分消食積。德宗因疾在宮。多嗜此茶。重捲珠簾。感益多。慈宮經歲駐頤和。李花不似楊花怨。莫放宮人蹋臂歌。內監李蓮英最爲孝欽所寵異。外論多以非語相加。至比之爲北魏胡太后。汲楊白花。然宮闈事秘。無從知也。蹋臂歌。始

於漢武帝。邇來佳釀進西歐。品第醇濃酒庫收。最怕香檳氣升冽。預持金鎗試金頭。近
 日宮中飲宴。多重洋酒。香檳最佳。有金頭銀頭之分。氣香烈開時不愜。則酒盡上沖。淋漓滿
 地。而瓶無餘滴矣。先以小錐錐瓶以洩氣。豐潤杭州便面嬌。內宮舒捲嫩涼招。殿頭電氣
 雖清暑。適手終輸五葉雕。宮扇以豐潤杭州摺扇爲貴。圖畫工細。扇骨六十根。至百二十
 根不等。歐風東漸。宮中殿上多置電氣扇。然適手所用者。初夏卽豐杭摺扇。仲夏用芭蕉團
 扇。盛夏則用雕翎扇。扇以金玉象牙玳瑁等爲之。雕翎有十一葉九葉七葉五葉。愈少愈貴。
 有值數百金者。笙歌初罷畫簾沉。百處紛陳鬪慧心。新製留聲機匣妙。花前不按八音琴。
 宮中先多市八音琴。以爲玩具。自留聲機出。競飾新奇。爭購賞之。而琴聲渺然矣。一斛
 珍珠慰寂寥。倉皇西幸總魂銷。馬嵬山下同遺憾。淒絕長門賦大招。德宗珍妃頗有寵。庚
 子西巡時。戎馬倉皇。六宮無主。孝欽顧妃曰。爾齒稚貌美。此去長安。路遙難達。且羽林兵單。
 或致辱。宜自爲計。未絕之也。有崔監某。李蓮英之兒也。遽以麗裝妃。推置宮井中。及迴鑾後。
 始治崔罪。流之。草草改葬而已。西狩歸來奏管絃。笙歌不減太平年。梨園供奉均三品。但
 恨無過小叫天。小叫天爲京師第一名角。名譚鑫培。梨園供奉內廷者。其餘伶人濫竽至
 三品銜甚衆。薄霧籠煙月未升。頤和殿角隱層層。內官走馬開金鑰。萬蓋齊明電氣燈。

頤和園自迴鑾後。重加修建。一律改用電氣燈。夜分光華奪目。萬盞齊明。照耀遠近。洵鉅觀也。服飾宮權總別裁。明珠約指製尤佳。舶來鑽石連城璧。賤卻金梁耀月釵。（宮內首飾不外金珠。自歐風東漸。鑽石乃大盛。大者至值萬金。而珠玉不足貴矣。）雜劇紛陳總濫觴。十番鼓急似奔瀧。秧歌獨博慈顏喜。疊就新聲字字雙。（秧歌爲京師北鄙之音。備極淫蕩。詞尤鄙俚。其歌一唱百和。無絲竹金鼓之節。孝欽返蹕。衰老倦勤。惟知媚外以求一日之安。寵監李蓮英探太后意。亟思所以怡悅之。於觀劇外。傳一切雜劇進內搬演。慈意果大慰悅。尤喜秧歌。纒頭之賞屢千金。風靡一時。畿內外游民徒手皆習秧歌。爭奇鬪異。冀以傳播禁中。得備傳召。出入大內。藉勢招搖。宮禁不知。而梯榮罔利者比比矣。）益壽佳名錫紫霞。香膏製就米蕪花。一般遺恨湘妃竹。應向重泉訴翠華。（道光季年。五口通商。洋藥弛禁。朝野無不嗜之。文宗初立亦嗜之。嘗謂益壽如意膏。又曰紫霞膏。及粵事急。宵旰焦勞。恆以此自遣。庚申聯軍入京。文宗狩熱河。有汲汲顧景之勢。更沉溺於是。故孝欽亦嗜之。垂簾時皆選上品煙膏進御。德宗末年。再申煙禁。孝欽亦自克。及大漸。某邸勸后開禁。以小金盒進。曰。太后爲天下臣民主。朝野攸賴。日來聖躬不豫。艱鉅益增。今以戒煙致疾。萬一不諱。恐非所以重蒼生之寄託也。后撼其盒於地。且加申飭。翌日遂崩。）五色玻璃四面風。水晶新殿製尤

工。同明代謝頤和纒。賸有宮花寂寞紅。(宣統立。作水晶宮以奉慈輿。甫成而民國起。按同明園毀於咸豐庚申聯軍之役。孝欽就園址作頤和園。同光兩朝。土木之工。當以頤和爲最。)

九秋風雨薊門哀。金匱函書已劫灰。三十餘年彈指過。鼎湖龍去可重來。(穆宗崩。孝欽食立幼主以握政柄。故德宗得立。吳可讀侍御以尸諫於薊門。孝欽聽其奏於金匱。德宗朝。孝欽兩次垂簾三十餘年。德宗孝欽相繼崩。而清不廢矣。) 簾捲千官集鳳墀。那堪重詠撫瓜辭。瀛臺縱異輪臺悔。一樣傷心玉几時。(德宗崩。外間頗有異議。翌日孝欽大漸。願命王大臣立溥儀爲穆宗後。兼祧德宗。是爲宣統帝。而清運告終。)

清宮詞

巖巖長白映無垠。朱果祥徵佛庫倫。集慶星源三百載。覺羅禪亦衍雲礽。(滿洲發祥之始。肇自佛庫倫。佛浴於長白山下之布爾瑚里。有神鵠銜朱果。置其衣中。吞之而生子。名布庫倫雅順。是爲愛新覺羅氏。及入關定鼎。凡顯祖以下之本支。皆爲宗室。顯祖之伯叔兄弟各支子孫。皆爲覺羅。凡皇子皇女及近支所生子。女每歲終。由宗人府記之於表。名曰星源集慶。庚年正月。交入大內。每遇丁年。纂修玉牒一次。其私生子。則不入屬籍。賜姓氏曰覺羅禪。)

星火援師救女孫。蟲沙莽莽愴招魂。他年大恨終當雪。古勒城邊戰壘存。(尼堪外蘭居

蘇克蘇濟河部圍倫城。陰搆明寧遠伯李成梁。遣將攻殺沙濟城主阿亥章京。復合兵攻古勒城。城主阿太章京之妻。爲禮教巴圖魯之女。景祖恐女孫被陷。偕顯祖往救之。阿太不令其妻出城。尼堪外蘭以計誘殺阿太。二祖均遇害。成梁屠城中人。其後太祖以七大恨誓師伐明。蓋以景祖顯祖爲成梁所戮也。九輩四鳳禮尊崇。驕侈宜懲。漢晉風八角殿中。遣訓在天姬首重德言功。天命八年。太祖御八角殿。訓諸公主以婦道。母陵侮其夫。恣意驕縱。違者罪之。華風纖巧束雙纏。妙舞爭誇貼地蓮。何似珠宮垂厲禁。防微早在入關年。順治初年。孝莊皇后諭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此旨舊懸於神武門內。七載金膝奉至尊。宮闈祕史那堪論。名姝來自句驪道。素旄淒涼喀喇屯。容忠親王娶高麗女二人。以出獵喀喇河屯中途病卒。雙成明靚影徘徊。玉作屏風壁作臺。薤露彫殘千里草。清涼山上六龍來。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相傳詠世祖端教皇后。董鄂氏事。廉親王允禩子著。日下舊見。載世祖七絕一首。知遼荒之說非無因也。詩云。我本西方一衲子。黃袍換卻紫袈裟。吳娃中。載譜離鷺。朱邸金尊進合歡。盛鬢豐容矜絕世。過墟一志未叢殘。過墟志一書。記豫通親王娶崑山黃氏。婦劉三秀事。具詳始末。秋獮行圍。重木蘭。柳條邊外地平寬。永安莽喀嘉名錫。博得高年大母歡。木蘭秋獮之制。昉自康熙。所以習武事。綏遠人也。行圍之地。

爲喀爾沁敖漢翁牛特諸部所屬地。康熙間。獻地一千三百餘里。四面編柳爲界。謂之柳條邊。聖祖曾奉皇祖母孝莊皇后至威遠格爾行圍。圍場分兩翼。東口首圍。名曰永安莽喀。西口首圍。名曰永安泮。聖祖親定嘉名。皆以漢語冠於滿語之上。永安取吉祥之義也。滿語沙岡爲莽喀。沙地爲泮。思子無毫異漢皇。皇孫終老鄭家莊。從今正大光明殿。御管親替禁區藏。聖祖皇太子理密親王既廢。其子弘皙始而禁錮。繼遷居西京鄭家莊。仍襲郡王。自康熙後。不立儲貳。默定繼體者之名。親書密銷於正大光明匣中。迨末命時。始派大臣啟視。頒詔册立。阿其那與塞思黑。煎豆燃箕。苦不容。元武門前雙折翼。秦陵墨竟勝唐宗。阿其那塞思黑。世宗改其弟允禩允禵之名也。黃教由來國俗崇。雍和潛邸闢離宮。須知我佛名歡喜。丈六金身色卽空。雍和宮在北新橋之北。爲世宗潛邸。登極後。升爲宮。乾隆初。莊嚴法相。以喇嘛守之。宮內法輪殿。塑男女裸體佛像。謂之歡喜佛。蓋從蒙古俗也。鉅族鹽官高渤海。異聞百載每傳疑。冕旒漢制終難復。曾向安瀾駐翠蕤。海寧陳氏有安瀾園。高宗南巡時。駐蹕園中。流連最久。乾隆中嘗議復古衣冠制。不果行。錢腴請到自邯鄲。齋醮連旬。詔設壇。步禱深宮家法在。木郎詞付近臣看。乾隆間。京師大旱。孝聖皇后於御園龍神祠內。步行親往禱雨。旋即濕沛甘霖。宮中禱雨之文。謂之木郎詞。凡三十餘句。以三四

五七言爲句類。漢時郊祀樂章。孝欽皇后曾以示軍機大臣。便宜發粟爲揚仁。嚴嫗何期。白簡陳。鳳耀暫停溫詔下。中官宣進太夫人。高宗奉孝聖皇后南巡。行至山東境。濟寧州。顏養深以事他出。適地方急賑。其母夫人何氏卽發倉粟予之。巡撫某以違制嚴劾。孝聖以其母爲賢。不加處分。召見何氏於舟次。賜以匾額。褒獎備至。會濟南府出缺。卽蒙超擢。不數年擢至河南巡撫。拖牀碾出閩。冰嬉。走隊賽弓五色旗。黃輿居中奉慈輦。隨轎貂座日舒。運。每歲十二月於西苑。三海閱冰嬉。所以習武行賞。御前侍衛率八旗兵隊奔馳迅疾如飛。張弓挾矢。分樹五色旗。以爲次第。乾隆間。高宗歲奉孝聖皇后閱視三海中。冬令乘坐冰牀。亦謂之拖牀。上用者以黃綬爲輶。如轎式然。八人推挽之。隨轎貂座。見高宗御製冰牀聯句詩。昆明湖水漾秋清。鵝鴨鵝浴晚晴。水獵罷時簫管進。珍筵紛錯啟慈寧。滄園舊有水圍。其後停罷。而水亦涸。總督高斌復濬之。乾隆甲戌。高宗嘗奉孝聖皇后觀水獵於昆明湖。嘉道以還。不復踵行矣。九老香山禮數殊。瑤華妙筆手親摹。臚歡八翫重開宴。畫苑能成第二圖。乾隆辛巳。孝聖皇后七旬萬壽。賜三班九老宴於香山。在朝王大臣九人。致仕諸臣九人。武職九人。有香山九老圖。爲貝子弘旰繪。迨孝聖八旬萬壽。仍宴香山。一爲文職九老。一爲武職九老。一爲致仕九老。仍分三班。命畫苑艾啟蒙作圖。寧壽宮中萬象春。

金川鏡吹凱歌新。慈顏睟穆天顏喜。抱見傳來卅六人。（乾隆丙申。平定兩金川。孝聖皇后御寧壽宮。高宗侍膳。賜將軍阿桂豐昇額等功績最著者三十六人。宴於階下。爲歷來未有之盛典。）瑤星坤極藹祥光。宮訓圖成十二章。歲歲春朝重展視。雲縑深護學詩堂。（乾隆間。繪歷代后妃之有德者。爲宮訓圖。凡十二幀。曰燕姑。曰徐妃。曰許后。曰奉案。曹妃。曰重農。樊姬。曰獮馬。后。曰諫衣。西陵。曰教蠶。姜后。曰脫簪。太妃。曰誨子。婕妤。曰當熊。每歲終。張於東西六宮。平日藏於景陽宮後之學詩堂。見宮史聯句詩註。僅載十圖之目。餘二闕圖。）星翼蒼龍失國儲。巫陽忽又召倉舒。長秋從此傷蒿落。雲黯纖阿返桂輿。（康熙以後。既不立儲。高宗以皇太子永璉爲孝賢皇后所生。特書名封貯於正大光明匾中。未幾薨。謚曰端慧太子。復以皇七子永琮亦爲嫡出。隱有書名之意。而永琮又薨。孝賢傷悼過甚。不數年崩。）列戟通侯十四人。外家恩澤古無倫。君王親諫河洲德。檢點禕符倍愴神。（孝賢皇后事孝聖皇后。最得歡心。高宗稱其淑德爲古今之賢后。故待遇后族。貴寵無比。前後膺五等封爵者。富察氏凡十四人。孝賢崩後。御祭文字。哀婉沈摯。見於嘯亭雜錄。凡平日所御衾具衣物。不令撤去。照常陳設。聖心眷注。亦古今所罕見也。）長樂宏開餞歲筵。駢詞吉語璨珠聯。一堂五世空前蹟。此是乾隆極盛年。（乾隆間。皇六子永瑤。繪歲朝圖。進呈孝聖皇后。高宗御題。有永綿奕載。

奉慈娛之句。其後命取永縣奕載四字爲近支宗室命名行派。然未有明諭也。甲辰親見皇
長子定安親王生曾孫載錫。是爲皇元孫。五世一堂。因於雍和宮後室及大內聚福宮避著
山莊。皆書揭五代五福堂額。誠古今帝王中所僅見者。道光丁亥。欽定續擬溥毓恆啟四字。
其時溥字輩已命名奉字。皆令改之。咸豐丁巳。又欽定續擬壽閔增祺四字。均見諭旨。髮
雲截去獨含鬢。不學文昭望孟津。禱廟但虛椒屋禮。生前依舊儻中宸。（高宗繼后那拉氏。
隨侍孝聖皇后南巡。忽自翦髮。失其常度。中途送還京師。滿洲舊族。最忌翦髮。高宗諭旨。謂
本應廢立。以其繼位中宮。故優容之。越數年薨逝。命以皇貴妃禮治喪。不得禱廟。其時有滿
員上疏力爭。謂宜用后禮。留中不發。迨嘉慶四年。高宗上仙。始將此摺封固。交內閣收貯。至
今尙存。或謂廢后在杭州爲尼者誤也。）漢姓難同色目儕。當年卻特制誠乖。東朝未下通
婚詔。聖母曾聞氏魏佳。（滿漢向無通婚之例。至光緒季年。孝欽皇后始詔令滿漢聯婚。然
聖祖妃嬪。已有年氏。王佳氏。陳佳氏。仁宗生母孝儀皇后爲魏佳氏。皆漢人而投誠者。故稱
爲某佳氏。佳者家之叶音也。硃元時專重色目。輕視漢人者。固有異矣。）家人燕見重椒房。
龍種無端降下方。丹闈幾會封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福康安。孝賢皇后之胞姪。億恆之
子也。以功封忠銳嘉勇貝子。贈郡王銜。二百餘年所僅見。滿洲語謂后族爲丹闈。）維瓊生

長大宛西。鋤合無情寶劍。攜帝子不來。花已落。紅顏黃土玉鈎迷。（回部某王之女。事見王壬父湘綺樓文集所撰傳。）奏簾仙館倚雲霞。玉水縈紆賜主家。獨有沁園今閱寂。馬神廟外馬纓花。（仁宗四女莊靜公主。下嫁土默特貝子瑪尼巴達拉。賜第在德勝門內東蔣家房。與成哲親王第。均賜用玉泉山水。引入邸中。城中諸邸皆無此也。今其後人貝子棍布札布尙居之。高宗四女和嘉公主額駙福隆安故第。在後門內馬神廟。今已改爲大學堂。）定昆池沼舊山莊。複道逶迤繚粉牆。尊養兩朝崇聖孝。含暉西爽並滄桑。（含暉園在圓明園之東。有複道相屬。仁宗三女莊敬公主釐降時。賜居於此。公主薨逝。額駙索特那木多爾濟照例徽進。又以成哲親王萬園西爽村。均併入綺春園中。道光時。宣宗尊養孝和皇后於綺春園中。文宗初元。亦奉孝靜皇后居此。間安視膳。一如道光間禮。蓋文宗幼時失母。爲孝靜所撫育。故卽位後。孝靜由康熙慈皇貴太妃尊爲太后也。咸豐庚申之災。綺春亦同歸煨燼矣。）蕙質蘭心並世無。垂髫曾記住姑蘇。譜成六合同春字。絕勝璇璣織錦圖。（孝全皇后爲承恩公頤齡之女。幼時隨宦至蘇州。明慧冠時。曾仿世俗所謂乞巧板者。斲木片若干方。排成六合同春四字。以爲宮中新年玩具。咸豐初。京外有仿其遺製者。）如意多因少小憐。燈杯鳩毒兆當筵。溫成賞寵傷盤水。天語親褒有孝全。（孝全皇后由皇貴妃攝六宮事。虛正

中宮數年暴崩。事多隱秘。其時孝和皇后尙在。家法森嚴。宣宗亦不敢違命也。故特諡之曰全。宣宗既痛孝全之逝。遂不立他妃嬪之子。而立文宗。以其爲孝全所出。且於諸子中年齡較長。捧硯調朱玉漏遲。御前裂帛太慈癡。才人一別披香殿。明月羊車繫夢思。（宣宗勤於政事。披覽章奏。常至夜分。某日有寵姬取而裂之。翌晨遺出。亦不加以他罪。）中使傳宣急召嬖。乾清宮畔月籠紗。龍顏一怒蛾眉死。御劍封還血帶花。（道光中某夜。宣宗在乾清宮盛怒。厲聲呵斥。立召值班侍衛王某入宮門。授以寶刀。令一宮監帶至某宮第幾室。於牀上取一宮眷首覆命。不知其何事也。王某黃巖人。曾爲其從孫戩甫太常言之。滿洲語謂侍衛曰蝦。）太平湖畔啟朱門。分府時承同輩恩。表淑舍和資母訓。宮中蘭麝體常尊。（醇賢親王母琳皇貴太妃烏雅氏。性賢明。文宗卽位。王分府於太平湖畔。太妃例應歸府。文宗甚尊敬之。故仍居宮中。）纖步金蓮上鈿墀。四春顏色鬪芳時。圓明劫後宮人在。頭白誰吟湘綺詞。（咸豐間。圓明園各宮。有牡丹春海棠春諸名。謂之四春。皆以居嬪御者。見王壬父湘綺樓詩集圓明園詞。）女伴三旗結隊偕。繡裙錦襖映宮槐。禡牙已命甯征將。選秀仍聞落綠牌。（文宗時選秀女。有一女子。謂東南髮匪方熾。不聞朝廷選將命師。尙於此時循例選秀女耶。語多侃直。文宗不以爲罪。王壬父亦爲之作小傳。滿洲俗語。謂引見不入選者曰摺。

牌子。北狩經年蹕路長。鼎湖弓劍躋瀋陽。兩宮夜半披封事。玉璽金鈴同道堂。（咸豐辛酉秋。文宗崩於熱河。穆宗初立。孝貞皇后及孝欽皇后垂簾聽政。所頒諭旨。皆鈴御賞印於首。同道堂印於尾。此二印。皆文宗末命親付兩宮者也。）玩物紛羅不倒翁。聰明英毅欲錫凶。梓宮返闕爰書定。鐵帽終存翌戴功。（在熱河日。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協辦大學士肅順。矯稱奉遺命。贊襄政務。朋比爲奸。孝貞皇后。孝欽皇后。召見恭忠親王。密定機宜。於還京日。卽治載垣端華罪。賜自盡。並令肅順護送梓宮。於中途。孛問。解京處斬。仍以怡賢親王。鄭獻親王之子。孫襲爵。俗謂從龍入闕。世襲因替之親王。爲鐵帽子王。穆宗時方六齡。在灤陽行宮。戲土偶。折其首。曰。此載垣端華肅順也。吾必殺之。其英斷如此。）鐵牌深鑄未曾刊。矯詔俄聞遣內官。祖訓煌煌齊典寶。聖明中外仰慈安。（國初鑿於前明瑞禱。世祖時特鑄鐵牌。諭十三衙門。立於神武門內。所以防微杜漸者。垂訓綦嚴。同治己巳。有藍翎太監安得海者。僞稱奉命至蘇州採辦珍珠。自天津乘船南下。行至山東。驕縱不法。道路震駭。巡撫丁寶楨。派員拿獲。至省。具奏請旨。孝貞皇后平日於用人行政。悉委之孝欽皇后。不輕發言。獨於此案。力持大體。謂宜遵守祖訓。就地正法。不可縱縱。一時中外交相稱頌。得海既伏誅。寶楨令陳尸三日。其隨從太監蘇拉。鐵手。均斬絞發黑龍江如律。）納蘭一部首殘誅。婚媾仇。

讐盜脫。二百年來成倚伏。兩朝妃后姪從姑。（入關以前。太宗先聘尼堪外蘭之女。而葉赫納蘭部爭娶之。太宗遂征服尼堪外蘭。復討葉赫納蘭滅其部落。納蘭之後。以部落爲姓。卽那拉氏。孝欽皇后。其後裔也。）寶鑑編成。號治平。宣仁初。致政清明。尙書圖說會欽定。更選儒臣值邇英。（同治初。孝貞皇后。孝欽皇后。垂簾聽政。命南書房翰林錄孫嘉澍三習一弊疏。進呈備覽。既又命南書房上書房諸臣。取歷代帝王治術。足資法鑑者。彙纂成書。進呈。名曰治平寶鑑。光緒癸卯辰間。命南書房翰林撰書經圖說。按日呈覽。書成。頒行。下未冬。又派儒臣七人。輪班進講。孝欽及德宗每日辦事後。聽講於勤政殿。）庫篋滑笏。驛窠書。龍虎盤拳。勢卷舒。朝罷熏修。惟禮佛。大圓寶鏡。映雕疏。（孝欽皇后喜作大字。用丈餘之庫篋。箋書龍虎松鶴等字。每歲多至數百幅。宮中及西苑頤和園。喜以大圓寶鏡四字爲扁額。）開園科名。幾狀頭。璇閨女。誠近無雙。昭陽從古。誰身殉。彤史應居第一流。（國初滿漢分榜。取士。順治壬辰科。滿狀元爲麻勒吉。乙未科亦分兩榜。其後滿漢同榜。惟同治乙丑科。崇文忠以二甲第一名及第。孝哲皇后稟承家訓。母儀懋著。當未受冊封之時。已有明德和藹之令譽矣。）寢園新奠。妙高峯。鐫釜摧殘。馬鬣封。銀杏半枯。松栢老。宵深風雨。泣潛龍。（醇賢親王園寢。在妙高峯。峯巔巨樹可數人合抱。某年孝欽皇后命人斫之。根深數丈。有巨蛇盤

互其下。娣姒原從姊妹。行遙源葉。赫啟靈長。宮廷每敘家人禮。八座安輿。賜杏黃。醇賢親王福晉。爲承恩公惠徵之女。孝欽皇后之胞妹。光緒間。曾奉懿旨。賜坐杏黃轎。福晉秉性謙沖。每至內廷。仍不敢用也。求耶不徇館陶情。湯沐頻頒。視所生異數。今同長公主。連雲甲第峙東城。榮壽公主。爲恭忠親王之女。文宗以其聰慧。軼羣。屢欲撫爲己女。同治初元。奉孝貞皇后。孝欽皇后。懿旨。封爲固倫公主。恩遇甚渥。額駙志端早卒。子麟光。以先代世職。襲公爵。屢求要差。孝欽以其少年。終不予也。公主府在安定門大街大佛寺後身。桑園深鎖。綠陰醋。油葢安車。重祀蠶。召取吳興村婦。至綺華館內。染雲藍。桑園門在金釐玉螻橋之北。門南嚮。與蕉園門相對。每歲三月吉巳。皇后於園內親祀先蠶。西陵氏之神。妃嬪二人。公主福晉命婦七人。隨從采桑。皇后有事。或遣妃恭代。光緒間。孝欽皇后命浙江巡撫。選湖州蠶婦數人入京。教習飼蠶之法。設立綺華館。招募機匠。縲絲織綢。龐眉入夢。是何緣。還我江山一懔然。後夜相逢人似舊。驢兒年改馬兒年。德宗於甲午前。屢於夢中見一老人。曰汝幾時還我舊物。德宗無以應。他日奏聞。孝欽皇后。孝欽曰。如再夢見。告以驢兒年還爾。旋又夢見此老。倉卒之間。則誤曰。我於馬兒年還爾。比寤猶能記憶。復以聞於孝欽云。別殿排雲進壽觥。慈懷日夕軫邊情。諸州點景皆停罷。饋餼頻聞發大盈。甲午冬。孝欽皇后

六旬萬壽。各省疆吏派員祝嘏。自頤和園至西苑。沿途分段點景。會中東戰事方亟。廷臣交章諫諍。乃命停止點景。僅於園內排雲殿受賀。頒發內帑。以犒前敵將士。千步廊前疎碧岑。佛香閣畔恣登臨。長衣地氈盤旋上。親挽復輿有福金。（孝欽皇后在頤和園。每日必登佛香閣游覽。閣在萬壽山之巔。俯臨排雲殿。矗立雲表。松槐夾峙。千步廊由玉瀾堂迤邐而西。達殿門外。爲光緒間所新創。非當日園中之舊。廢端郡王載漪之福晉。爲阿拉善王之女。雅善詞令。能伺孝欽之意旨。日侍左右。親爲扶輿。廢大阿哥溥儀之入嗣也。福晉之力爲多。福金卽福晉。）列肆分廛廁禁林。圍城翠栝蔭蕭森。步行親詣承光殿。爲識閭閻疾苦心。（孝欽皇后居西苑時。命宮監於北海承光殿。側列市肆。羅陳百貨。親往問價。以考鏡商賈之情。圍城亦稱圍殿。卽遼時梳妝樓舊址。其旁有白皮松數株。八百年前遺植也。）宮車曉出鳳城隈。豆粥蕪羹往事哀。玉鏡牙篋渾忘卻。慈幃今夜駐懷來。（聯軍入京之日。孝欽皇后晨起聞警。尙未盥漱。以綠綢襖首就道。德宗終日飢餓。行至貫市。僅食冷綠豆粥二盃。以筵箕爲枕。臥土坑上。翌日抵懷來。知縣吳永迎入署中。孝欽居吳永妻之臥室。始取其奩具梳洗焉。）九月蒲津官渡寒。翠旂夾道萬民歡。冰梨火柿家家獻。手賜銀牌帶笑看。（庚子九月。兩宮由蒲津渡河。入潼關陝境。婦孺跪迎道左。咸捧果物上獻。孝欽皇后於輿中手取

二親以銀牌賜之。芬敷歐碧八仙庵。移貯銅瓶景泰藍。一御金根階佛座。華龕雲影護經龕。長安城外八仙庵。唐興慶宮故址也。孝欽皇后親往禮佛。庵內牡丹最盛。綠者尤佳。宮監時以折枝插行宮膳瓶中。太白參天靈氣鍾。穹碑麗躔曆。差伺玉簡投龍璧。不似金輪詠石淙。長安苦旱。孝欽皇后命大臣禱雨。太白山果獲甘霖。御製申謝之文。泐石山巔。碑首全題皇太后徽號。蓋前代碑文無此例也。甘泉烽燧逼嚴城。禁掖傳籌夜不驚。承直膳房依例進。寒衣綬就寄西京。聯軍入都城。宮內先朝主位。尙有緹皇貴太妃諸人。禁門以內。不敢驚擾。每日照例進膳。主位等手製棉衣。令太監資呈孝欽皇后。春蒐駐蹕。驚鷹塞。慈馭當年兩度來。百戰重修巡幸典。收京樂府唱鑿回。南苑在京師之南。爲元時南海子故址。亦名飛放泊。乾隆以後。調陵回蹕。輒於此行春蒐之典。疎鷹塞在苑之迤。南蒐畢。命虎鎗營人員。殪虎於此。乾隆時孝聖皇后。道光時孝和皇后。皆嘗一幸南苑。光緒辛丑冬。德宗奉孝欽皇后回鑾。壬寅癸卯。謁東西陵。均至南苑駐蹕數日。惟春蒐之典。曠廢已久。不克舉行矣。朱丹繡闥大秦妝。錫壑人來海宴堂。高坐瑤宮親賜膳。寫眞更召克姑娘。戊戌以後。各國使臣眷屬。每以歲時入朝。厚加宴資。辛丑回鑾。以舊時瀛秀門內儀鑿殿址。改建海宴堂。專爲接見外臣之地。甲辰春。孝欽皇后召西女士繪御容。宮中呼爲克姑娘。

翔鸞飛擡掉湖波。天上嬉娛樂事多。不愛內家妝束貴。居然雨笠與煙蓑。（孝欽皇后於頤和園幸后妃乘小艇照像。用漁家服。）幽風堂外駐虹旂。自在莊前闢綠畦。親御麟毫題賜額。至尊侍坐賜觀樓。（西直門外三貝子花園。改爲農事試驗場。德宗幸孝欽皇后親往閱視。以場中高樓爲傳膳之所。孝欽命之曰暢觀樓。其餘自在莊幽風堂。諸額。皆御題也。）別開博局恣清娛。尺幅羣仙慶壽圖。傳記旁徵翻舊譜。拜恩得似近臣無。（乾隆間。高宗曾取列仙傳人物。繪羣仙慶壽圖。用骰子擲之。以爲新年玩具。孝欽皇后晚年。重加增訂。復繪新圖。頒賞內廷臣工。並以銀盆牙骰爲賜。）鳳髻盤雲兩道齊。珠光釵影護鬢鬢。城中何處高於尺。父子平分燕尾低。（宮中梳髻平分兩把。謂之父子頭。垂於後者謂之燕尾。孝欽皇后時製成新式。較往時之髻尤高。滿州婦女咸效之。）玉座珠簾五十春。臨朝三度抱沖人。扶牀一見雛孫拜。定省儀鬢僅隔晨。（戊申十月十九日。迎醇親王載灃之子入宮。孝欽皇后已病篤。尙能召至牀前。明日德宗升遐。樞臣草遺詔。孝欽扶病披閱。又明日。孝欽上仙。相去僅二日耳。）椰夢山人冰雪姿。婕妤寵幸冠當時。焚香繡佛應多暇。白綉林檎綴小詩。（穆宗之瑜皇貴妃。能畫山水。墨筆作蘭。自題小詩。署款曰椰夢山人。）豈有諸兄筆硯供。翻從草聖學鸞龍。延春閣上澄心紙。斂股分明染墨濃。（隆裕太后承恩公桂祥之女。桂祥父子

未嘗學問。隆裕侍孝欽皇后久。喜學草書。宣統初元時。以草法書壁窠。圓聯。延春閣自署齋名也。御花園近石廊西。靈沼軒頭榜字題。引得玉泉三百斛。光明世界現琉璃。大內御花園之東。有土阜一區。向以日者之言。不宜建築。宣統己酉。興修水殿。四圍濬池。引玉泉水環繞之。殿上窗檻承塵金鋪。無不嵌以玻璃。隆裕太后自題扁額曰靈沼軒。俗呼爲水晶宮。辛亥之冬。尙未畢工也。趙家姊妹共承恩。嬌小偏歸永巷門。宮井不波風露冷。哀蟬落葉夜招魂。瑾貴妃珍貴妃。爲侍耶長紋之女。己丑同被選。戊戌珍貴妃被黜。庚子之變。死於宮內井中。石頭舊記寓言奇。傳信傳疑想像之。繪得大觀園一幅。徵題先進侍臣詩。瑾珍二貴妃。令畫苑繪紅樓夢大觀園圖。交內廷臣工題詩。坤寧宮裏拜南牖。薩滿名稱譯語殊。世襲竟同三品俸。曼珠舊俗亦崇巫。坤寧宮中供奉神位。皆依盛京清寧宮舊製。應由皇后每日行禮。設一女官代之。食三品俸。名曰薩滿。俗譌稱撒麻太太。舊會典謂之贊祀女官。清晨入神武門至宮禮神。薩滿身故。則傳其媳而不傳女。蓋其所誦經咒。不輕授人也。喫肉迎神溯國風。官家舉案樂融融。地衣新襲西洋毯。促坐齊來女御宮。滿洲風俗最重祀神。祭餘之肉。席地坐而食之。謂之喫肉。每歲二月初。皇帝皇后同在坤寧宮喫肉。妃嬪以次咸入座。英華殿闢舊時基。七樹菩提貫若縹。歲歲園官來進奉。黃縑百八綴牟尼。

(大內英華殿。爲前明所建。在壽安宮之北。宮中自皇太后及皇后以次。均以此爲禮佛之所。殿中有菩提樹七株。采擷子以爲念珠。) 鵲駕凌秋壁。月懸甘瓜果。果散清筵。宮中自向天階拜。願祝人間恨海填。(七夕宮中設果桌祭牛女。皇后親行拜祭禮。其神牌曰牽天河。鼓天貴星君。天孫織女。福德星君。) 長街深遂列西東。綺館椒廷暑後宮。答應更兼常在號。漢家增級未須同。(時增級十四者。可謂減損。大內東西各列六宮。六宮左右。謂之東西長街。) 從龍右族世爲姻。盡是皇家肺腑親。敕取年齡高四姓。指婚先及近支人。(凡近支王自勒公及外戚之子女。既及歲者。開具姓氏。年齡進呈。奉旨爲之聯姻。名曰指婚。滿洲語又謂之拴婿。) 四節頻頒戚里恩。(吳梅村句) 面脂賜出月華門。會親內殿團防密。朱轂黃輿集禁垣。(凡公主福晉格格及外戚眷屬。歲時有賜入內謝恩。謂之會親。於宮門外施以黃輿。謂之關防。) 殿西船塢對山椒。畫鷁飛輪似御遊。萬炬通明傳電氣。春波激瀾繡瀟橋。(頤和園有船塢。琢石而成。在仁壽殿之西南。與萬壽山相對。舊名寶蓮航。亦名石舫。光緒中葉。昆明湖中始置小輪舟二艘。復於園外東南隅。設電氣房。專司園中電燈。繡瀟橋在園牆之南。湖水出關。自橋下東流。匯入高粱河。) 潑寒妙伎奏昇平。南府新開散序成。不是曲終悲伴侶。似嫌激徵雜秦聲。(宮中掌戲曲曰昇平署。其後令年幼太監習之。謂之南府南

府之名。始自康熙間。道光初元。力崇樸實。將南府人役。一概遣散。至光緒間復之。內廷向演崑曲。其後好演梆子腔。此腔出自秦中。說者知有六飛西幸之事矣。百寶華燈。密炬紅。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旬)換衣試作迴身舞。可似幽州渾脫工。(每歲上元或萬壽節。令樂工舞燈。衣五色畫衣。分行成字。凡數十變。有太平萬歲萬壽無疆諸字。以黃綾冊書成字樣。陳諸御案。以備觀覽。)寂寞山高與水長。銀花火樹不成行。迎春別啟新堂宇。燕九年年樂未央。(乾隆以後。每歲燕九日。於圓明園山高水長殿內。扁額卽以此名。)看餘火。庚申圍燬。至光緒中。葉興修三海。築迎春堂。始循舊例於堂外放燄火焉。官磁采釉重康熙。汝定哥均不足奇。敕取宮燈明似鏡。御窰尙有舊人知。(官窰磁器。勝於前代。尤以康熙時製爲最。同治間大婚典禮。飭九江道於景德鎮御窰廠。定造官燈罩。頒發舊樣。其質潔白光透。中含花紋。勝於玻璃。廠中無人能造。百計采訪。惟一舊工人。年八十許。頗知之。家藏一書。備言製造之法。祕不示人。以重金購之。始出此書。乃按其遺說。精製進呈。與康熙間物無異。)角黍蘊沿檄木名。筵前摺酒注罍罍。花糕薩醬皆蘇造。食譜當年御製成。(宮中於五月食檄木餠。爾雅釋草檄木。榿。方言燕之東北朝鮮冽水之間。謂之檄。此則外裔俗。尙沿古時名稱。又有蘇糕蘇造醬諸物。相傳孝全皇后生長吳中。親自仿造。故以名之。)分例無多月。

賜糖。何如乞巧問錢神。宮奴攜向前門賣。刺繡盤龍一色新。（先朝嬪御退居別宮者。每月分例銀至薄。不足自給。往往作鍼黹。令內監鬻於市肆。）瓠蘆秋老結深青。范谷方圓各異形。款識精鏤題御玩。族陶而外有新銘。（園籬曠地。循植瓠蘆。當結實之時。斫木成范。其形或爲瓶或爲盤或爲盃。鑄以文字及各種花紋。納瓠蘆於其中。及成熟時。各隨其范之方圓大小。自爲一器。奇麗精巧。能奪天工。款識隆起。宛若甄文。乾隆間所製者尤爲樸雅。此御府文房之絕品也。）百年宮史久湮沈。密記金鑿費討尋。話到開元如警電。處淵落日鬪窮陰。

胡延長安宮詞

（行在內庭支應局督辦署陝西鳳郿鹽法道授汪安糧儲道臣胡延恭紀）鏡裏八荒業紫甸。雲中雙闕擁黃圖。漢唐王氣今銷歇。又逐鑿與作帝都。（光緒庚子八月。兩宮宮在太原。下詔巡幸西安。護撫臣端方奏明設局恭備供奉事宜。飾南北兩院爲行宮。北院巡撫所居。南院則總督行館也。聖駕蒞止。居於北院。取其屋舍較多。然草草修葺。僅蔽風雨而已。）傍水千廬似客寮。六飛停處雨飄蕭。王公箇箇如楊柳。泪眼愁眉過灞橋。（聖駕於九月初四日幸西安。午前到灞橋。百官跪迎道周。傳膳後入城。是日微雨。）南院高寒北院低。御廚東設炭房西。日中殿上呼寬達。零落貂璫總不齊。（行宮極狹隘。膳房在東。炭房在西。內監惟

御前供奉者在宮中。餘俱在宮門外東街箭道謂之大坦坦。兩宮太監數千人。其奏事首領稱爲寬爾達。餘亦各有品秩。此次隨扈者不及百人在御前給事者數人而已。新立屏風對寢宮。朱戕戩穀字當。中聖人初試霜毫筆。寶硯烘殘墨暈紅。皇上寢宮門外新立屏風。止以朱箋親書戩穀二字黏於上。時硯冰久涸。命熾炭炙之。委員湯志尹等侍於側。多難尤應惜寸陰。阜宮非食聖人心。土圭五寸臺三尺。但覺長安日易沈。寢宮無覺漏。慈聖命於院東置小土臺。上設木幕。以測日景。不因苦諫伏青蒲。崩角都教內監扶。祇爲月宮門戶小。團圓不便老臣趨。兩宮初蒞長安。在行宮二重殿東室召見臣工。門作圓月式。垂棉布簾。王相國趨入。輒爲門限所阻。仆於室內。趙尙書繼之。又顛。兩宮亟命內監扶起。次日卽斷園爲方。寬綽無礙矣。聖壽都教罷御筵。每逢佳節泪潸然。從臣漫點梨園籍。更有何心奏管絃。聖駕幸陝未久。卽值皇太后萬壽。當事者欲選梨園樂部以進。兩聖聞之。嚴斥不許。嗣後每遇佳節。一切典禮筵宴。均先期降詔停止。雨裏青螺路百盤。秦雲西望怯長安。三城才得蕪亭粥。信有人間行路難。延拜西安知府之命。十一月初二日謝恩。對兩聖爲述七月二十一日出都情狀。及道上所遭泪隨聲下。延亦痛哭失聲。慈聖云。曩在宮廷。卽聞讖緯有西幸長安之說。故出都後一言幸陝。心輒悸之。兩聖過懷來駭。始得進膳。三城懷

來地名。拾椽空山藋足行。麻糍調帝不勝情。重勞天語詢兒女。知在長安望月明。（慈聖
詢延出都月日。并問過宣大時。家小曾否受驚。延詳陳以對。聖恩高厚。舉家感激涕零。）減
稅蠲租卸嘆災。興元重下詔書哀。二千石要知民隱。取汝曾爲縣尹來。（兩聖深以秦中災
荒爲念。問延官山西時。曾否從事賑撫。延奏山西壬辰年北路被災。曾隨護撫臣胡聘之籌
辦急賑。慈聖云。胡聘之爲京卿時。派辦畿輔賑務。甚爲盡心。論延到任後。務以賑事爲重。且
云。汝歷官劇縣。必能周知民隱。所以特簡首郡者。正以此耳。）百萬哀鴻泣路歧。九重連日
沛恩施。炊煙濃處朝曦上。正是城中飯熟時。（秦中苦飢。遠近飢民聚於長安。兩聖命於城
關增設粥廠二十餘所。就食者日恆十數萬人。苟非聖駕在此。鄰省赴羅者多。斷乎無此財
力。）朝來積雪壓柴門。鵲結爭趨祗樹園。共喜萬間開廣廈。寺名眞合號慈恩。（慈聖又命
撫臣於城關創設煖廠十餘所。城外厲塔寺齋舍較多。飢民就撫者倍於他廠。）拱奉何人
進畫圖。行宮亦有憚清干。日長頻喚先生入。伏地閒談當說書。（雲南嫪婦繆素筠。以畫拱
奉慈寧久矣。太后西幸。隨駕至長安。仍居宮中。太后幾暇無事。輒召入寢宮。賜坐地上。閒論
今古。內監皆稱爲繆先生。）薰礎遠隔厲門關。禁院深深鎖玉顏。不是內家有拘束。出門早
化望夫山。（繆素筠有姪留滯北都。姪婦年二十餘。素筠隨駕至秦。攜以入宮。居於太后寢

出東偏小室中。勝日不得出戶。繡函遠自故宮來。料得成姑認泪朝。獻慶正逢長春日。北
魚吹曉一腸回。(十二月冬至前二日。北京人至行在。習套王大臣各有貢獻。皆食物藥品。
惟繡宗老始遺天寶獻慈聖履襪數對。爲適用之物。栗烈何人耐歲寒。尙方猶自御絨冠。
繡貂淺託紅絲結。多少從臣帶泪看。(長安諸王皆劣。貂皮又遠莫能致。皇上冬日猶御絨。
薄秋帽。柔撫等春痘。諸易貂裘。親手捧出。徧賞豐貂不得。僅以數貂爲之。鳳池春暖衍恩
波。玉牒朱絲字。筆批竹契魚符。遠制在不愁少府費錢多。(慈聖防弊極嚴。蠶糧蠶支應開
賦。不免申天求取。特召主者。官中支一錢。必以朱泥小印爲信。錄放兩周。則費不及於萬。
登姑終無球素之弊。印文曰風沼恩波。慈聖所著佩者也。聖祀罷勾管。送劄卷。上年機機鼓
達達。亦京酒榷新圖。隨書澤居。然有戴曠。(庚子三月。立春先一日。迎舊。罷勾管。隨愈
都。城是相。應由順天府進春牛。及春山寶座。延守郡行京。與順天。應。特選書王。依欽天監
頒試。寫春牛圖進呈。而順天府亦寫。由驛馳呈。向於是日呈進。(惟習轉糴。繼購。中書
空。臣。臣。除。除。聖。聖。大。新。御。黃。緞。絨。絨。長。德。垂。盾。看。賜。緋。以。除。夕。前。數。日。召。行。在。官。員。有。內。廷。差。使
諸。各。賜。綢。緞。數。端。是。日。身。後。洞。詣。前。殿。謝。恩。皇。上。御。體。服。赤。冠。冠。頂。綴。紅。絨。結。垂。綉。黃。絲。纒
表。與。宥。已。內。監。者。服。絨。靴。外。單。特。袍。等。臂。而。以。藍。布。裹。頭。如。兵。士。建。玉。推。葉。菜。甲。鮮。暖。春。

清制至今傳。坐位不作承明臺也。儀駕歸樓御聯。古私春日宮中。以大盤。各盛生薑薑。條饅字爲聯。分坐兩宮。謂之咬種。延慶會撰。三職讀。內監有青練字者。刻書其額。此清前朝之遺制也。○恩傳五福降中。天。黃帶蓮襪拜殿前。天語海和。美。臣心不以妾恩偏。○三月二十七日。兩聖賜臣。延及內務府郎中。增崇。河南布政使。端方。等。兩西布政使。徐。蘇。湘。楊。樞。察使。張。彰。通。署。督。糧。道。李。翰。芬。御。書。福。字。各。一。方。諸。臣。同。跪。前。殿。謝。恩。延。聖。數。拜。端。方。奏。曰。此。西。安。知。府。胡。廷。也。延。聖。領。之。時。委。員。滿。志。尹。立。門。前。司。啟。閉。聞。延。聖。謂。左。右。曰。胡。廷。較。前。清。瘦。首。郡。政。繁。勞。苦。可。知。也。○門。鐘。金。蟻。夜。漏。長。中。宮。吹。燭。倚。窗。聽。琴。關。于。吟。施。蘭。禪。直。把。現。階。當。玉。林。○兩。聖。寢。宮。當。外。每。夜。有。內。監。數。人。更。番。坐。臥。者。即。在。階。上。陳。茵。褥。環。○金。貂。簇。簇。紫。茸。翻。翻。簾。分。行。靜。不。喧。平。日。宮。廷。罷。遊。陸。朝。班。領。在。二。重。門。○辛。丑。元。日。車。官。詣。行。宮。朝。賀。皇。上。御。前。殿。正。坐。王。公。班。在。階。上。樞。臣。及。各。部。院。秩。一。品。者。在。階。下。低。耶。膝。下。各。官。皆。在。二。門。外。延。等。平。日。供。奉。在。殿。宮。階。上。跪。安。此。日。康。班。則。跪。在。大。門。西。宮。門。外。矣。○華。辰。久。作。禁。臣。看。幹。辦。勾。當。事。幾。端。宮。監。不。分。中。外。秩。儀。宜。猶。自。咳。器。宜。不。延。當。西。奏。本。臣。即。五。行。在。陛。廷。文。應。局。提。調。每。日。辰。初。六。內。午。初。散。值。臣。哺。不。內。闈。門。散。值。俄。撞。權。鑾。道。象。允。督。辦。仍。兼。提。調。如。故。聽。差。委。員。湯。志。尹。馬。陸。梧。舒。崇。陳。宜。詔。等。八。人。賜。辦。夕。在。當。門。應。

候。遇有傳辦之事。內監輒語委員曰。有旨傳爾堂官胡延來。蓋不知中外官秩之分。竟以堂司爲長官。屬吏之通稱也。亦有材官似虎。龍迎。變爲說出關時。播遷倍覺。君王重。翼蔽方知聖母慈。京師七月之變。兩聖乘車至沙河。岑春煊帥師迎之。遂隨扈以西。材官林泰清者。短小精悍。膂力過人。步行屢駕。跬步不離。潰兵亂民。有來犯者。輒手刃之。日恒殺十數人。在長安行宮爲延言。聖駕出居庸關時。匪黨四出。槍彈如雨。兩聖共乘一車。皇上在車內。慈聖坐於轎上。蔽之。皇上固請易位。泰清亦跪請之。慈聖泫然曰。皇帝關繫重。何可使臨鋒鏑。予老矣。殆無妨也。嗚呼。患難之際。慈孝益彰。泰清言至此。涕泗交下。鬚髯奮張。延輩聞之。幾於痛哭失聲矣。八扇金扉向曉開。凌寒奉帚暫徘徊。當階仰見天顏樂。笑汝秋風折桂來。聖駕初至宮門。委員陳官詔每晨入內。視灑掃。一日慈聖見之。顧謂陳曰。汝何官。陳跪奏曰。臣大挑知縣也。慈聖展然曰。汝舉人耶。獨駕柴車出建章。黃雲隴首望新疆。可憐十萬橫磨劍。祇隨臨歧淚兩行。兩聖至長安後。譴責肇禍諸臣。命下之日。延詣灑公英年。趙舒翹行館宣詔。親率縱騎達英趙二人入獄。次日復以官車遣灑公就道。灑公以宗室近支。得從讓親之條。發遣新疆。那有蒼山畫策。帝城元夜冷如冰。中宵好是團圓月。滿照宮庭。當試燈。長安元夜燈火最盛。兩聖以年歲荒歉。宵旰憂勞。不許民間放燈。宮中惟以紙糊。

數燈懸於門楣。十六夜後卽命撤去。蠡隱高敞試嚴妝。八扇門開透曉光。禁院無人花露濕。當階新熟一爐香。（太后寢宮。每晨當院設案置蠶燒蕙香一枝。太后妝罷傳膳。香亦燼矣。）歷線宮闈久被恩。何年重返苧蘿村。昨宵新作還鄉夢。春水如雲綠到門。（慈聖在京。召選浙中婦女能紡績工針繡者數人。納於宮中。以教宮人。聖駕至秦。隨扈者一人而已。）長養宮中似日碑。五年纔膝愛嬰嫄。北風驟緊蘭芽折。內侍人人哭弄兒。（織婦挈一子居宮中。歷五齡矣。能言能笑。請安跪拜如儀。慈聖劇愛憐之。每膳投以果餌。必跪謝。然後食。冬月在行宮驟感寒疾。一夕而天。慈聖不憚者累日。）半開鸞鏡淺勻妝。來往珉階姊妹行。問罷早安垂手立。數珠新染布衫香。（慶邸三女皆年少。居於行宮。極爲儉樸。平日皆著布衣。其少者但施朱粉。入寢宮問安。恒持香珠串長尺許。）莫唱迴波棹棹歌。風霜老卻鏡新磨。挑燈爲說當年事。曾奉湘君走熱河。（內監有高四者。年六十八矣。自言昔隸宮中。樂部爲生腳。旋改隸後宮給事。庚申京師之變。曾侍慈安皇太后幸熱河。後復隸乾清宮。每夕挑燈至直廬。卽以舊事。頗能道其始末。又自言歷事三朝。兩隨播遷。衰病侵尋。思歸至切。回憶五十年前圓明園紅氈毼上。綠髻簪花。不知是真是夢。言次悽惋欲絕。無異上陽宮人說天寶遺事也。）覽奏臨臆耐曉寒。暫移日影上花闌。監奴長跪從臣立。彷彿儀鸞殿裏看。（兩聖

晨間覽奏章。俱在寢宮窗下。奏事太監呈摺訖。卽跪於案前。延等有事入內。輒立於牕外。微饌頗聞步履聲。挑燈夜夜繞廊行。重門聽下黃金鑰。保直歸來恰二更。（慈聖晚膳後。必在寢宮前後巡行一周。然後闔門。宮監謂之遠變。延等聞下筵鑰。卽歸休矣。）出納絲綸仗老身。手擎黃匣往來頻。六曹三院諸司吏。都作奎章閣下人。（舊制內廷設內外奏事官。外奏事以滿部員充之。內奏事則太監也。行宮無外奏事。惟內奏事。幸太監一人。遞摺宣旨。往來兩宮間。各部院司員領批摺者。悉集前殿東室。而軍機大臣內直廬。亦假此室。延輩直內廷者。俟樞臣去後。亦憩息於茲。辛丑夏間。都中外奏事官始至行在。）鏡鑷經旬整御容。侍香昨夜返金童。近臣逸樂天顏喜。不復殷勤覓繡工。（聖駕出巡。十日一薙髮。宮監執此役者。均未從行。屆日特命侍耶溥輿。覓工出入。由侍耶帶領。每請髮一次。賞工銀四兩。幸西安半年後。內監擅此藝者。始自都來行在。）草草穿成百八珠。朝冠一樣伴珊瑚。探囊幸有辛家料。未必千金值一壺。（扈從諸臣。平日俱行裝。惟萬壽元日著蟒龍補服。瓜佳相國以數金買一朝珠。兩聖見而問之。相國具以實對。君臣感喟之餘。轉以爲笑。皇上言出宮時。竟未攜有煙壺。適相國囊中貯有二壺。係自都攜出者。立以進御。近年辛家皮料壺價極昂。都中豪貴爭購之。有以千餘金買一壺者。）魚貫何人永巷迎。一星長傍月邊明。臨牕夜夜呵驚

鏡。畫燭高擎過五更。（聖駕西巡。後宮從者惟皇后瑾妃二人同居皇上寢宮後小屋三楹。每晨皇上梳櫛。皇后必親往侍奉。）無人深夜抱衾裯。那見新詩出御溝。祇有垂髫三五輩。簪花捧悅不知愁。（兩宮侍女不及十人。年皆在二十歲內。月錢在前路糧臺支給。謂之女子口分。）慈寧儉德幾人傳。夾布簾開踐破甃。最是寢宮門扇小。玻璃斷處綴金錢。（兩宮力崇節儉。宮中布地用極薄舊氈。延等入內欲易以新者。慈聖不許。寢宮門榻玻璃破。命以紅紙剪如錢式。連綴黏之。）翠鼎濃煎上藥宜。太原回首下車時。行宮日午鳩行散。別遣中官召御醫。（兩宮西巡以來。雖極憂勞。而聖躬寧豫。慈聖小有違和。在太原時。巡撫薦縣丞葉嗣高請脈。立和胃舒肝之方。煎膏以進。幸西安後。大臣復薦知府吳觀樂。知縣徐本麟。與太醫莊守和等。於視朝後入內請脈以爲常。）月頭不費買花錢。那要官家粥米田。信是周南風俗好。王姬先詠柏舟篇。（慶邸有女三人隨駕至長安。其一少寡。宮中呼爲元大奶奶。葛帳練衣。不施朱粉。居於太后寢宮西偏。）微聞戚里走香車。隔衛遙看內苑花。面葉口脂新賜與。拜恩曾不過三家。（王公福晉及外戚夫人隨扈者。祇慶邸二側福晉及桂公夫人。每逢令節頒賜。入宮謝恩。平常未嘗召入。）扇布無嫌吉貝纈。綾羅雖細亦模糊。江南進得千番錦。得似成都貢絲無。（湖北貢局織布疋數百束。蘇州貢綢緞而無紗羅。延等分購紗

羅數十疋進呈。兩宮夏衣始得無缺。惟江寧織造增崇。寶呈綢緞袍褂料數十箱。以備賞需。
不聞衙署報嚴更。那聽城頭警夜聲。祇有羽林兵四五。殿頭兀坐到天明。（行宮禁衛雖嚴。夜無傳籌報更者。兩重門內。邏者各二十人。皆岑撫部下甘軍。殿上惟虎神營兵四五人。秉燭守夜而已。）
滌瓊傳盃早暮趨。玉階簾簇擁宮奴。有人昨夜新承寵。綬上冠頭一顆珠。（兩宮傳膳。內監十數人來往。傳遞杯盤。極爲嚴肅。供此役者。冠皆無珠。蓋新進無秩者也。）
間有供奉勤慎者。超出管帶冠始有珠矣。強扶愁病走天涯。回首并州泪旋揩。同伴相逢還絮語。來時曾薦八關齊。（兩聖在太原啟鑾時。有內侍二人病不能從。遂留於太原。無何死其一。冀寧道許涵度爲營棺殮。寄楓蘭若作佛事三日。其一帶病行間。至於長安。兩聖以涵度能恤旅客也。頒江綳數卷賞之。）
行宮無地奏笙簧。頻遣中官賜饌筐。一樣被恩寬禮數。殿前惟拜左賢王。（聖駕在長安。各直省貢方物。無貴賤悉以分贖臣工。從扈人多。雖王公不能徧及。而延興撫藩。每賞必預。一年之中。先後得二十餘次。恩至渥矣。故事。凡內廷賞費。由奏事處頒發者。必詣闕謝恩。由中官頒發者。往往諱免。延興各官必賜宸翰。殊珍方入內叩謝。餘俱由中官頒到。傳旨免其謝恩。惟蒙古親王那彥圖。但被賞必詣殿跪拜。蓋皆由奏事處頒發也。）
天中誰復佩靈符。處處朱門綴艾蒲。惟有寢宮循舊俗。當楣倒貼紙胡

盧（端午日行宮內外門各綬蒲艾數莖。兩聖寢宮門楣倒貼紅紙扇。盧蓋北都舊俗也。）
雲騰高敞翠輕羅。奈此炎曦返照何。十丈竹簾新掛穩。我階風細感微波。（慈聖寢宮階仄
長夏日光偏射。殊苦炎熱。特命製竹簾數掛。垂於簷際。）爲想琳瑯夢石梁。小廳駭睡午晴
初。坊間覺得新綵本。不遣陳農訪異書。（兩聖在行宮無書可觀。時遣人在坊間購石印三
通。尤朝聖說御批通鑑輯覽淵鑑類函諸書。當事者欲求善本以進。竟不可得。）曲榭層樓
宛轉通。聖人居處百花濃。蒨黃袍映朱闌立。正對終南第一峯。（行宮惟終南山仙館植有花
木。皇上寢宮在焉。東有樓頭曰悠然。見南山。巡撫畢沈筆也。上於視朝之暇。時往登眺。）玉
龍汨汨引泉源。水暖應知土脈溫。新種荷花三百本。小紅橋外綠雲翻。（終南山館池水久
涸。上命汲井水灌之。新種芙蓉。因水性過暖。不能開花。惟翠葉翻翻而已。）行宮無地築金
龕。妙相空來麗跋藍。贏得從官三奉使。香林深處學和南。（西藏蒙古屢貢佛相。至行在。兩
聖以宮中無地供奉。先後命胡湘林李紹芬及臣延寶至省城臥龍寺。設龕以祀。）畫欄高
揭紫繩拖。硤磔森森倚翠娥。日午忽驚花影暗。夜來新覺雨聲多。（行宮夏日搭蓋涼棚。延
與巡撫升允布政使李紹芬。逐日入內帶匠。棚凡四處。祇召見殿及太后皇上。皇后寢宮耳
）賜茶小憩曲房隈。抵得金莖露幾杯。鈴索無聲花院寂。揭簾忽報聖人來。（五月某日延

與升巡撫李布政三人同入內帶匠時。太后初起。知延等早至。特命在東院小房內憩息。各賜茶一杯。忽皇上揭簾入。延三人亟長跪請安。上勞問數語而出。上蓋閒步偶入。初不知延三人在內也。玉食何曾備萬方。黃綈輕褱試羹湯。大官選得難盈握。別有金錢出便房。聖駕在長安。力崇節儉。兩聖每月茶膳兩房。所需不過三四千金。大坦坦廚房百餘人。茶飯皆在此敷。每晨支應局進生菜。悉依樽單購備。雞三四隻。猪肉十餘斤而已。如膳房添進時鮮。或多用雞肉。則在內司房領價。不得於支應局常供有所增益。幾日南薰滿漢宮。御牀茵褥一重重。桃笙象簾渾難得。聊剪輕黃葛布蒙。長安四月已苦暍矣。行宮卑隘尤甚。兩聖寢宮及召見殿。御牀茵褥仍用棉布。慈聖召延入內。諭買黃葛布蒙之。秋後撤去。仍可施設。其節儉如此。日暮陳宮失應。劉淮南雞犬亦荒陬。翩翩鳳翽延鴻閣。此是天潢第一流。近支王公隨扈者。惟貝子溥倫。每晨必至行宮。貝子凝重清淑。性尤好文。宗室令器也。行宮前殿西室。爲王公及禁衛武員直廬。東室則軍機大臣及延等待詔處。貝子喜近文士。恆自西而東。嘗見其所書小楷。極似天瓶。又見所作胡蝶詩四律。亦清雋可誦。貝子自號延鴻閣主人。日午槐陰轉玉除。御妝移傍小方壺。畫長人靜渾無事。一瓊清茶一卷書。皇上寢宮搭蓋涼棚。延與升巡撫李布政入內帶匠。上避於東園小方壺。內監捧書卷茶鉢以隨。

小方壺者。池上堂名。巡撫畢沅所題也。覆盎城頭報五更。四來堂上候雞鳴。宮奴雙舉黃羅縵。碧瓦如波曉暈生。皇上盱食宵衣。每日寅初必起。盥櫛後天猶未明。俟太后興。卽入寢宮問安。同覽章奏。少選出御便殿。召見臣工。日以爲常。不爽寸晷。所居東院北室。本名四來堂。今改四喜。兩聖每出。凡遇晴雨。兩內監擎黃繖。陸之天陰則否。不聽沖沖納凌陰。幽風古詠竟難憑。宮中新購青瓷甌。滿注寒泉當貯冰。長安苦熱倍京師。當事者欲求冰以進。遣人至南山深處求之。竟不可得。於是升巡撫購青瓷大缸二分進兩宮。日注清泉以充冰桶。長陵何處望松楸。湘瑟無聲泪暗流。說到華胥虹降日。人間天上一時愁。六月初九日。延署陝西鳳凰鹽法道篆。入內謝恩。見前殿燒燭爇香。諸近侍屏息以待。頃間太后率皇上下詣案前行禮。內侍皆匍伏。延在門外亦隨之以跪。禮畢。兩聖行至門前。延始免冠謝恩。見慈聖泪猶在睫。出問近臣。始知是日爲文宗顯皇帝誕辰也。搗酒如泉不易求。大官乳酪費尋搜。木欄新樹長楸側。下直歸來學飯牛。御膳房製乳酪。買牛最難。蓋秦中年荒牛少故也。數月之間。僅購得七八頭。聖駕將行。慈聖不忍棄之。特命西安府篆養。芻秣取給公家。府署於馬廄側樹木棚以養之。隔牆施杖聽呼號。家法嚴防秦趙高。強項令逢驪馬使。鷄鶩冠入狴犴牢。兩聖御內監極嚴。但有過犯。輒施鞭箠。六月中大坦坦夜間有細民

闖入法篋。失衣物數事。太監郭姓年十四五。竟至朝房詰長安知縣。責令捕賊賠贖。譙詆設
罟。極無狀。知縣白於巡撫升允。據以上聞。兩聖召升允問狀。立將郭太監斥革。鞭以千數。報
訖命發威寧縣監禁。蓋惡其侮辱官吏也。按乾隆時內廷太監首領專用秦趙高三姓。以示
警戒。聖意至深遠矣。見紀昀筆記。漢濱桂樹復園芳。金粟如沙用斗量。記得當時充貢品。
尙衣曾蓄隔年香。漢中丹桂最盛。某家復園所產尤艷郁。秋間初結蕊時。卽採擷之。曝乾
致於四方。熏衣久而不散。慈聖偶憶在京時。曾有貢者。與樞臣閒話及之。適延新有所得。聞
之。函揀數兩敬呈。仰蒙賞收。輒穀如波色正黃。含風易惹御爐香。近臣都賜雷州葛。抵得
絲袍蜀錦縑。廣東貢雷州葛質細而色黃。兩聖以爲佳。特頒內廷行走諸臣。延與撫藩皆
得與焉。畫扇淋漓鳳藻翔。朱泥寶篆耀奎章。拜恩親入猗蘭殿。捧出人間第一香。四月
二十二日。慈聖特召升巡撫李布政及延三人入內。面賜御筆畫蘭摺扇各一柄。背面題七
絕五首。延所得有願作人間第一香句。南書房張尙書有照筆也。三人跪領之。各免冠叩頭
謝恩。聞慈聖親畫摺扇八柄。四軍機外。惟延等三人與賞。蓋異數云。附張尙書題詩。
空谷無言孰見知。何當披采到華枝。深宮欲寫求賢意。獨向瑤階寄睿思。叢蕤綴紫氣
含芳。妙繪新頒下五雲。殿閣風微香不斷。祗疑中有御爐薰。謝覽才華竟體芳。清時何用

擬蕭梁。幽姿不與羣花伍。願作人間第一香。鶴禁深深不染埃。託根新喜得滋培。風微復道輕香動。簾外尙書進御來。漢苑移來小草榮。九重宸賞愜瓊英。看花好向猗蘭殿。玉鞦韆風入上京。輕點唇朱淡染眉。飛花博子特相宜。珠簾玉盞都藍落。聊遣中官購土瓷。春風入上京。輕點唇朱淡染眉。飛花博子特相宜。珠簾玉盞都藍落。聊遣中官購土瓷。皇后出都。倉皇未攜履具。遊太原日。始稍稍增置。冬月在長安。命中官出購。盜合木篋。以盛脂粉。皆民間常用至粗之品。漢宮忽報柏梁災。屬玉樓傾長草萊。誰向北風問消息。尙書新自故都來。吏部尙書敬信。自北京至行在。召對移時。面奏儀鸞殿被焚。及都中近事。兩聖慘然不悅。金泥瀟瀟瀟長街。伏地爭傳少婦佳。斜髻雲鬟紅暈頰。漫攔纖手接銀牌。慈聖入長安時。聽民間婦女瞻仰。某家婦年二十許。在宅門內。鑿輿後。至少婦。攝於尊嚴。輒出跪門外。太后見其補服。知爲命婦。嘉其有禮。命以銀牌賞之。迴鑾時。蹕路左右。有老小廢疾。跪送。悉賞銀牌。命桂公芬車等。按名發給。牌由前路糧臺先期鑄進。同州瓜與渭南。極日盼車聲過灞橋。竹寬盛來冰梳薦。深宮和泪試并刀。長安果品少。無可進御。惟同州瓜渭南桃較佳。延興撫藩屆時。各購數百枚以進。兩聖轉增悽感。再三慰勞。并止後母進。呈虛費財力。其實每貢一次。不過費十數千錢而已。不撰青詞奏九天。宮中日夜竄爐烟。火雲如織。輶車疾。乞得龍湫太白泉。秦中久旱。兩宮軫念災黎。發帑撥漕。恩詔疊下。特於五月

初吉命侍郎桂春詣太白山乞水。水至。供於宮中。日夜禱祀。不數日。大沛甘霖。農田足。居然轉歉爲豐。豐碑兀兀起山岡。饗篆雙鈴御墨香。祇有杜遷能市石。撰文應讓蔡中郎。長安旣降甘澍。兩聖發帑千金。修太白山神祠。召翰林院撰碑文。頌揚神功。而以延董市石立碑之役。金頂黃縑鏤玉函。鸞輿新試啟朱簾。聖躬磬折慈顏喜。始信天家禮數嚴。迴鑾有日。上命將新製二轎。昇入內庭演試。延與升巡撫李布政督夫昇入。皇上奉皇太后出命。內監八人舉之。皇太后先坐以爲適。乃命皇上坐試。上因太后立於地。不敢輒坐。太后笑謂曰。汝略坐無妨。上乃作半跪式略坐。卽下。一時融融洩洩。太后之慈愛。皇上之孝敬。於茲可見矣。是日各官蒙賞賚有差。東西衛尉兩邊分門。裏材官萃若雲。禁旅新添程不識。編行忽有上將軍。行宮大門內外二門內宿衛。皆岑撫部下甘軍。以金造林泰清馬福祥三人分統之。聖駕將行。特命固原提督鄧增率所部隨扈。鄧遂日至殿上。與延輩同進退焉。黃卷新添翠墨輝。琳瑯滿篋載將歸。石經字愛開成好。不數江南蔣布衣。兩聖知長安碑林多古刻。命撫臣各拓一本呈覽。拓本百餘種。惟命將唐開成石經精揚數十本。車載以歸。餘選閣帖數種而已。鴻都興學之意。於茲可見。按鑿輿出巡行李。謂之黃卷。金殿留身日正中。安危重論徒薪功。退朝高敞蓬萊館。旌節花園一品紅。陝西護撫臣端方當拳厥方。

張之際。懷違諭旨。保護教堂最力。偶有亂民蠢動。立賞重典。羽書下州縣。責令謹守條約。保護安民。幕府草檄。手腕欲脫。雖指摘交乘。卒賴鎮定之力。全境又安。聖駕得以晏然臨幸者。端方之力也。兩聖蒞止。深契其能。擢任湖北巡撫。旋加頭品頂戴。尚書銜。陛辭之日。召對。奕勳時逾六刻之久。瀕行復賚宸翰。殊珍以寵異之。陝撫所居南院。固曾飾爲行宮。非奉命不敢輒住。岑端升三任均奉旨賞住者。然祇由箭道出入。正門仍扁鑄如故。擾象馴犀事。禹端。又傳邊警到長安。北門坐鎮。須平仲。屢駕何如安土難。二月中山西警。謀至長安云。洋兵將自直境來侵。已踰晉境。撫臣岑春煊立請召對。面陳款守事宜。而以艱巨自任。兩聖深倚畀之。雖不欲令離行在。然晉邊事急。非春煊莫辦。卽日下詔移鎮。春煊銜命馳往。撫卹被戕教民。嚴劾釀禍官吏。一面繕治邊備。洋兵竟不犯邊。秦晉安堵如故。五柞長楊何處。聚盆花點綴。漢宮秋。朱蕤翠葉。耿相向。偏愛臨階安石榴。慈聖寢宮最窄。院中亦無花木。局中月進盆花數種。修蒔皆不如法。惟端方進石榴數盆。老根蟠結如石。慈聖愛之。常臨階賞玩。牀牀屋漏萬家同。生恐油衣損漢宮。將作有人新入匠。報名聲在雨聲中。六月長安大雨。延等恐行宮屋漏。時帶匠入內補葺。一日同新署西安府知府傅世燁在寢宮門外相視。兩聖遽出。因並跪請安。慈聖不識世燁。指問臣延曰。彼何人也。延未及對。世燁卽跪奏。

銜名。慈聖復詳問籍貫仕履。世燁奏對如儀。聖意甚爲忻悅。輕揭珠簾。敝畫屏。寶光煜煜。透疎櫺。朱衣三寸慈寧筆。玉女牕中現壽星。四月中合將寢宮窗格改糊冷布。東西觀殿三格格所居。延等帶匠入時。格格避於他所。見壁上黏一小幅畫壽星小像。純用硃筆鈎勒。筆意超妙。問之近侍。云是慈聖御筆。以賜格格者。尙食無多翠釜虛。三河不復貢龍魚。青苴昨自潼關入。小店秋燈訪蟹胥。兩聖在行在膳房。極爲簡率。又以生魚難求。傳單不用此品。八月中聞有販活蟹自津門來者。延於市店訪之。購得八頭進呈。秦晉樸陋。有魚龍鳴鳳之謠。世燁都縣政教乖。救時醫國正需才。嘉謨已入宗臣告。立盼鴻都太學開。七月二十二日。延授江安糧儲道。翌晨召見。兩聖問救時之策。延對以拳匪之變。皆由教化不行。士夫不學所致。今非廣興學校不可。昨見江鄂督臣會奏變法疏稿。言學堂堂程甚爲詳盡。請卽下詔興辦。以育人才。慈聖諭曰。汝有建白。可與政務處商之。但有裨於時政。予與皇帝無不虛衷采納。立見施行。延退後。樞臣繼入。兩聖卽命下詔開大小學堂。又向宮廷論將才。府兵殫騎盡凡材。王朝城虎彬彬士。都自膠庠肄業來。兩聖又問武備。延言古昔文武不分。學校羽箭詩書與射御並習。泰西各國兵士莫不自學堂中來。今宜仿其制度。開武備學堂。以儲將才。庶幾有勇知方。可備干城之選。若今之綠練各營將弁。皆不知書。非疲弱卽

獲得斷不可用。兩聖曰：愈不數日降整頓武備之詔。豈有人人張釋之、明光執戟聽輪貫從、今別定停年格、著意清源正本時。（延又言捐納實官。最有妨於新政。黷亂吏治。阻闕人才。莫此爲甚。江鄂督臣會奏疏內。亦曾言之。今欲整頓變法。請卽下詔永遠停止。庶幾人人嚮學。兩聖深以爲然。立命樞臣擬旨。遂於二十八日降詔。永遠停捐實官。）斑髯婆娑進御。勞。開門輕拂鳳凰毛。晴窗對整盤龍髻。玉案鏗然落剪刀。（慈聖寢宮有老婦二人侍奉。皆自北都隨至者。宮中呼爲媽媽。月錢在糧臺支給。延等一日入內時。慈聖出御外殿聽政。見二婦在牕整理髻子。飛梳拋髮。意甚整暇。寢宮風門幔上。并畫鳳凰一隻。）寶髻雙分尺半長。佩環搖曳出昭陽。平時不著雲霞帔。祇罩攢花繡補襦。（皇后晨詣慈聖寢宮問安。恆立於殿後拱候。平日但梳平髻。御便服長袍。外罩繡花半臂。）今年八駿東歸日。去歲六龍西幸時。聖主還京天下樂。老臣謀國幾人知。（兩聖以庚子七月出都。以辛丑八月迴鑾。歲適一周。三秦父老固樂聖駕久居。臣工亦意見不一。有請就長安建陪都者。有請遷襄陽開封者。兩聖體懷宗社。日思還都。而危言囑陳。亦潛聖慮。惟樞臣瓜佳相國。力排羣議。堅請迴鑾。并乞先期降詔。以靖人心。故降詔之後。款局大定。中外歡忻。）豹節鸞旗滿近郊。安排車駕過函嶠。前驅莫漫愁風雨。行轅新添蒙古包。（聖駕將行。有人進蒙古包十餘座。製如行帳。

以布爲之。有窗有門。可容十許人。斂之一馬可馱。至爲輕便。兩宮命在行宮東院張之。親臨驗視。石銚輒鑪聽煮茶。行廚惟恐食單奢。鴛漿鱗脯都無用。祇載城西水一車。延七月杪奉命勅視東路行宮蹕路。慈學諭飭各州縣官。不得妄事供張。一切務從儉約。早晚兩膳仍依傳單備進。由膳房烹飪。惟去秋西幸。沿途井水味劣。此次命汲本地山泉。以供御茗。臨潼無山泉。特自長安載西關井水一車。足一日之用。渭南以下皆有山泉。不復用西關水矣。荒園白日走麋。狹徑難停頓使車。誰信六龍能駐蹕。叢篁深處置行廚。東路五州縣行宮皆極簡陋。僅蔽風雨。華陰尖營假道旁李氏廢園。尤爲草率。延覆命時。面陳此園湫隘狀。慈聖喟然曰。尖營但有一案傳膳足矣。予上年在直隸道中。求如此園尙不可得。而奚歎歎耶。按唐書天子巡幸。食宿處謂之賴。元宗西巡。特召御史大夫魏方進爲置頓使。鑄流皂幸付空談。薦福慈恩久不堪。祗有黃楊露雨露。片時恩降八仙菴。長安漢唐古蹟久湮。伽藍名園百無一存者。亦不堪臨覽。鑄流羽士雖人人望幸。而聖駕不肯輕出。惟啟鑾時。道經東城八仙菴。兩聖從內務府大臣繼祿之請。暫憩片刻而去。菴較他廟略淨。院植黃楊二株。蟠鬱蒼秀。數百年物也。銀絹特頒殷令。名黃羅雲。榜一朝成。琳宮紺宇都生色。更遣昆盧鼓吹迎。鑾輿將啟行。秦中祠宇悉頒扁額。共四十餘所。是時南齋供奉。惟尙書陸

潤庠二人奉召一日畢書。上以銀絹賚之。莫上蓮花玉女峯。天梯如線路才通。一言又使山靈怨。不得開雲逐六龍。兩聖因來時未登華山。深以爲歎。此次迴鑿擬登山遊幸。樞臣不知險夷。未敢諫阻。適延奉使東路回。覆命之日。面奏華山險巖。偏仄狀。兩聖爲之動容。遊幸之意始輟。考華山志載仁皇帝西巡過此。本欲登山。爲風雨所阻。山靈何不幸也。然山險特甚。實非宸遊所宜。次日延進華山志一部。繡嶺雲開駐綵旆。行廚日午斷炊煙。去時饑渴來時飽。信是溫涼兩樣泉。迴鑿前一月。東路五州縣各發帑金萬數千有差。行宮蹕路及隨扈王公大臣供張。悉取給於公。不以累縣官。臨潼一尖兩宿。領帑較多。去年聖駕經此。知縣舒紹祥倉卒供應。極爲整齊。從官亦皆果腹。本年八月二十四日。聖駕還駐華清宮。翌日駐蹕零口。署知縣夏良材。竟不爲從官設食。王公以下莫不枵腹。以致人人怨怒。巡撫升允劾之。兩聖不欲以供張之故。重譴州縣。加恩交吏部議處。良材藉口於兵丁攬食。其實署內僅設一廚。卽無攬奪之事。亦斷不足供千人之食也。驪山溫泉。別有一源極寒。浴之已疾。前旌不用載飛鸞。雨裏何妨降玉泉。此是唐虞巡狩地。明堂高對華峯顛。聖駕過華陰。駐蹕二日。華山下玉泉院。縣官略加修飾。以備宸遊。兩聖於召見臣工後。親往臨覽。是日微雨。大臣騎馬乘蓋以從。院距縣城八里。對院道觀。志稱卽古時明堂。地正對三峯。賜

金增秩劇懷慟。別主情懷益不堪。魂夢依然隨鳳節。祇餘身向大江南。（聖駕九月初五日駐潼關。延仰蒙召見。諭以職守爲重。宜赴新任。不必隨扈遠行。延以供奉日久。受恩至深。叩別天顏。無任依戀。奏對哽咽。不能成聲。兩聖亦淒然。復再三溫言諭勉。延益不禁涕泣。是日蒙恩賞黃金四十兩。以爲之官路費。初賞銀千兩。慈聖恐取攜不便。改賞黃金。天恩厚渥。如此。宜何如感激圖報也。次日同地方官在關外跪送。并叩頭謝恩。仰望天顏。誰不悽愴。嗟乎河梁送別。今古銷魂。況君臣之際乎。況供奉最久。受恩至重之小臣乎。）不待中官頻致辭。九重慈孝盡人知。新聲若比香山樂。此是元和聖德詩。（延供奉行在內廷。將及一年。宮中纖悉之事。莫不周知。故所述聖德。悉是實事。昔王建作宮詞。全得自傳聞。故有不是中官類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之句。）

豫王妃孀妹劉三秀傳

劉氏小字三秀。虞邑之任陽人家。世業儒。伯康處守正不阿。不可以非禮干者。仲攀周。狡黠嗜利。險人也。劉氏生而聰穎。六歲母死。卽自紉束。父教之書。卽了。捉筆作字。秀雅可愛。學爲筆札。朗朗成章。十歲父死。遂倚兩嫂以居。甫垂髻。嬌豔動人。鄉里稱爲國色。性明敏。遇難處事。一言立決。摒擋家政。過於健婦。兩兄亦善視之。苟於擇壻。十四歲尙未問字也。邑有黃

亮功者。以權子母起家。亮功憑祖父之業。握籌持算。所點墨。大腹賈滿貯金銀氣也。娶於陳而亡。年四十無子。庶虞不允。且面斥之。肇周利黃多金。極力勸合。庶虞固言四起。謂朝廷遣使至江浙採民女。婚嫁者一夕數百。肇周詭言官吏已將妹年貌登於冊。急切不能得婿。因何默默而已。劉歸黃。居恆鬱鬱不樂。逾年生一女。劉嘗有戴耳山人者。善推五行。言多奇中。適游虞山。劉延五夫。一生無塞運。劉喜乃以已造令推山人沈吟久之。培子坐臺垣。有執政王家象氣。鄉村婦安得有是。問命由黃。則搖首曰。此如病羸人。馨香滋味。羅列滿前。而欲勝也。問何時得子。又搖首曰。命中無子。爾時舉座闕然。咸育於黃家。意蓋有所屬也。七長好勇鬪狠。喜與無賴游。招贅焉。意蓋因七不肖而託女以終也。七因之愈橫。劉公遺產。劉不與。命有力者捧之門外。七大呼曰。吾必有

有備盜驚而逸。劉有戒心，遂將財穀盡遷直塘而徙居焉。珍在直塘司收，劉在任陽司發。五日而盡。劉擬於翌日起行，是夜難作矣。李成棟叛，率兵縱掠，所過城邑輒爲殘破。嘗擄婦十餘艘，過嘉定，鄉民焚其艘，婦女死者過半。成棟誓必掠取吳中美妹，以償。繼破松江，擄大宅多掠婦女置於其中，旋奉寇粵，令腹心將帥率旗兵千人，名爲松江，實則爲婦女計也。七方投旗下爲走卒，因與旗兵言劉氏多財，可劫而有也。旗兵言於守將，守將以爲然，乃命偏裨率兵五百，以七爲鄉導。時劉方封鎖樓房，碌碌竟日，夜與張媪整理細事，件件俱畢，素服淡粧，坐而待旦。俄而砲聲轟天，牆戶傾塌，旗兵數百人蜂擁而入，啟倉廩空，啟窖藏空，啟衣箱亦空。裨將怒甚，七忽擁劉氏至於火光中，望見劉貌，曰：「賴有此耳，不然何以復旌主。」遂擄劉氏而去。張媪從之，蓋七不知劉氏遷居，堅執劉氏多財，且欲搜珍，久之竟無獲。旗兵遂殺之，縱火焚黃氏之居，而投七尸於烈燄中。劉被擄至松，守將見其貌美，不敢私，遂留待成棟，居於大宅中。未幾成棟在粵中反正，松江宅中所留婦女悉送至南京，聽候發遣。婦三百餘人，劉亦在其中。歸黑都統承管，初至，羣聚馬槽中，馬薰熏，人一息難處。劉忍痛雜衆婦女中，泣不欲生。越日而滿州太太至，蓋王府中總管老媪也，年已七十餘，髮白如雪，鬢簪花朵，衣服皆男子式。善漢語，滑稽多智，至則都統以下皆跪迎之。孀家婆二，太上前叩首，恭引至棚，媪

先作漢語曰：諸姊妹無惡。我來作降福符官耳。特不知誰真有福者。乃側身入隊。揮當意者。換襦使行。令至別所。排列共三十餘人。媼上下視。指曰：彼太長。此略短。甲似肥。乙較瘦。乃去其半。令留者至前。諦視髮。唐掌臂。復隔衣捫其乳。十又去七。僅存其五。乃列坐待茶。殷勤問訊。審其音。而耳屬焉。一婦聲微。復去之。旋起立。語四婦曰：無動。我欲一觀履式。因以指量其履。媼語曰：無乃唐突。然不爾。則不見真才耳。徐向一婦微笑曰：塞榜塞榜。塞榜者。滿語蓋言最好。其婦卽劉是也。因顧二大。作滿語曰：雅海沁兀律罕。言渠婢令隨去可也。俄擁四婦登輿。進王府。劉持張媼痛哭曰：入此寓。無見珍時。我亦命不久矣。至暮。王宴。命四婦侍酒。滿媼諷之曰：至王前。宜各叩首俯伏。命起乃起。慎毋哭泣。致王怒也。已而三婦如所言。劉獨倚左柱。向壁側立。而額光煜煜。時與燈燭光相射。目泪瞳眇。微紅如曉花含露。王見其異。問何籍。不應。問年幾。何又不應。問有夫否。劉忽大慟曰：我民間寡婦。爲李兵所擄。以戀戀於一女。故不遠死。今至此已矣。盍速殺我。我良家女。決不肯爲奴婢。聲聲歷歷如嬌聲。嚙樹。俄以首觸柱。硃然有聲。滿媼抱持之。劉且踊且號。鬢髮盡解。髮長委地。光黑漆。王憐之。命媼引去。囑善護持。勿令惡損。媼遂引劉入己寢。以安之。朝夕進從飲糜粥。糖果品滿几案。劉勺粒不入。口坐臥惟泣。張媼疑之。私語滿媼曰：劉之悲毀。痛念其女耳。前在松江。傳聞李兵復擾直塘。

一帶。及今三旬無耗。若得通一音以慰其念。飲食或可少進也。滿嫗爲啟於王。王曰。速令作書。當命疾足往探耳。嫗告劉。劉乃修書寄珍。首言我生不辰。疊罹險難。河干一送。豈意竟爲長別。中言七獸肆毒。唆擄往松。方幸李母仁慈。生還有日。不料罪名眷籍。忽又送入掖庭。所以不卽死者。誠欲得汝一音以瞑目。又云直塘一帶。是否亦遭焚掠。或七獸未遂所欲。致汝家爲破巢之卵。亦未可知。我書得達。急盼歸鴻。末言冤冤。現已密製和衣。潔身自守。倘罹橫暴。願投清風之崖。汝尙自愛。弗我念云。珍接書。且讀且泣。方與錢生議覆。而劉仲適至。反復閱書。作啜嗟狀。謂珍曰。汝母亦太痴矣。王非他。乃入關時從龍第一功臣也。下江南降宏光。平兩浙。以懿親典樞務。功高威重。但得爲王婢。亦足安樂半生。何必峻拂其意。回書宜勸其遇事婉從。設使激發雷霆。恐我與若俱無噍類耳。珍覆書。始慰以無恙。後云母生兒亦生。母死兒亦死。情殊依戀。而恰無激勸語。仲乃私致書。盛言王功蓋寰宇。得侍爲幸。又云妹固女中智士。小諒宜所不爲。矧釋昔日熊耳山人之言。或者事有前定。未則皆以房燬無歸。塚家究是外人。難以倚託。不如自發根枝。使余等亦叨庇蔭。乃於書尾署伯名而已。附之。先是劉知王爲發書。心頗感之。已日進粥糜。及回書至。知珍無恙。色爲之喜。繼閱兩兄書。沈吟久之。忽愾曰。此非伯兄言。乃劉二所爲耳。豈四十金未滿渠願。以故又欲賣我乎。趣張媪火

之無何。王妃忽喇氏薨。京邸計至。設位中堂。按滿清制。本旗婦女跪下者。側穿素而已。滿嫗語嫗。嫗以告劉。劉曰。業啖此間飯。曷敢不遵大典。乃縞衣縗之於中霽。淡冶若仙。飄目時光恰兩射。王曰。此非觸柱求死者乎。何亦雅素。以劉骨相不凡。當善視。無與羣婢爲伍。自是滿嫗侍劉愈謹。啟事輒跪。未幾。各一箱。越日。又賜棧十觔。東珠百顆。劉若弗聞。旌又賜首飾一篋。宮扇二柄。金銀鏡各一盤。滿嫗跪告。此皆王爺所賜。意良重。又曰。王賜宜即謝。劉惟俾夜。王命劉侍寢。劉乃大號曰。果也將婢妾我也。我難婦耳。生長良家。豈有罪任。彼朝朝暮暮耶。王聞卽已。滿嫗殊訝之。私謂張嬪曰。劉自入府以來。王待備至。無論饋食沃盥等事。俱不令值。且又賞給稠疊。實爲非常異數。王尙每翠婢中亦無寵幸者。而獨注意於劉。此大福將至時也。乃劉尙有不豫色者。得謂抗劉居家。喜南面坐。諸婢僕屏息聽指揮。惟謹。今一旦欲其卑躬屈膝。寧死不願也。滿嫗微會意。乘間語王。王遂以金鳳冠。一晶命服爲賜。既宣。王今尊禮至此。宜若可從。時劉雖仍不言。而手受冠服。顏色甚和。滿嫗從厚卽宣言。朝廷定例。凡正室不孕而側室有子者。奏聞後。卽册立爲妃。今服止。

尙有貴於此者。至夜。王以御賜金蓮蠟炬。導劉入寢。劉顧。謂獨忘拜謝天恩乎。王卽命移炬中堂。王中立。劉立其後之左偏。恭行九叩禮。至寢。劉徐卸冠。易補服。向王三拜三叩起。王見其知大體。有淑孌風。喜極。幾無復平時威重。是夕。劉侍寢。次日。王賞滿嫗錢六十緡。嫗率闔府男婦三百餘叩賀。劉出白金四百兩犒之。衆皆感悅。有貂璫二。陳某劉某。係故明宦者。年皆七十餘矣。王以二監給劉。聽使令。劉乃作書。飭令賚赴虞山。以慰珍。曰。汝母受王恩禮。此身已不及自持矣。特念汝父生前。初無一語忤我。以故覆水之勢。雖成。而故劍之恩。彌切。今爲之計。莫如訪立本宗。授以半產。繼宗祧而綿血食。旣盡生者之心。卽安死者之魄。善體我意。是誠望汝。來監乃先朝內臣。同日歸旗者。須加禮款。使知汝非寒儉家兒也。東珠十顆。可爲甥孫帽飾。京樣手鐲一副。俾汝佩之。如見我耳。書發。二監未至。錢生先偕劉氏伯仲。赴江寧探信。適王以浙西民叛。奉旨往撫。三人得徑入王府。劉見之。涕泣不能發聲。得劉仲慰勸。始漸破涕而歡。旣而滿嫗奉茶至。皆跪進。稱舅爺姑爺。時劉伯猶未知改節事。見妹盛飾華服。及頤指氣使處。心甚疑之。私以問仲。仲曰。妹已處於王宮。又何疑。伯大恚。作書絕妹。拂衣竟歸。仲閱書笑曰。腐儒語耳。何可令妹見。遂火之。旣而錢將告歸。劉私語之曰。我欲玉成汝名。汝入京。姑勿見我。且我行踪。南北亦尙未定。爲語珍探的後。音書頗寄可也。錢遂歸。

仲獨盤桓府中。結劉監爲宗人。共處值房。未幾。王自浙歸。仲上調。得司府中出納冊。俄王內召還京。途次濟寧。而劉病氣逆。登輿。王檄中丞。召醫診視。或言濕阻。或云水土不潔。各擬方進奉。劉聞未畢。卽啐而謾罵。以王未解吳俗語。乃強起擁被坐。附耳語王曰。我病姪耳。羣奴皆用利導之劑。豈欲以之殺我耶。王聞大喜。越數日。體果安。乃就道。抵京。僦見。回奏一二軍國事後。上問王年已四十。何尙無子。對曰。臣在江南。納本旗婦劉。現有身上喜曰。男也。則亟告宗人府以聞。未幾。劉果生男。上聞。賜人蔭果品等物。太后復賜洗兒錢百萬。例冊劉氏爲某王妃。適遇皇太后萬壽。劉遵例。統率福晉等。入宮慶賀。太后見劉。問曰。聞某王妻美。此其是乎。又問年幾何矣。劉以三十有五對。太后曰。如二十許人耳。更問何籍。及進身始末。劉以實對曰。不意民間。乃有此婦。翌日。又賜錦緞百端。糖果八盒。黃金四十錠。玉帶一圍。時朝廷新開科舉。命王監閱國學錄科試牘。劉得徧視諸卷。則其增錢生與焉。錢以拔萃生入京肄業。因遵劉誡。不入見。劉乃語王曰。頃見諸生錄科卷內。有錢姓名沈瑩者。我婿也。王不語。及榜發。而錢已以經魁獲薦。明年。復成進士。選部曹。始因公詣王。第王卽延入中堂。令劉出見。劉服黃錦袍。垂紫貂皮銀鼠帽。首珠額翠。翹皂靴。款步。喜形於色。謂錢曰。我思珍久。近已爲之置宅一區。汝歸。可速挈眷來。仲兄現患消渴。恐不測。汝當偕之還。錢遂偕行。半途。仲死。

護楓歸。卽攜珍至都。劉年四十。復生一子。嘗爲漢裝。安車紫蓋。女從百餘。過珍寓。歡宴累日。一日謂錢曰。我昨夢處故居。簿書文券積几案。宛如黃氏盛時。覺而感然。我前以立後。囑汝今得之否。錢曰。黃氏自塘市遷任陽之大橋。三世單傳。別無支派。其先自處而崑。復自崑而處。系皆無考。故雖徧訪以示求後。意竟無應者。劉聞悵然。姑出金錢。遣紀綱赴溧。爲黃修墓道。且擬置田供歲祀。至則墓木已刊。四望平曠。野水黃兆。域無由別識。蓋兵燹之餘。已毀其墓爲河道矣。僕乃封土三坯。藉以覆命。時珍已舉三子。劉囑以次甥嗣黃。俟其長成。卽於遺址營第奉黃祀。珍諾之。乃不二年。而錢次子死。更命其季。季又殤。黃遂無嗣。劉後安富尊榮。又二十年薨。時歲已過甲。康熙癸丑。張嬪以年老南歸。爲述其顛末如此。過墟志一書。誌其事最詳。

陶文毅詩注十則

文毅集中有聖駕南苑大閱恭賦并序。經鄧際昌加注。中所足裨考證者十則。附錄之。蒙古諸番。歲至熱河瞻覲。賜宴萬樹園。天聰五年造紅衣礮。鑄曰天祐助威將軍。崇德六年。諭王貝勒大臣子弟習射。壯者角弓羽箭。幼者木弓柳箭。不可荒廢。攻進化城時。小卒薩克哈圖先登。太宗親酌金卮以勞。攻永平時。副將阿山葉臣冒火登城。太宗諭曰。此我

國家第一等材勇人也。母再令攻城。以示愛惜之意。乾清宮尊藏太宗戰圖八冊。順治十年。世祖幸南臺。持弓顧諸臣曰。我朝定天下。以此弓。今天下大定。機務殷繁。朕身雖不暇。常念茲不忘。上馴苑初隸御馬監。順治十年。置阿教衛門。聖祖嘗以三眼神鎗刺虎。又力能挽強。每用十二把長箭。圍中射鹿。率貫腋洞胸。乾隆二年。高宗御信閑驪。獵南苑。射中八兔。

列帝多工繪畫

京師慈仁寺僧舍。藏有世祖御畫渡水牛。乃赫蹏紙上。用手指上螺紋印成之。意態生動。筆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風竹一幅。上有廣運之寶。王貽上宋牧仲輩。均見及之。今不知尙存否。敬按清朝列聖。天才淵雅。幾暇多工繪畫。嘗見文宗所畫馬。醇邸恭摹上石。神采飛舞。雄駿中含肅穆之氣。非唐宋專家所能比擬也。

熱河行宮之寶藏

清帝耽安逸。多離宮。冬春居大內。夏處熱河。秋處奉天。平時處圓明園。園去城遠。駐園中。閣員奉事者。夜半起乘騎。達園。鷄猶未鳴耳。閣臣省其事。具奏。奉諭畢。閣員馳回城。日尙未午。後園燬。中原多故。遂不北巡。奉天熱河。設滿員駐守之。二宮多寶藏。熱河尤多。某殿壁嵌桃

樹高逾丈。根柯悉寶石。葉皆翠玉。枝上百餘株。纒纒下垂。盡紅緞洗也。每株約重四五兩。又壁嵌明皇墜馬圖。悉玉製。肉色鬚髮袍靴。大趨數尺。精及毫末。莫不妙肖。若天成然。最精則明皇黃袍丹裏墜狀。袍角掀起。丹略露。有雲謠波詭頰益三毫之致。一案中虛。藏機械。悉秘戲圖。手接人物皆動。髮鬚若活。光緒末。宮中興上木。慈謚思移熱河行宮物入大內。共載一百八十八巨車。計二萬數千具。入京師。熱河藏弄。自後半入內廷。嗚呼。中國美術文藝。固印度羅馬匹也。國粹所在。藏於何有。安得建博物院。出寶藏實之。俾中外得親感興起。閱資留中。央爲教育費。一舉兩善。而乃遺老氏多藏之戒也。悲夫。（意大利每年得游覽古物資五六千萬金）

記滿洲姑奶奶

桐城吳謫航先生云。京師有諺語曰。鷄不啼。狗不咬。十八歲大姑。娘滿街跑。蓋旗人家族習慣。皆以未字之幼女爲尊。雖其父母兄嫂。亦皆尊稱之爲姑奶奶。因此之故。而所謂姑奶奶者。頗得不規則之自由。凡南城外一帶。茶樓酒館。戲園球房。罔不有姑奶奶輩之衣香鬢影。雜選於萬頭攢動之中。茲亦怪矣。每值新年。則有無量數紅男綠女。遊逛廠甸。香廠。白雲觀等處。而彼輩姑奶奶亦盛裝艷服。至茶棚中。男女雜坐。余嘗有竹枝詞云。狂且四面坐中央。

目電類加白面郎。還是名門還北里。教人納悶是新妝。自有詩喧傳都下。巡警廳卽諭令男女分座。予又有打油腔二絕云。隔座嬌音喚吃茶。渴猶未解眼先花。而今事事皆皮相。第一須生好腦瓜。警察巡邏也太勤。分棚男女座須分。目中各有陰陽電。空向情天激雨雲。於是警署又禁止婦女入茶座評茶。而一般五陵少年。卽亦作穿花胡蝶。依依裙帶間。恆有不文明之舉動。被警察所呵者。予又笑之以詩云。只恐狂蜂浪蝶多。安排警察去巡邏。指揮棍子迎頭擊。打散鴛鴦卻是他。此等事。凡其鐵鞋曾一踏春明者。已視爲司空見慣矣。而城內八旗中。家資稍齋者。每日購買油鹽醬醋等物。亦皆驅遣姑奶奶輩。親至各商店交易。而男子從未有料理開門七字者。聞西后垂髻時。雅好修飾。其父爲正黃旗參領。因事遞職。貧乏不能自存。惟與候補縣吳棠有金蘭誼。恆賴其周卹焉。時西后髮初覆額。伶俐過人。因拜吳棠爲義父。欲其擲菓餌脂粉費。藉資河潤。吳棠果破慳囊。時爲乾女兒點綴釵環衣履。故西后每一出遊道旁觀者皆喃喃作歡喜讚。謂天仙化身。不是過也。西后恆攜菜筐。至東城某油鹽店購食物。店主某甲。恆以粗笨之手。戲挾其鼻。如是者習以爲常。不意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不數年西后果被選入宮。俄而垂簾聽政。彼油鹽店之某甲。依然操貨殖生涯。西后偶與其弟桂祥談家政時。詢及某甲。某甲聞之。竟墜井而死。全家遁逃。蓋恐其報

復挾鼻時之風恨也。嗚呼！賤口豈殊衆。貴來方悟稀。某甲死時。當自悔其粗笨之手。大不該闖下了滔天大禍也。吳棠後由知縣開府四川。懿眷之隆。未有出其右者。按旗人男稱爺。女稱奶。乃極尊貴之名稱。亦有稱姑娘爲爺者。是雌而雄矣。但未字之女最尊。若出嫁後則又等閒視之。不知何故。或云幼女未字時。有作皇后太后之希望。是或然歟。

英嫔秋

盛京英嫔秋。其地產小果。名英嫔秋。時以銀壺進貢。薦奉先殿。歲以爲常。

家法

清朝家法最嚴。雖內臣奏事。主上不冠。則不進見。故書除冠。則有小內侍捧立於旁。盛暑見臣下。亦不用扇。俟一起畢。（召見一人爲一起）稍揮數扇。仍納於袖。再見一起。

盛京先朝舊物

盛京清寧宮。藏文廟時燧燈。屢見純廟詩。又崇謨閣藏高廟舊履。以牛皮爲之。烏護以綠皮雲頭。又有先朝登山負物木架。所持拐杖。皆白木爲之。制甚樸素。想見清代開創之艱。公劉走馬之什。古今如符節也。

曲宴宗室

每歲元旦及上元日。點皇子皇孫及近支王貝勒公。曲宴於乾清宮。及奉三無私殿。皆用高椅盛饌。每一人一席。賦詩飲酒。行家人禮。

廷臣宴

每歲上元後一日。點大學士九卿之有勳勤者。宴於奉三無私殿。名廷臣宴。如曲宴宗室禮。蒙古王公皆預焉。

賜福字

定制列聖於嘉平朔。謁闈福寺。歸御建福宮。開筆書福字箋。以迓新禧。御乾清宮西暖閣。召賜福字。王大臣入。跪御案前。上親揮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誌寵也。內廷翰林及乾清門侍衛。皆賜雙鉤福字。蓋御筆勒石者。餘皆封存乾清宮。於次歲冬間。特賜御前大臣軍機大臣數人。謂之賜餘福。

賜荷包鏡盞諸物

定制歲暮時。諸王公大臣。皆有賜予。御前王大臣皆賜歲平安荷包。一鏡盞數對。及福橘廣柑。遼東鹿尾豬魚諸珍物。外廷上大臣亦間賜荷包。一皆佩於貂裘衿領間。泥首宮門。以示寵眷。

派喫祭肉及聽戲王大臣

定制大內於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行大祭神於坤寧宮。欽派內外藩王貝勒輔臣六部正卿喫祭神肉。上面北坐。諸臣各蟒袍補服入。西嚮神幄。行一叩首禮畢。復向上行一叩首禮。合班席坐。以南爲上。視御座爲尊也。膳房大臣捧御用俎盤跪進。以髀體爲貴。司俎官以臂腰肩各盤列諸臣座前。上自用御刀割折。諸臣皆自鬻割。遵國俗也。食畢。賜茶。各行一叩首禮。上還宮。諸臣以次退出。是晚各賜糕餽。攜歸邸。至上元日及萬壽節。召諸臣於同樂園聽戲。分翼入座。特賜盤餐肴饌。禮畢。各賜錦綺如意及古玩一二器。以示寵眷焉。

紅絨結頂冠

定制皇上燕服冠紅絨結頂冠。皇子皇孫皆以是爲禮服。近支王貝勒得上賜者許常冠戴。輔臣間有賜者皆不敢戴。惟張文和公蒙特旨許元旦日冠戴。時以爲非常之榮。

金黃蟒袍

定制皇子服金黃蟒袍。諸王特賜者始許服。乾隆初諸王蒙賜者過半。一時盛稱。及末年淮文怡二王特賜之時以爲榮。

大內瓜子

大內多異物。歲一闕。視出之庭。有瓜子長五六寸。闊如之。不知何地所產。袁貴妃父祐說。

嬪子府

東安門外。稍北。有禮儀房。乃選養嬪口。以候內廷宣召之所。一曰嬪子府。隸錦衣衛。其制。每季精選各里良家婦。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四十名。養之內。曰坐季嬪口。別選八十名。藉於官。曰點卯嬪口。季終則更之。每遇不時宣取。則就中選一人。易高髻新衣。如宮妝。以進。產男用乳女者。產女用乳男者。後來夙戒嬪口。類不稱旨。臨時多別選城市婦人。以應。有雇值之費。有打點之費。上納之費。而嬪子遂爲一奇貨矣。幸一見留。則終其身事所乳。得沾恩澤。無復出理。其食報特隆。云見宛署雜記。

元旦朝儀

元旦宮廷內外朝儀。五鼓。駕親祭堂子。各官俱朝服。於午門外送。黎明駕回宮。先至奉先殿。繼至寧壽宮行禮畢。然後乘輦出御太和殿。受外廷朝賀。辰刻復回乾清宮。庭前樂作。上陞寶座。垂簾。樂再奏。宮嬪於上前行禮畢。樂三奏。簾捲。東宮諸王。以次在殿庭行三跪九叩頭禮。樂四奏。公主郡主於宮中行禮。樂五奏。上御西煖閣。內外諸臣俱集午門內。望毓慶宮行兩跪六叩頭禮。禮畢始散班。

除夕慶隆舞

慶隆舞。每歲除夕用之。以竹作馬頭馬尾。綵繪飾之。如戲中假馬者。一人躡高趨。騎假馬。一人塗面。身著黑皮。作野獸狀。奮力跳躍。高趨者彎弓射。旁有持紅油篋箕者。一人箸刮箕。而人高趨者逐此獸而射之。獸應弦斃。人謂之射媽狐子。此象功之舞也。有謂此卽古大雉之意。非也。聞之盛京尹秦云。達呼爾居黑龍江之地。從古未歸王化。彼地有一種野獸。不知何名。喜齧馬腿。達呼爾畏之。倍於虎。不敢安居。清初時曾至彼地。因著高趨騎假馬。竟射殺此獸。達呼爾以爲神也。乃歸誠焉。因作是舞。

圓明園龍燈

王建宮詞。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居易錄云。今外國猶傳其制。引鄭麟趾高麗史云。教坊奏王母隊歌舞一隊。五十五人。舞成四字。或君王萬歲。或天下太平。此其遺意云。圓明園正月十五日。筵宴外藩。放煙火。轉龍燈。其制人持一竿。竿上橫一竿。狀如丁字。橫竿兩頭。繫兩紅燈。控隊盤旋。參差高下。如龍之宛轉。少頃則中立。向上排列。天下太平四字。當亦前人遺意耶。

圓明園放和盒

圓明園宮門內。正月十五放和盒。例也。卽煙火盒子。大架高懸。一盒三層。第一層天下太平四大字。二層鴿雀無數。羣飛取放生之意。三層小兒四人。擊秧歌鼓。唱秧歌。唱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一首。惟其時觀之。朝陽滿地。不見燈光矣。後停止。

崇文門發賣舊庫陳物

舊庫內陳物堆積。有明代物。年久無用。發崇文門變價。內有朝靴。以綵繪錦緞攢集而成。似絳絲。前作虎形。以皮金作睛。屈曲者爲雲氣。五色迷離。如廟中神象所著者。亦有絳絲者。乃明帝之御物也。或朝或祀。或晏居。正不知何時著此耳。豈明制當如此耶。

武英殿露房

武英殿有露房。卽殿之東稍間。蓋舊貯西洋藥物及花露之所。甲戌夏。查檢此房。瓶貯甚夥。皆丁香。荳蔻。肉桂。油等類。油已成膏。匙七取之不動。又有狗寶。鼈寶。蜘蛛寶。獅子寶。蛇牙。蛇睛等物。其蜘蛛寶。黑如藥丸。巨若小胡桃。其蛛當不細矣。又有曰德力雅。噶者。形如藥膏。曰噶中得者。製成小花果。如普洱。小茶糕。監造列單。交造辦處進呈。上分賜諸臣。餘交造辦處。舊傳西洋堂。歸武英殿管理。故所存多西洋之藥。此次交造辦處。而露房遂空。舊檔冊悉焚。於是露房之稱始改矣。

盛京內務府所藏典訓宗器

盛京內務府尊藏典訓宗器二百餘年。寶守維謹。屢有增加。茲照光緒元年以前內府案卷著錄。按敬典閣上層供奉九代聖容。凡九箱。行樂圖四箱。每歲春秋二分。由陪京大臣恭瞻。太廟供奉冊寶。凡五十八分。敬典閣中層尊藏玉牒。黃櫨紅櫨。凡二百四十包。寶十顆。敬典閣下層尊藏玉牒。黃櫨紅櫨。凡六十包。異謨閣尊藏寶錄一千四百零三包。聖訓三百一十六包。老櫨十四包。寶錄圖一匣。又恭存列祖列宗所遺御用鞍轡弓箭。腰刀。鎗。劍。鑿。鑿。高宗純皇帝御用朝冠朝珠。朝帶袍褂。鞍轡弓箭。劍。鎗。腰刀。鑿。鑿。甲冑。仁宗睿皇帝御用朝冠朝珠。朝帶袍褂。鞍轡鎗。劍。腰刀。準。捷。鎗。撒。袋。弓箭。寶宗成皇帝御筆字掛屏。鞍轡。成。禽。鎗。木桿。鎗。銀式件。薄木鞘小刀子。火鏢。火紙筒。文宗顯皇帝御用鞍一副。藤鞭一把。撒袋一副。弓四張。箭三十六枝。以及各宮殿陳設一切金玉銅漆物件。金線金條銀鏤書籍字畫冊頁。並文淵閣收存各書籍。每值大員更替。按照印冊查點一次。專疏奏聞。

承平時宮禁之盛事

乾清宮每歲封寶後。工部內府進鑿竿二。盤龍楠木柱。高與宮檐齊。上銜五色八角圓鏡。樹於東西中堦。又封寶日。宮中駕幸之所。以爆竹前導。宮中門聯。例用白絹錦闌墨書。輝映朱

門。色益鮮潔。聯語翰林撰寫。又臘日內廷翰林題椒屏進上。謂之椒屏歲視。皆桃符遺製也。封寶前一日。例進門聯。立春日南齋翰林進春帖子詞三章。五言一首七言二首。用硃黃矮紙小摺細書。拜筆墨牋紙之賜。御筆福字賜近臣舊例也。道光初年。加賜壽字。新正二日。重華宮茶宴聯句。見祁文端公猷嶺亭集。

鹵簿名物記

鹵簿之別。有曰大駕者。郊祀用之。曰法駕者。朝會用之。曰鸞駕者。歲時出入用之。曰騎駕者。行幸所至用之。大駕最爲備物尊天祖也。法駕稍損其數。文物聲明。取足昭德而止。鸞與騎。又加損焉。事非特典。不敢同於所尊貴也。凡爲蓋者五十有四。九龍而曲柄者四。色俱黃。翠華紫芝。兩蓋承之。九龍而直柄者二十。色亦黃。皆以次序。立花卉而分五色者十。九龍而分五色者亦十。每色各二。其立不以次。而以相間。純紫與赤。而方蓋者八。爲扇者七十二。壽字者八。黃而雙龍者十六。赤而雙龍者八。黃與赤單龍者各八。孔雀雉尾及鸞鳳文而赤。且方者各八。幢之屬十有六。長壽也。紫也。豎也。羽葆也。各四。旛之屬十有六。信旛也。絳引也。豹尾也。龍首竿也。亦各四。曰教孝表節。曰明刑弼教。曰行慶施惠。曰褒功懷遠。曰振武。曰敷文。曰納言。曰進喜。八者各爲一偶。凡旌之屬亦十有六。於是有四金節。四儀。四儀。四黃麾。而繼之。

以八旗大纛二十四。羽林大纛前鋒大纛共十六。五色銷金龍纛共四十。凡爲纛者八十。旗取諸祥禽者。儀鳳翔鸞仙鶴孔雀黃鶴白雉赤鳥華蟲振鷲鳴鳶。取諸靈獸者。遊鱗彩獅白澤角端赤熊黃熊辟邪犀牛天馬天鹿。取諸四神者。四。取諸四瀆五嶽者。九。取諸五星二十八宿者。三十三。取諸甘雨者。四。取諸八風者。八。取諸五雲五雷者。十。取諸日月者。各一。其外有門旗八。金鼓旗二。翠華旗二。五色銷金小旗各四。出警入蹕旗各一。旗之數共百有二十。爲金鉞爲星爲臥瓜爲立瓜爲吾仗爲御仗各十有六。又六人持仗而前導曰引仗。自蓋至引仗。其名一十有七。紅鐘六。二鐘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鐘之下。鈺四。大小銅角各十六。自紅鐘至銅角。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鐘之下。鈺四。大小銅角各十六。自紅鐘至銅角。其名一十有六。午門之內。有金鑿玉輦焉。午門之內。有五輅五寶象焉。天安門之下。則又有四朝象焉。朝象雖非朝期。率每晨而一至。引仗以上在太和門之內。銅角以上在端門之內。其最近御座者。有拂塵有金鑪有香盒數各二。沐盥唾盂大小金餅金椅金机數各一。執大刀者。執弓矢者。執豹尾槍者。每事各三十人。其立亦不以次。而以相間。荷受戟者。各四人。侍殿前。執曲柄黃蓋者。一人。殿下。花蓋之間。執淨鞭者。四人。自黃龍以下。諸蓋之間。仗馬十。掌騎者。千人。殿之下。陛之上。執戲（音麾）竹者。二人。計鹵簿所需千八百人。制作之明備。真

超越前古而上矣。

武英殿版之遭劫

清初武英殿版書籍。精妙邁前代。版片皆存貯殿旁空屋中。積年既久。不常印刷。遂爲人盜竄無數。光緒初年。南皮張文襄之洞官翰林時。擬集資奏請印刷。以廣流傳。人謂之曰。公將興大獄耶。是物久已不完矣。一經發覺。凡歷任殿差者。皆將獲咎。是革數百人職矣。烏乎可。文襄乃止。殿旁餘屋。卽爲寶錄館供事盤踞其中。一屋宿五六人。三四人不等。以便早晚赴館就近也。宿於斯。食於斯。冬日炭不足。則劈殿板圍爐焉。又有竊板出。削去兩面之字。而售於廠肆刻字店。每版易京當十泉四千。（合制錢四百文。）版皆紅棗木。厚寸許。經二百年無裂痕。當年不知費幾許金錢而成之者。乃陸續毀於若輩之手。哀哉。文淵閣每年伏日例須晒書一次。十餘日而畢。直閣學士並不親自監視。委之供事下役等。故每晒一次。必盜一次。亦有學士自盜者。惟所盜皆零本。若大部數十百本者。不能盜也。

萬歷媽媽

清祖制。每日子正三刻。東華門啟扉。首先入門者。布圍驛車一乘。不然車棹。載活豬二口。車轆坐一老嫗。直入內東華門。循牆而行。不知何往。次則奏事處官員。有圓紗燈一。提隨其後。

者。則各部院衙門遞奏官。以及各省摺弁。再其後則趨朝各官。蓋皆借奏事處燈光以行。定制入朝者。惟奏事處有燈。講官有燈。南書房有燈。陛見引見各官員。皆靜候於東華門外。見有一燈來。則蜂擁隨之。炳半響。曰。宮中祭萬曆太后也。每年三百六十日。每日豬兩口。使一老巫主其事。紫禁城東北隅有小屋三椽。供萬曆太后神牌焉。俗呼爲萬曆媽媽。其掌故則當明萬曆間。清太祖攻撫寧。爲明兵所挫。囚於獄。清廷賄內監言於太后而釋之。故以此爲報。餒餘則大門侍衛享之。(大門侍衛即大清門侍衛。直班不在大清門。而在乾清門。若乾清門侍衛。則皆王公大臣。名御前侍衛。其位甚尊。外人不知。每混大門侍衛爲乾清門侍衛。其人自稱亦曰乾清門侍衛。其實非也。此等侍衛分一二三等。皆每科武殿試榜下取用者。)二百餘年。老汗白肉也。不設匕箸。各用解手刀片之。不准用鹽醬之屬。侍衛等以淡食無味。用厚高麗紙切成方塊。以好醬油煮透而曬乾之。藏衣囊中。至食時。以一片置碗中。偕肉汁半盂浸之。以肉片蘸而食之。云其味之佳。較外間所賣逾百倍。半盂有姪在大門上行走。每逢值班。即得食。聞之皆垂涎也。

完立媽媽

清俗祀神日。於案下設小桌。供以糕餌。名曰完立媽媽。初不知爲何神。宗人禮塗司成(奕

薄言。卽爲明孝定莊皇后。蓋二祖被謫時。李后嘗爲惋惜。飭諭李成梁之狂濫。故太祖感其德。附祀於明堂云。完立者。卽萬曆之轉音也。禮淫學問博洽。又爲近支宗室。其言必有所本。

太和門六庫

太和門之左有明庫六。每年欽派滿大臣二員。率司屬人等盤查一次。每查一次卽盜一次。覺羅炳半雙曾隨其堂上官往。有一庫皆簾幙衣履之屬。一珍珠帳幔。寬長可八尺。皆用珍珠穿就。四圍則以紅綠寶石間之。小者如綠豆。大者竟如龍眼核也。穿線有朽敗處。一抖瞭則珠紛紛落。必一一拾而裹之。記於簿。加印花焉。然所裹皆贗鼎。蓋已爲匠役等易之矣。更有宮人繡履七八箱。嵌珠如椒。皆萬歷間物也。更有皮張庫。則皆鞞矣。又有藥庫。內藏毒藥甚夥。有不知名者。相戒不敢動。更有金庫銀庫。則歷年報空者。此亦前清具文之一端也。

宮闈歲時紀一

二月朔日。祭日無定。有在正月初二者。十月朔日。亦無定。坤寧宮立竿祀神。禮成。召皇子以下。及王公大臣。食肉錫釐。廣惠二百餘年成例也。宮之西南隅。爲供神所。上西向坐。皇子以下。及諸王大臣。入叩首謝。皆西向席地。引茵而坐。人酒一卮。肉一盤。湯飯各一盂。

肉以佩刀自割。(秦太宗嘗有若廢騎射。寬袍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後食。與尙左手之人何異。云云。諭旨。乾隆間。以此鑄碑於箭亭。以示萬世。故食胾必以佩刀自割。躬示倡率。)上食畢。侍食諸臣。方置碗匙。其食未盡者。賜入直侍衛等食之。

宮闈歲時紀一

四月初八日浴佛。由禮部具奏。是日於坤寧宮。請佛亭至堂子。將大內所備紅蜜。及諸王所備之蜜。貯黃瓷浴池內。以淨水攪勻。請佛於浴池內浴畢。以新棉墊座。安奉亭中。仍請入宮。

宮闈歲時紀二

順治十一年。端午。召內大臣大學士等乘龍舸。游西苑。至北橋登岸。幸南臺。歡宴至暮。自後遇午日。宮中每以龍舟酬節。乾隆間。五日則奉慈輿至御園觀龍舟。聖駕在望瀛洲。(亭名)王公大臣。及內廷詞臣。亦得與宴賞。其東則蓬島瑤臺。皇太后親競渡處也。嘉慶間。移於澄虛榭宴賞。高宗詩云。中流九龍舟。誰肯相參差。仁宗詩云。九龍順軌原無競。據此可識龍舟之數。道光初年。尙沿競渡故事。其後停止。

宮闈歲時紀四

七月七日祭牛女。宮殿監司其事。西峯秀色。爲御園四十景之一。七夕巧筵。曩時常設於此。

有綵棚球盒之勝。乾隆御製詩云。西峯秀色滿宵煙。又試新秋乞巧筵。蓋紀實也。

宮闈歲時紀五

康熙時。駐蹕避暑山莊。於塞湖放河燈。蓋中元河燈。淺時已有成例。乾隆開放河燈。多在御園湖中。或在山莊。則亦設盂蘭盆放河燈。

宮闈歲時紀六

冰嬉之制。所以習武行賞。俗謂跑冰鞦。卽金鼈退食記所載。西苑冰上擲毬之戲。而實不止擲毬一事。歲十二月。西苑三海。層冰堅泮。於是擇令辰。皇駕御冰牀。臨觀焉。冰鞦以一鐵直條。嵌鞦底中。作勢一奔。迅如飛羽。始曰搶等。去上御之冰牀。二三里外。樹大旗。衆兵咸列。駕旣御冰牀。亦曰搶牀。鳴一礮。樹蘆處亦鳴一礮。應之。案宣宗御製跑冰嬉應制詩云。爆竹如雷殷。池冰若砥平。又云。堅冰大液鏡中邊。翠輦行時竹爆宣。蓋所鳴爲竹爆也。於是衆兵馳而至。御前侍衛立冰上。搶等者。馳近御座。則牽而止之。至有先後分頭等二等。賞各有差。繼曰搶毬。兵分左右隊。左衣紅。右即衣黃。旣成列。御前侍衛以皮毬猛踢之。至中隊。衆兵爭搶得毬者。復擲。則復搶焉。有此已得毬。而彼復奪之者。或墜冰上。復躍起數丈。又遙接之。又繼以轉龍射毬。走隊時。按八旗之色。以一人執小旗前導。二人執弓矢隨於後。凡

執旗者一二百人。執弓矢者倍之。盤旋曲折行冰上。遠望之蜿蜒如龍。將近御座處設旒門。上懸一毬。曰天毬。下懸一毬。曰地毬。轉龍之隊疾趨至。一射天毬。一射地毬。（按宣宗御製觀冰嬉應制詩云。彩毬連命中。羽箭疊相鳴。又云烏翎旗色初分隊。魚貫鶻聲每應弦。蓋所射毬箭也。）中者賞。復折而出。由原路盤曲而歸。其隊其最後執旗者一幼童。若以爲龍尾也。舊制。八旗兵皆演冰嬉。分日圍看。按等行賞。道光初。准命內務府三旗預備。後則三旗亦停止。僅給半賞之半而已。

宮闈歲時紀七

道光初年。御製九九消寒圖。用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九字。字皆九筆也。懋勤殿雙鈎成輻。題曰管城春滯。內直翰林諸臣。按日填廓。細注陰晴風雪。皆以空白成字。工緻絕倫。每歲相沿。遂成故事。

宮闈歲時紀八

臘八日。雍和宮煮粥供粥。以親郡王或大臣領其事。中正殿下之左。設小金殿。（黃鼈圍帳房也。）聖駕御焉。御前大臣左右侍。衆喇嘛於殿下。膝經。達賴喇嘛章嘉胡圖克圖至。聖駕前拂拭衣冠。申祓除之義。佛事畢。乃散。謂之洞黎。清語吉祥也。俗謂之送歲。

宮闈歲時紀九

十二月二十九。或二十七八等日。中正殿前殿設供。獻並設冠袍帶履諸物。聖駕御小金殿。喇嘛一百八十四人。手執五色紙旗。旋轉護法經。又有喇嘛扮二十八宿神。及十二生相。又扮一鹿。衆神獲而分之。當是得祿之義。殿側束草爲偶。佛事畢。衆喇嘛以草偶出。至神武門外送之。蓋卽古者大雉逐厲之義。清語謂之跳布札。俗謂之打鬼。（或云以麵爲人。非草也）

宮闈歲時紀十

除夕及新正。宮廷筵宴。以繡籠貯秋蟲。置於筵側。蓋自康熙時始也。時奉宸苑之北。小花園內監。以秋蟲之子。育之溫室。如唐花然。遇筵宴則以之承應。自後遂循行之爲恆制。乾隆御製絡緯詩云。翊翊蠅蠅鼓翼鳴。秋蟲應節作秋聲。熙朝供奉百年例。欲罷翻虞近取名。又上元後一日。宴廷臣詩云。向筵仙卉發。隔牖草蟲鳴。亦詠此。

宮硯

內府藏硯甚夥。乾隆戊戌。命內廷翰林。鑒爲西清硯譜。計陶之屬五十五種。如漢未央銅雀石渠。唐之六螭八稜。宋之虎符石函。繡黻絢紋。壁水列錢。元之澄泉。結翠。明之卷荷伏犀。其

尤著也。石之屬一百四十五種。如晉王厥之璧水。唐褚遂良之端溪石渠。宋宣和之雕龍。洗象海珠。風字八卦十二辰。蘇軾之東井從星。米芾之遠岫奇峯。龔斯瓜。薛紹彭之蘭亭。楊時之金星。陸游之素心。吳儼之井田。文天祥之玉帶生。元趙孟頫之松花。黃公望之瘦庵。文徵明之瑤玉。董其昌之畫禪室。林春澤之人瑞。楊明時之科斗。其尤著也。他若玉蕊。紫金。紅絲之類。並從附錄。而以松花江綠砥冠於首。各系圖說。詳載硯質製作尺度。

御用紙墨筆

供御之文房四事。別類稱名。不可勝紀。墨之屬。則三希堂。墨妙軒。皆御製精選。他如光枝四表。太平雨露。寶翰凝香。皆經進常用者。而回氏舊製品。童墨神。亦經仿造珍弄。筆之屬。則以書福筆。爲萬禩珍用之管。所謂賜福蒼生也。御書常用者。有斑竹管大提筆。紫漆文檀各種提筆。其尋常供用硃書墨書之用者。則有萬年青管。經天緯地。萬年枝。雲中鶴。惟精惟一。雲漢爲章。及竹管檀管細管。皆由外省恭進。紙之屬。如宮廷貼用金雲龍硃紅福字絹。雲龍硃紅大小對牋。皆遵內頒式樣。尺度製辦呈進。其他則有五綵盈丈大絹。各色花絹。雲龍。金花。梅花。玉版。新宣紙。舊紙。則有側理。金粟。明仁殿。宣德。詔勅。仿古。則有澄心堂。明仁殿。側理紙。藏經紙。宣德描金。外國所貢。高麗。則有灑金。金龍。鏡光。苔。咨文。

竹青紙。各色大小紙。琉球期有雪紙。頭號奉書紙。二號奉書紙。舊紙。西洋則有金邊紙。雲母紙。瀉花紙。各色牋紙。又回部各色紙。大理各色紙。此皆懋勤殿度藏中之別爲一類者。

敬事房太監之職務

敬事房太監者。專司皇帝交媾之事者也。帝與后交。敬事房則第記其年月日時於冊。以便受孕之證而已。若幸妃之例則不然。每日晚膳時。凡妃子之備幸者。皆有一綠頭牌。書姓名於牌面。式與京外官引見之牌同。或十餘牌。或數十牌。敬事房太監舉而置之。大銀盤中。備晚膳時呈進。亦謂之膳牌。帝食畢。太監舉盤跪帝前。若無所幸。則曰去。若有屬意。則取牌翻轉之。以背向上。太監下。則摘取此牌。又交一太監。乃專以駝妃子入帝榻者。屆時。帝先臥。被不複脚。駝妃者。脫妃上下衣。皆淨。以大氈裹之。背至帝榻前。去氈。妃子赤身。由被脚逆爬而上。與帝交焉。敬事房總管與駝妃之太監。皆立候於窗外。如時過久。則總管必高唱曰。是時候了。帝不應。則再唱。如是者三。帝命之入。則妃子從帝脚後拖而出。駝妃者。仍以氈裹之。駝而去。去後。總管必跪而請命曰。留不留。帝曰不留。則總管至妃子後。殿穴道微按之。則龍精皆流出矣。曰留。則筆之於冊曰。某月某日某時。皇帝幸某妃。亦所以備受孕之證也。此宮禁中祖宗之定制也。若住圓明園。則此等儀注皆廢。可以隨時愛幸如人家然。然膳牌之遞仍

照舊也。所以帝皆住園時多。必至年終始回宮。一至二月中。又幸園矣。此猶沿前明宮禁之例。世祖因其可制子孫淫逸之行。遂因之。

記南京何尙書語

圓明園。故雍正賜園。雍正多術智。聖祖深善之。藝構壯麗。迄乾隆末而恢拓益備。下詔曰。後世子孫孫勿得踵事增華。違朕此旨。嘉道咸三朝遵之。內容之美。較前尤備。夜光照乘之珠。和園飛彩之玉。比比而有。故事帝在宮與居。飲食有節度。秉燭而起。日昃而臥。有司監之。駐園則殊能自由。帝故每常游焉。咸豐某歲。南京何尙書當值圓明園。一日。聞帝駕至。何率衆官冠服跽迎園外。見乘輿尙遠。忽一騎如飛而前。坐一宮人。垂鞭欹躬向衆而晒曰。何今日侏儒之多也。語罷。舉鞭揚長而去。清制帝出。百官長跽迎送。是日何等皆跽。故彤皆短絰。以蒙侏儒之誚。後訪知乘者。爲生皇子之貴妃。卽慈禧太后也。文宗時。爲四春築樓館於園中。(四春者。漢女選入宮者。)牡丹春所處尤閎麗。文宗崩。四春悉爲宮中杖斃。

頤和園長詞

頤和園去京師數十里。枕山襟河。形勝天然。孝欽后移千萬練海軍經費。創造斯成。危樓崇殿。砌玉泥金。較建章之萬戶千門。阿房之懷川莊地。猶無過其奢麗。海寧王國維長詞一首。

佳麗無倫。以長慶之清詞。寫開元之豔迹。繚綿往復。感慨淋漓。誠此題之絕作也。詞曰。漢家
七葉鍾陽。九瀕洞風。埃昏九有。南國潢池。正弄兵。北沽門戶。仍飛牡。倉皇萬乘。向金微。一去
宮車不復歸。提挈嗣皇。綏舊服。萬幾從此。出宮闈。東朝淵塞。會無匹。西宮才略。稱殊絕。內殿
頻聞久論思。外家頗惜閒恩澤。六王輔政。最稱賢。諸將專征。捷奏先。迅掃樓槍。回日月。八荒
重暗。中興年。聯翩方召。升朝右。北門獨付元臣手。因治樓船。鑿漢池。別營臺沼。追文囿。西直
門。西柳色青。玉泉山下。水流清。新錫山名。呼萬壽。舊流湖水。號昆明。昆明萬壽。佳山水。中間
宮殿排雲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傑閣。三重峙。磴道盤紆。凌紫煙。上方寶殿。放祈年。更栽
火樹。千花發。不數明珠。徹夜懸。是時朝野。多豐豫。年年三月。迎慈馭。長樂深嚴。苦儼神。甘泉
爽塲。宜清暑。高秋風日。過重陽。佳節坤成。啟未央。丹陛大陳。三部伎。玉扈親舉。萬年觴。嗣皇
上壽。稱臣子。本朝家法。嚴無比。問膳曾無賜。座時同。懷罕講。家人禮。六王小女。最承恩。遠嫁
歸來。奉紫宸。臥起每偕寧。壽主笑。談差喜。繆夫人尊號。珠連十六字。大官加豆。依前制。別啓
瓊林之羨餘。更營玉府。蒐珍異。月地雲堦。蔽上方。宮中習靜。夜焚香。但祝時平。邊塞靜。千秋
萬歲。未渠央。五十年間。天下母。後來無繼。前無偶。卻因清暇。話平生。萬事何堪。重回首。憶昔
先皇北狩年。屬事常是受恩偏。因看批答親致寫。爲製金章特與鈐。一朝籌鼎降龍馭。後宮

誓絕不能去。北渚方深帶子愁。南衙復邁丞卿怒。手裏端肅反京師。永念沖人未有知。爲簡
儒臣最豫教。別求名族正宮闈。無端白日西南駛。一紀恩勤付流水。甲觀曾無世嫡孫。後宮
並乏家人子。提攜猶子付黃圖。劬苦還如同治初。又見法宮憑玉几。更勞武庫坐珠襪。國事
中間幾翻覆。近年最憶懷來辱。草地開闢下澤車。郵亭倉卒蕪蕪上。相留都擁大牙。東南
諸將竭王家。坐令佳氣騰金闕。復道都人望翠華。自古忠良能活國。於今母子仍玉食。宗廟
重聞鐘鼓聲。離宮不改池臺色。一自官家靜攝頻。含飴無異弄諸孫。但看腰纏今猶健。莫道
傷心迹已陳。兩宮一旦同綿悞。天柱偏先地維折。高武子孫復幾人。哀平國統仍三絕。是時
長樂正彌留。茹痛還爲社稷謀。已遣伯禽承大統。更拔公旦覲諸侯。別有重臣升御榻。紫樞
元老兼黃閣。安世忠勤自始終。本初才氣尤騰蹕。復數同時奉語言。諸王劉澤號親賢。獨總
百官稱家宰。共扶孺子濟艱難。社稷有靈邦有主。今朝地下告文祖。坐見彌天戴玉棺。獨留
末命書盟府。原廟丹青儼若神。鏡奩遺物尙如新。那知今日新朝主。卻是當年願命臣。離宮
一閉經三載。綠水青山不曾改。兩洗蒼苔石獸閒。風搖朱戶銅螭在。雲韶散樂久無聲。甲帳
珠簾卽漸傾。豈謂先朝營鼎殿。翻教今日作堯城。宣室遺言猶在耳。山河盟誓期終始。寡婦
孤兒要易欺。謳歌獄訟終何是。深宮母子獨淒然。卻似灤陽游幸年。昔去曾逢天下養。今來

齟受屬人憐。虎鼠龍魚無定態。唐侯已在虞賓位。且語王孫慎勿疏。相期黃髮終無變。定陵松柏鬱青青。應爲興亡一拊膺。卻憶年年寒食節。朱侯親上十三陵。

圓明園珍物

西直門外。暢春園稍北。爲圓明園。其間水木清華。魚鳥翔泳。景至幽適。道咸之時。上常駐蹕園中。表以虛堂累榭。飾以怪石奇花。古今希世之珍。充牣其中。莫可指數。有曾入是園者。爲言彼經過。僅全園三分之一。而所見珍物。已幾於目炫神迷。舌孱不能下矣。據所見。僅玉器一類。有四方玉花瓶。高十四五寸。色白逾乳。雕刻人物。極精細。疑非人工所爲。有玉盤。一徑二尺許。上連冬菘一本。葉綠根白。大與眞者無異。有珊瑚樹數柯。高等身粗如兒臂。紅潤照人眼。光灼灼不可逼視。有碧玉甜瓜一。蒂葉皆具。瓜上一蚺蟻。蒼頭碧翅。作搖搖欲躍勢。色澤皆天然。外此若瑪瑙之碗。水晶之壺。琥珀之杯。質美而鏤工。多人間罕見物云。

孝欽喜觀劇

光緒前。惟遇令節萬壽。內廷始傳旨演劇。賜王公大臣共入座。自孝欽柄政。乃大變其例。一月之中。傳演多至數次。雖極寒暑靡間。孝欽觀劇處。名閣是樓。在養心殿右。距孝欽寢室約數十武。正廳爲楹。三。孝欽自書額。中設寶座。暖閣覆之。閣橫小。長五六尺。字細不可卒讀。

僅辨下款爲陸潤庠所書。廳前左右有廊。不甚廣。凡福晉命婦蒙特召者。得坐於是間。廳廊之壁。被以金色緞。錄萬壽賦。字如胡桃。大皆南書房翰林手筆。劇臺方式。大小與外間同。而華麗過之。劇目孝欽自定。命閩人傳知內務府人員。然後以黃紙大書口傳。懿旨演某某劇。黏之劇場後。每一齣。上必先有內務府司員二人。自幕後出。朝冠補服。分立臺左右。謂之帶戲。齣止隨下。所演多文劇。如捉放曹。定軍山。紅鬃烈女之類。演畢。內務府照例犒賞。其尤負盛名諸優。則由孝欽另賜以內帑。多寡不定。各優皆至臺前謝恩。訖始由內務府人領出散歸。

內閣軼事

江叔海言內閣兩軼事。當派員至內閣取書時。見一木箱。綾錦包裹完固。以爲必精本書也。至啟視之。層層遞解。乃一骷髏。臆是爲何人之首級。何以永存於內閣。又何以綾錦包裹。重視若此。是亦清祕史中之談屑也。又見一木匣。啓視之。黃紙封固。上書嘉慶四年封數字。更展閱之。乃一御史上清高宗之奏摺。御史姓名。余已忘之。約略第一字爲阿。內述高宗之妃那拉氏。卒於西湖某庵。應否請加封號。蓋那拉妃當時因事被謫。居湖上。削髮爲尼。既死。御史始爲之請封也。摺尾有高宗御批。有無髮之人。而可母儀天下乎之句。其外所以有嘉慶四年封數字者。必嘉慶秉政以後。大臣又以奏聞。嘉慶取摺閱之。見高宗批詞。無可挽回。故

封存於內閣也。此又清祕史中之談屑也。

滿償

順治十六年。海寇作亂。蘇郡有駐防兵來守。將軍祖大壽。圍封民居以爲駐防之所。號大營兵。自妻門至桃花塢寶城橋而止。獨不及後板廠一隅。緣後板廠有李灌溪。曾任前明兵備。時祖爲微員。有事當刑。幕友勸李解救。李適擲色。曰此人有福。當得全紅。一舉而得六紅。遂救之得免。祖故以此報之也。康熙三年。撫軍韓心康。奏請以駐防兵移至京口。去之日。恐兵有變。預與將軍謀。先備船於城外。令兵一時盡行出城。不得停留。一刻遲者。斬首。蓋當時民間有借兵銀者。償之無已。名曰滿償。韓深知其意。預令欠戶遠逃。貼撫軍封條於門。兵來索償。見之舍去。民賴以安。吳人感其德。立祠於虎邱半塘。今韓公祠是也。公撫吳時。年未三十。俗呼爲小韓都堂。

兆祖

一說云。清始祖都督猛可帖木爾。爲野人殺。卽兆祖。弟凡察。遁於野。野人追之。有神鵠止其首。追者望鵠栖處爲枯木。因獲免。避居朝鮮之阿木河。子董山。一云董倉。襲職。凡察歸。分建州爲左右衛。凡察領左。董山領右。數傳至興祖。移居黑圖阿拉。歷景顯二代。稱後金國。

又一說云。居俄漠惠者。非始祖。卽凡察。凡察與兆祖。無隔四傳。實兄弟。陳仁揚明世德錄云。正統二年。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子董昌與叔凡察亡朝鮮。失其印。時董昌弟董山嗣。無何。凡察董昌歸。詔更與印。比得故印。匿之。乃分建州二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董山寇遼無虛日。誅之。又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襲之。已稍戢。據此。猛可帖木兒死於七姓野人。明甚。其非孟特穆。又明甚。凡察與兆祖。是否兄弟。則不可知。董昌與凡察。是否叔姪。尤不可知。惟董山旣誅。世系之絕而復續也。關凡察一人。則猛可其卽兆祖乎。凡察其卽孟酋乎。志以俟考。

旗下莊子

初徙八旗。隴順天。永平。保定。河間之田。凡腴畝善宅。俱歸旗下。謂之莊子。順治癸巳。以水災。四府莊子俱荒。欲改圈直。定順德。廣平。大名。地戶部持之不行。

採參

遼陽東二百餘里。山深林密。不見日色。下產人參。其苗高出百草之上。採參以夏五月。裹糧披榛而入。或迷徑爲虎狼所噬。或人相遇。弱者死。强者攫所有而出。以地近皇陵。恐傷龍脈。邇者挖參之禁甚嚴。罪至殊死。而趨利之徒。輕生不顧也。

蒙古鹽鐵

蒙古阿巴海部。落地名充俄里。有泡子河。產天然鹽。生水中如屑冰。厚四五寸許。鑿取成磚。不事煎熬而可食。其味較中國食鹽稍淡。又有產於高山者。彌望如雪。人跡不能到。則用強弓仰射取之。又產精鐵。色如白銀。上用烏鎗。皆采此鐵製造。往聞明季。嚴禁關口。不得出鹽鐵等物。謂可坐困外國。豈知彼中物產。固自不乏耶。

清初滿洲武將得力於三國演義

羅貫中三國演義。多取材於陳壽習鑿齒之書。不盡子虛烏有也。太宗崇德四年。命大學士達海。譯孟子通鑑六韜。兼及是書。未竣。順治七年。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肅公文程等。蒙賞鞍馬銀幣有差。清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嘉慶間。毅公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海超勇公帳下。每戰輒陷陣。超勇曰。爾將材可造。須畧識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爲經畧三省。效匪平。論功第一。蓋超勇亦追溯舊聞也。

葉赫貝勒識太祖爲非常人

初葉赫貝勒揚吉弩。識太祖爲非常人。言我有幼女。俟其長。當奉侍。太祖曰。汝欲締姻盟。盡以年長者妻我。揚吉弩曰。我非惜長女不予。恐未足稱嘉耦。幼女容儀端重。舉止不凡。堪爲

聰睿且勒配耳。太祖因聘焉。是爲孝慈高皇后。誕生太宗文皇帝。堯門軒渚。代緒遙遙。聖女來歸。實啟萬年靈長之祚。蓋非呂公賚穀輩。僅識英物者所能等觀已。

太祖設四關與互市

太祖朝環境諸國均已削平。境內所產東珠。人蔘。紫貂。黑狐。猞猁。諸珍異之物。足備服用。明國亦遣使通好。歲以珍幣聘問。爰於撫順。清河。寬甸。驍陽。設四關口。互市以通商賈。而長白山之鴨綠江路。尙有抗阻。太祖乃遣兵招撫之。盡收其衆。時辛卯年春正月也。

挑蝦家

乾清門侍衛差使。謂之挑蝦家。有順治十八年籍紳冊。上刻御前一等蝦某。二等蝦某。三等蝦某。則蝦是清話官名。

大人之稱

蒲留仙志異云。康熙四十餘年。稱謂之不古可笑。舉人稱爺。二十年始進士稱老爺。三十年始。司院稱大老爺。二十五年始。廣西水月禪林。明崇正時。廣督熊文燦創。康熙時。廣督石琳增修。有石塑像。前供鐵爐一。鐫兩廣民造。恭獻總督兩廣部院石大老爺。長生座前。康熙庚辰仲冬吉建。按庚辰乃康熙三十九年。與蒲所云自二十五年始。胎合。則大人之稱。必雍正

以後梅穀成曰。康熙中非欽差中使。卽督撫亦不稱大人。此可證欽差稱大人在康熙末。督撫稱大人。則雍正初也。嘉道以降。外省風氣。視前又判。府廳以下。稱司道曰大人。至咸同軍興。卿貳督撫總軍務者。營員悉尊之爲大帥。是又加大人上矣。近則督撫非軍務省。亦稱大帥。甚又別爲老帥。大人二字。僅司道普通稱呼。而知府加三品銜。無不大人矣。直隸州加四品銜。亦無不大人矣。「按劉永慶任江北提督時。要屬員稱大帥大人之稱。鄙夷不屑。」

蔡神童

蔣翁撰按學順天。八旗弟子應童子試者五百人。入泮六十餘人。旗下三十七。漢人二十六。脩撰語查給諫（培繼）曰。初謂旗下無文章。不意成章者二百餘卷。取之不盡。入泮外。尙有三十卷。皆遺珠也。第二名蔡某。係漕督蔡公（士英）之孫。侍郎（毓榮）之子。神童也。年十二。五經古文皆通。一日可就十餘篇。莫謂旗下無奇才。人泮滿洲六人。蒙古一人。破天荒矣。侍郎課子甚嚴。經史日有程。一失意。覆楚立旄。旗下課子如此。吾輩有子不致可恥也。

長白山

內大臣覺羅武等謹題。爲遵旨看驗長白山事。康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內大臣覺羅武。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首領臣耀色。一等侍衛臣塞護禮。二等侍衛臣索。奉上諭。長白山係本

朝祖宗發祥之地。今乃無確知之人。爾等臣人。前赴鎮守兀喇地方將軍處。選取識路之人。往看明白。以便酌量行禮。臣等欽遵上諭。於五月初四日起行。本月十四日至盛京。十六日由盛京起行。本月二十三日至兀喇地方。轉宣上諭於將軍等。隨查兀喇寧古塔及兀喇獵戶所居村莊等處。俱無確知長白山之人。僉云會遠望見。惟都統尼雅漢之宗族戴穆布魯原係採獵之人。今已老退閑。日稱我輩。原在額赫訥陰地方居住。我雖不曾躋長白山之嶺。曾聞我父云。如往獵於長白山。腳下獲鹿。肩負以歸。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此度之。長白山離額赫訥陰地方。不甚遙遠。我不知其他等語。因訪問雖不會至長白山。如赴額赫訥陰地方。水路幾日可至。陸路幾日可至。亦有知往額赫訥陰地方陸路之人否。據管獵戶喇大額黑等口稱。如乘馬由陸路前赴額黑訥陰地方。十日可至。如乘小舟。由水路而往。途中全無阻滯。二十日可至。倘遇水漲阻滯。難計日期。有獵戶喀喇。知赴額赫訥陰地方陸路等語。臣等隨議。每人攜三月糧而往。又思或三月糧盡。或馬匹倒斃。不能歸家。亦不可定。隨語鎮守寧古塔將軍巴海。可載一船米於額赫訥陰地方豫備。倘我輩米盡。以便於彼處取用。將軍巴海云。大船不能過松阿里河大險處。當即載米十七小船。至額赫訥陰地方豫備。臣等即擬於六月初二日起行。又思由水路而往。倘遇水漲阻滯。稽遲時日。不能即至。因與

噶喇夫額黑約我輩乘此馬匹肥壯。連山陸路往看。俟看過長白山回時。再由水路逆流而上。前赴額赫訥陰地方。約定臣等帶領固山大薩布素。於六月初二日起行。經過文德痕河。阿虎山庫勒訥林。那爾薩河。淖沱河。沙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水。敦林巴。京塔河。納爾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等處。及至訥陰地方。江干不意噶喇夫額黑乘小舟而行。半月程。遂七日齊至。因語固山大薩布素。我輩乘小舟。由江中逆流。前赴額黑訥陰地方。汝帶領官兵馬匹。由瓦弩湖河逆流而上。由佛多利河順流而下。前來額黑訥陰相會。約定遣發法後。臣等於十一日。至額黑訥陰地方。固山大薩布素等。於初十日已至。因前進無路。一望林木。臣等與固山大薩布素商議。令薩布素間散章喀達。與識路徑之喀喇。帶領每旗甲士二名。前行伐木開路。并諭如望見長白山。可將行幾日方得望見。有幾許路程。相度明確來報。我輩任二日亦即起行矣。隨於十二日遣發前行去後。本日據固山大薩布素。差人願素。前來報稱。我等別大人們行三十里。至一山頂上。望見長白山。不甚遙遠。似此有一百七八十里等語。又續差艾喀來報稱。先差人來後。又至一高山頂上。望見長白山。甚明。約有百餘里。山上見有一片片白光等語。臣等趁未有雨水之時。急往看驗長白山。因留噶喇夫額黑。督捕珠蚌。於十三日起行。十四日與固山大薩布素等。會於樹林中。揣摩開路前進。十

六日黎明聞鶴鳴處七聲十七日雲霧迷漫不見山在何處因向鶴鳴處尋路而行適遇路
蹊。由此前進直至長白山腳下。見一處周圍林密中央平坦而闊。有草無木。前面有水。其林
離住札處半里方盡。自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香木叢生。黃花燦爛。臣等隨移於彼處
住札。步出林外遠望雲霧迷山。毫無所見。臣等近前跪誦綸音。禮拜甫畢。雲霧開散。長白山
歷歷分明。臣等不勝駭異。又正值一路可以躋攀。中間有平坦勝地。如築成臺基。遙望山形
長澗。近觀地勢頗圓。所見片片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有百里。山頂有池。有五峯圍繞。臨水
而立。碧水澄清。波紋蕩漾。殊爲可觀。池畔無草木。臣等所立山峯。去池水約有五十餘丈。地
週圍寬濶。約有三四十里。池北岸有立熊一。望之甚小。其繞池諸峯。勢若傾頽。頗駭瞻視。正
南一峯。較諸峯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處處有水。由左流者則爲扣阿里兀喇河。右
流者則爲大訥陰河。小訥陰河。繞山皆平林。遠望諸山皆低。相視畢。禮拜下山之際。峯頭有
鹿一羣。他鹿皆奔。獨有七鹿。如人推狀。自山峯陸續滾至山下。間散章京畢。楊武里等駐立
之處。臣等不勝駭異。因思正在乏食。此殆山靈賜與。欽差大臣者。隨望山叩謝。收其七鹿。臣
等上山之時。原有七人也。自得鹿之處。退至二三十步。回首瞻望。又忽然雲霧迷山。臣等因
清淨勝地。不宜久留。於十八日言旋。回見先望見長白山之處。因雲霧濛濛。遂不得復見山。

光矣。二十一日。回至二訥陰河合流之處。二十五日。回至恰庫河。此河乃訥陰東流會合之所。二十八日。正行之際。適遇頒到敕旨。臣等不勝歡忭。捧讀敕旨。感激靡盡。當經叩頭謝恩。訖。二十九日。因馬瘦不堪馳驅。自恰庫河水路。乘小舟而歸。經過色克騰險處。岡白黑險處。噶爾漢險處。噶大渾險處。薩滿險處。薩克錫險處。法克錫險處。松阿里大險處。多渾險處。乘一葉小舟。歷此大江九險。得以無恙而渡者。皆仰賴皇上洪福之所致也。七月初二日。回至兀喇地方。又往看寧古塔等處地方。於本月十二日至寧古塔。備看會寧府等處地方。畢。於七月十七日。自寧古塔起行。八月二十一日。抵京師。臣等奉命於人跡罕到之處。創闢路徑。行於不見日色深林之內。無一日阻滯。得見長白山。皆我皇上敬念祖宗誠心感格神明之效也。緣係欽差事宜。謹疏奏聞。奉旨。長白山祖宗發祥重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永著祀典。以昭國家茂膺神貺之意。著禮部會同內閣詳議具奏。禮部覆疏。金史大定十二年。封長白山爲興國靈應王。明昌四年。又加封開天弘聖帝。明洪武三年。並去嶽鎮王公封號。止稱爲神。今本朝祭五嶽五鎮。俱稱嶽鎮之神。相應將長白山。封爲長白山之神。相擇吉地。建祠。照五嶽例。每年春秋二季致祭。祭祀所行禮儀。應用等物。亦照五嶽。今未建祠之前。應特遣大臣往封致祭。其封神祭文。及每年春秋二次祭文。交與翰林院撰擬。工部酌量題請。建

造祠宇成日始行春秋二祭可也。奉旨遣建祠致祭事宜著再詳議具奏。

康熙初年八旗僕婢自盡之多

主僕之分滿洲尤嚴。康熙初年大司寇朱公之弼疏言。臣見八旗僕婢每歲報部自盡者不下二千人。豈皆樂死。憑生哉。由其平日教不謹而養不備。飢寒切於中。鞭扑加於外。飲恨自盡。勢固然也。請赦刑部。歲終備造一年自盡人數。係某旗某佐領下某僕。注册呈覽。俾人短傲。惕而生全者衆。論如所請。

魏經國善啖

魏經國。正白旗人。少時供役大內。善啖。常苦食不足。請於管工大人。願夜以繼日。米亦倍支。一日夜漏下。聖祖偶出禁中。聞力作聲。問知其故。因命以米數升。作飯賜食。經國跪食盡之。知爲異材。擢用守備。累官江南提督。

蒙古土風

乾隆甲戌高宗詠蒙古土風十二章。曰乳簫。以皮爲之。平底豐下。而稍銳其上。持乳盛之。曰荒田。蒙古不講耘耨之法。俗稱靠天田。曰鄂博。累石象山家。懸帛以禱神。報賽則植木爲表。謂之鄂博。無祠廟也。曰草囊。食用諸物。盡納其中。或以行汲涉川。則挾之肘間。亂流以濟。或

謂之皮餽餽曰柴車。輪轅略具。以牛駕之。曰骨占。炙羊肩骨。視其兆。以占吉凶。曰馬竿。生駒未就羈勒。以長竿繫繩縻致之。曰兒版。禪兒臥版上。帶束其臂。倚袒廬壁間。啼則搖之。徙居則懸之。駝裝之後。曰灰筒。木削兩筒。編帶聯之。稍割其中。塗油而布以灰。作字畢。則拭去。更布曰竹筆。謂削竹木漬墨爲書。曰口琴。製如鉗。貫錢絲其中。銜齒間。以指撥絲成聲。曰轉經。以木輪貫鐵樞。集梵經於輪間。以手轉之。謂一轉功德。與持誦一過等。

陀羅呢經被

陀羅呢經被。蓋西藏喇嘛胡圖克圖所貢。質以內地綢緞爲之。上有梵字陀羅呢大悲咒。若二大圓圖。然字皆旋轉。由中達外。約十餘層。細極豪毛而明晰可數。凡親藩勳舊及大臣之被殊眷者。飾終令典。始得被賜。案梓宮用織金梵字陀羅呢黃緞衾一。織金五色梵字陀羅呢緞五。皇后至妃嬪亦皆用陀羅呢衾。陀羅呢緞。貴人以下。則待恩賜方准用。

賢婦寶守先集

時凱祭酒法式善。性嗜風雅。四方名彥。至京師者。無不攷詩彙之門。以詩文相倡答。祭酒善述甚饒。其藏書亦最富。祭酒沒。公子中書桂馨。賢而蚤世。中書夫人。照齋相國女也。守詩彙中遺書。扁籀牢固。相國歸自卜魁。欲觀祭酒所輯朋舊及見錄。約以母借它人。並先訂還期。

然後出。其憤如此。以一婦人拊柱清門。寶守先集。至斷斷於父女之間。索綽羅氏（相國姓）及伍堯氏（祭酒姓）兩家。門法善而道澤長矣。

不忘本

清朝初入關時。王大臣無不矜強善射。國語純熟。居久漸染漢習。多驕逸自安。高宗知其弊。凡射不中法者。立加斥責。或命爲賤役。以辱之。鄉會試必先試弓馬合格。然後許入場。故勳舊子弟熟習弓馬。金川臺匪之役。如明將軍（亮）奎將軍（林）皆以椒房世臣。用命疆場。高宗嘗曰。周以稼穡開基。國朝以弧矢定天下。何可一日廢武。滿洲舊旗。有命名如漢人。以鈕鈷祿氏爲耶者。益鄙之。亦深恐忘本故也。

山東巡撫國泰之笑史

乾隆末。國泰爲山東巡撫。年纔逾弱冠。風姿姣好。酷嗜演劇。在東日。與藩司于某。在署中演。長生殿。國扮玉環。于扮明皇。每演至定情窺浴諸齣。于以爲上官也。不敢過爲嬉褻。矧目科譚草草而已。演既畢。國正色責于曰。君何迂闊乃爾。此處非山東巡撫官廳。奈何執堂屬儀節。以誤正事。做此官行此禮之謂何。君何明於彼而闇於此耶。于唯唯。自此遂極妍盡態。唐突西施矣。國乃大快曰。論理原當如是。後國被錢南園所參。高宗卽令錢隨和坤往勘。使節

抵濟南。署中劇尙未闋。國聞報。倉皇易妝往見。面上脂粉痕猶隱隱也。

乾隆時僞皇孫案

乾隆庚子春。純皇帝南巡。迴鑾時。駐蹕涿州。有僧人某率幼童接駕。云係履端王次子。以次妃妬嫉故。襁褓時將其逐出。僧人憐而收養。至今成立。初履端親王諱永城。純皇帝第四子。出繼胤恭王後。其側福晉王氏。王素鍾愛。有他側室。產次子。上已命名。時王隨上之灤陽。而出。次子以痘殤。告其邸人。皆言爲王氏所害。事祕莫能明也。上亦風聞其故。故疑童子近是。訊其嫡福晉伊爾根覺羅氏。嫡妃言其子殤時。余曾撫之以哭。並非爲王氏所棄者。言之鑿鑿。上乃召童子入都。命軍機大臣會鞠。童子相貌端莊。頗敦重。坐軍機榻上。見諸相國端坐不起。呼相名曰。坤來。汝乃皇祖近臣。不可使天家骨肉有所湮沒也。諸大臣不敢置可否。侍郎保成時爲軍機司員。乃傲然近前。批其頰曰。汝何處村童。爲人所給。乃敢爲此滅門計乎。童子惶懼。言係樹村人劉姓。爲僧人所教者。其讞乃定。時人以保有雋不疑之風。事聞。斬僧人於市。成童子於伊犁。後又於其地。冒稱皇孫。招搖愚民。爲松相公筠所斬。然聞其邸太監楊姓者。云履王次子痘時。實未嘗殤。王氏暗以他屍易之。而命王之弄童薩凌阿負出邸。棄之荒野。嫡妃所撫哭者非真也。然則僧人之教僞童。蓋亦有所憑藉。非無因而至者也。

親貴於畿輔五百里內跑馬占圈

國變後滿洲入關諸親貴得於畿輔五百里內跑馬占圈以酬佐命之功。黎民苦之。畿縣龐果莊有嫠婦貧且老。挈一稚孫以居。一日其宅忽被圈去。迫令即日移出。嫠婦惶急無措。抱其孫倚門哭。鄉人聞而哀之。然皆無如之何。有邊大有者慷慨好義。里中少年懲惡之使出爲理論其事。大有慨然往不得許。且受侮而歸。怒甚。逕返其室取短刀出。其妻問之不顧。時來此跑馬占圈者凡五騎。大有持刀至。悉戮之。衆大驚怖。勸之逸。大有呼曰。邊某豈畏死耶。若逃去必累此孤兒寡婦。則哀之者適以害之矣。丈夫有罪不逃刑。死何足惜。卒自首論死。時稱爲義俠云。

七額駙

嘉慶時成德行刺。伺仁宗駕幸闕。明圍時。猝放一袖箭。一侍衛見箭來不及禦。輒以身覆御座。箭洞胸而死。是時七額駙在旁。急以兩手抱成德。衆侍衛羣趨持之。遂醢成德。相傳成德武藝侍衛中無有敵者。或於地中釘短柱一行。成德騰一足。去柱皆拔起。七額駙亦能之。然額駙止能搗七柱。而成德可搗至十二柱云。後駕幸木蘭打圍。羣臣方馳逐。有一熊突至御前。連傷侍衛數人。七額駙向前與熊手搏。良久爲熊擒去。坐身下不得脫。額駙急屈右足。

竭力跌熊去。仆於山足。糜爛而死。然其足自是跛矣。

車王

嘉慶癸酉林清之亂。親王某。以事前知而不奏。革爵。本支無人。得族屬中一人請襲。固嘗執鞭市中者也。時人目爲車王。

縣令腐氣

琦中堂善。乃滿人中之稍解事者。年僅踰冠。卽膺疆圻任。嘗督某省。有試用縣令二人。一截取一大挑班也。初到省。衣冠樸舊不整。酸氣可掬。投刺入督轅。不候傳呼。直趨入花廳內。對坐論經史。侃侃有聲。內巡捕官。方欲屏去之。琦在廳後私聽其言論。頗嘉賞焉。戒巡捕勿聲。琦出。二人不知琦之年少也。曰我輩來謁大人。候之久矣。煩後生家入內。爲我請之。琦微笑。曰二位老先生。我卽琦某也。二人慌忙下拜。談次。卽求賞差使。琦曰此易事。請俟明日。越日果傳二人入。命各教授公子讀。二人請曰卑職在家。教半生書。今一行作吏。復膺此任。不猶然故我耶。琦曰汝姑先安之。不數日。二人又請委缺。琦又曰此易事。請俟來月。越月琦忽出部文。示二人曰二位老先生。缺在是矣。二人閱部文愕然。則琦已將二人咨部。改就教職。須卽回籍。赴某廣文任也。一時閩傳其事。咸稱琦待彼輩。和而不迫。然已惡作劇矣。

總督傲態

道咸間。某公督兩粵。舟至廣州。屬員來迎。故事。凡迎上官者。應跪遞手。本然上官大率謙不致當。聞者入白。上官輒命曰。免。諸屬員因卽不跪。某公性極傲。接帖門子入白。良久。未命。免。屬員跪下不能起。相顧羞怒。更見某公自船艙中。挾二妾出。指兩旁屬員曰。是皆來迎我者。入署後。凡榜員入見。跪拜之傾。某公竟倚胡牀。不爲禮。適某太守以部曹改捐知府。指省粵東。將謁督員。或告以某公傲狀。太守不之信。及入謁。則某公翹一足倚胡牀。果如人言。太守忿甚。忽思得一計以劫之。因起立垂手。謹白事。卑職頃自京來。有面回事。某公意必有要津。傳語。不覺起坐聽所言。太守曰。無他。只問大人在京。陛見皇上時。皇上舉止何如。某公聞言。悚駭。唯唯。無以對。與太守分坐。接談如禮。自是驕態盡戢。不復如前矣。

旗人生計之窘迫

咸同以降。北京旗人生計之窘。難以言喻。與臺廝養。大有人在矣。某部郎辛丑回鑾後。新錄一團人曰。三兒。其人面目犁黑。飽飯善鬪。每當駕車疾駛。或與他車角逐。三兒肆口漫罵。或以鞭撻行道之人。人亦稍稍讓之。似審三兒者。某度係團人僭輩。亦不之疑。一日赴友人宴。車至大柵欄。忽有怒馬自後來。錦鞍玉勒。望而知爲貴介。三兒車橫互在前。不之讓。騎者自

後叱之三兒略一回顧。故緩車行。騎者大怒。策馬繞出車前。方舉鞭欲擊。三兒忽笑語曰。老七。汝恕湯臉。便不怕我耶。騎者熟視。卽下馬屈一膝曰。原來是三爺。忽促間開罪。幸乞見恕。言畢。牽馬旁立。爲狀甚謹。車去乃行。某大慙怪。騎寓窮請所以。三兒曰。吾宗人府籍。驩者吾姪輩行耳。復詰其名及世職。堅不肯言。翌晨善言遣之。

杭州駐防

丁丑六月間。杭城自荆州調來之駐防旗人。因至某茶葉店。小故口角。忽糾衆滋事。毆傷近二十人。於是市人洶洶。自鼓樓至鹽橋。皆罷市。仁和錢塘兩縣令出爲謝。乃始開市。時衛靜淵中丞方護撫院曰。狼戾如是。是不可長。遂直奏其事。以爲杭人官京者。合辭揭參。於是朝廷震怒。命漸撫嚴辦。乃將爲首肇事之人革去馬甲。贖若干下。且以木籠囚之。自是旗人稍斂跡。

初杭城初駐滿營。時滿人住城中者。遇婦女乘輿過。每迫令停轎。捏手拵足。無所不至。杭人患之。於是紳士告諸巡撫。巡撫督諸將軍。嚴軍假他事。出至某處。易小轎。離四面。露手籠外。纖指長爪。儼若婦女。入滿營中。諸無賴果令停轎。捏手則將軍也。大駭。欲返走。將軍大怒。命執至署。枷責有差。自是此風稍戢。此事或云卽巡撫所爲。（又按明時杭之富人。

悉住西坡。故清初特圖爲八旗兵下住割之所。然漢人苟不喜之。或建議爲營中屋宇。應仿兵房之式。於是高大之屋。一時毀去。俾滿人不得居住云。

列帝神勇

盛京實勝寺。藏太祖甲冑。數人舉之弗能勝。太宗所貽弓。壯士不能開。矢長四尺餘。又盛京長寧寺。有奔騰太宗所御衣冠。今乾清宮。有尊藏太宗戰圖八冊。又聞聖祖能挽十五力弓。用十三握長箭。三百斤石上復置一石。手能舉之。常以三眼神鎗刺虎。自沖鋒卽位後。計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獠十。舉鹿十四。獾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圍場。隨便射獲諸獸。蓋不可勝紀。

貴胄學堂

貴胄學堂學生。須皆王公貝勒。宗室子弟。故其膳須極豐厚精美。人設一廡。日需庫平銀七八兩。稍不遂意。卽遭呵叱。甚者且飛盆擲碗焉。總辦教習。皆爲學生之奴隸。呼往賜茶。准命是聽。學生每日到堂。須由教習遣人往請。有請至回五次。至午刻始蒞止者。抵堂卽索午餐。餐畢。舉場長竟去。並不上課。亦有偶當與至。入講堂。高唱京調一齣者。故時人擬之爲安樂園云。

鐸洛崙之笑柄

旗人鐸洛崙者。光緒中官山東糧道。以徵糧苛急。民怨次骨。一日鐸因公出省至齊河。渡河而北。日暮行曠野中。土民忽結隊百餘人。持刀棍來。從者以爲劫賊。皆踉蹌走。獨鐸一人坐輿中。喝問你們都是幹什麼來的。民不答。徑捧鐸輿中出。叱使伏地。釋其縛。遷鐸役所執大杖。杖之八十。臂肉盡脫。杖畢。委之去。鐸以是革職。十餘年。復發緣官某省鹽道。值書院月課。榜發。監院官以獎賞銀詩。鐸援筆徑批第一人十兩。故事鹽道缺最窘。月課第一人。獎銀不過二兩。監院以舊例告。請減。鐸啞然曰。咱們在城裏時。偶向石頭胡同。口袋庭。聽姑娘們唱一支小曲。也要賞他個四兩頭。這人花花綠綠的。寫了這七百多字。請師爺們念與我聽。也怪有調門兒的。難道就不直十兩頭嗎。

瑞激

瑞心如制軍庚子年。方官刑部郎中。會拳匪亂作。兩宮西狩。某欲避難津門。苦不得川資。倉猝間爲日軍所擄。合作苦工。某自承係職官。不耐操作。傍有人曰。是滿人。可使牧馬。及持槍。冀矢黎明而起。操作甚苦。少輟則鞭箠從之。適某大尉欲覓漢人能書寫者。制軍遂爲書自薦。大尉錄之。未幾。聽軍去京城。大尉以某善伺人意。頗行。薦之於其國公使。仍充書寫。會某

公使與慶王晤。譚慶邸徐言外交人才之不易。公使乃曰。人才自有。惜無用之者。卽如現在我處之某部郎才亦可用也。慶默記之。言於樞臣。謂某人爲公使所賞。必非凡品。樞臣又以慶言。或有所假借也。爭欲羅致。未幾擢海關道。三遷而至總督矣。

庫兵肛門納銀

戶部各差。以銀庫郎中爲最優。三年一任。任滿貪者可餘二十萬。至廉者亦能餘十萬。其下司庫書役人等。無不肥美。皆滿缺。無一漢人也。其中尤以庫兵一項爲諸役冠。亦三年更替。亦皆滿人。雖有漢人亦必冒滿名。役滿人可餘三四萬金不等。每屆點派時。行賄於滿尙書及尙書左右。一兵須費六七千金。賄託既定。然後滿尙書坐大堂。如演戲然。唱名派充。派畢衆兵稽顙謝。一兵出。必有拳師數人圍護之。恐人劫也。蓋無力行賄之兵。以及地棍等。彙集數十人於大堂階下。見兵出。卽乘其不備劫之去。囚於家。並不加害。或三日。或五六日。必使誤卯期而後釋。蓋一誤卯。卽須另點矣。被劫者必多方閔說。贈以數千金始已。景濂爲戶尙時。正點派間。忽一兵爲人劫去。景熟視若無覩。不敢發一言也。卽退堂傳諭明日重點。蓋爲被劫者轉圜地也。每三年一次。僅四十人。既上卯。則逢開庫日。卽入庫服撥運之役矣。每月開庫堂期九次。又有加班堂期多少不等。計月總有十四五次。或收或放。出入累千萬。每一

兵月不過輪班三四期。每期出入庫內外者多則七八次。少亦三四次。每次夾帶卽以五十兩計者四次亦二百矣。月輪三期亦六百矣。而況決不止此也。庫兵入庫。無論寒暑皆裸體。由堂官公案前魚貫入。入庫後。內有官製之衣褲。取而著之。撥運力乏。可出而稍憩。出則仍赤身至公案前。兩臂平張。露兩脇。勝亦微跽。更開口作聲如鷄鳴然。然後至彼等休憩室焉。所盜之銀則藏肚門中而出。聞之此中高手。每次能夾江西圓錠十枚。則百金矣。庫門前一矢地。有小屋一間。懷糊工整。門戶嚴密。距窗二尺。皆以木粉圍之。此乃庫兵脫衣卸贓之地。以木柵護之者。防人近窗窺伺也。爲數既多。其運出之法更巧。蓋京師甚貴塵上。每逢庫期。必備清水灑塵。庫兵乃置夾底水桶。藏銀於中。俟堂官散後。從容提桶而出。郟文恪世長畧戶尙時。忽見一桶底脫而銀出。不能不問。隨卽鎖拿庫兵數人。將於次日奏參嚴訊。人謂之曰。爾將興大獄乎。爾不顧身家性命乎。無論大獄不可興。卽若輩皆亡命徒。拚出一人認死罪。而半夜刺公公何處呼冤者。文恪乃含糊了事。慮異哉。刑傳庫兵之藥。各世其家。年少時須覓瘰毒之具而淫之。繼則用鷄卵裹蒜油探討之。以次易鷄易鵝。久之門戶加大矣。更用鐵丸塞之。能塞一兩重之鐵丸十枚。則百金不難矣。十枚者甚鮮。六七枚者。則普通之塞也。故凡庫兵所盜。皆江西錠爲多。江西錠光滑無稜。俗所謂粉滾錠是也。其肛之嫩者。則用豬

醉浸。裹裘而寒之。故庫兵至老年。無不患脫肛痔漏。以其納銀太多也。

滿人吃肉大典

凡滿洲貴家有大祭祀或喜慶。則設食肉之會。無論識與不識。若明其禮節者。即可往初不發。倘延請也。至期。院中建蘆席棚。高過於屋。如人家喜棚然。遍地鋪席。席上又鋪紅氈。氈上又設坐墊無數。客至。席地盤膝坐。墊上或十人一圍。或八九人一圍。坐定。庖人則以肉一方。約十斤。置二尺徑銅盤中。獻之。更一大銅碗。滿盛肉汁。碗中一大銅勺。每人座前。又人各一小銅盤。徑八九寸者。亦無醬之屬。酒則高粱。傾於大磁碗中。各人捧碗啣之。以次輪飲。客亦備醬。煮高麗紙。饅頭。手刀等。自片自食。食愈多。則主人愈樂。若連聲高呼。添肉。則主人必再三致敬。稱謝不已。若並一盤不能竟。則主人不願也。肉皆白煮。例不准加鹽醬。甚嫩美。善片者。能以小刀割如掌如紙之大片。其肥瘦而有之。滿人之量。大者。人能至十斤也。主人並不陪食。但巡視各座所食之多寡而已。其儀法。則主客皆須衣冠。客入門。則向主人半跪道喜。畢。即轉身隨意入座。主人不安座也。食畢。即行。不准謝。不准拭口。謂此乃享神餘。不謝也。拭口。則不敬神矣。

旗主旗奴三則

凡各項包衣並小五處旗人。或奴籍。或重臺。例不得與宗室爲羅抗禮。若不得已。必先半跪請曰。求賞一坐。然後坐。方爲合禮。每有旗主貧無聊賴。執賤役以餬口。或爲御者。或爲襄車槓夫。或爲掃屑者。（京師市上有一種人。專以肩背爲人家搬運雜物。爲之掃屑。）若途遇其奴。高車駟馬。翎頂輝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車代其役。奴則再三請安。解屨纏以賄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貴者。甚畏見其貧主也。

嘗聞道光間有旗人官兩淮運使。其妻與揚州知府妻往來。知府漢人也。一日知府妻欲宴運使妻於署。以不諳待滿人禮。覓一滿婦爲陪客。適查同城官眷。惟參將標下中等守備係滿人。且世家子。遂往拜致意。守備妻慨允之。屆期。盛筵以待。守備妻絕早至。日中運使妻至。守備妻據坑南面坐。傲不爲禮。主人訝之。運使妻一見。卽雙膝跪安。守備妻曰。今日主人賞爾飯。不必拘禮。可坐下。運使妻又雙跪謝。然後坐。及席設。知府婦推運使妻首坐。守備妻曰。今日我在此。彼不便坐。我代坐可也。運使妻爲之送箸斟酒。侍立於側。若奴隸然。守備妻曰。爾不可搗主人盛情。權坐下同啖可也。又請雙安始就坐。局促至不敢舉箸。而守備妻則舉箸。案大啖。席散客去。守備妻欣欣然。運使妻悻悻然。知府妻則皇皇然。不明其故。繼聞人言守備妻爲旗主。運使妻旗奴。奴自不敢與主抗禮也。知府亟趨謝罪。而運使終以此存芥蒂焉。

又道光朝大學士松筠秉政。上甚倚重之。忽請假數日。上不之異也。次日軍機召見奏對畢。上忽問曰。松筠何事請假。一滿軍機對曰。因該旗主家有白事。(滿人謂喪事爲白事)松筠照例前往當差。上曰。汝往視之。如無甚要事。可命其早日銷假。滿軍機銜命往。至則松筠摘纓冠。身白袍。坐大門外。司鼓滿軍機傳旨訖。次早。面奏情形。上大怒。謂該旗主有意侮辱大臣。卽日降旨。撥松旗。免其奴籍焉。

遼東風俗

遼東民風樸實。雅尙禮數。十年前。待客尤有古風。旅人投宿。無拒絕者。接待殷勤。儼然家人父子。食宿而外。瀕行必贈餼糶。近以人心不古。盜賊充斥。致居停主人。亦不敢濫於接待矣。遼俗。客至均延入臥室。主婦必出禮客。室中兩面皆炕。速客登炕。盤膝時。不可去履。雖泥污坐褥。弗顧也。去之。則主人怒爲無禮矣。又好蓄童養媳。往往子纔數齡。媳已及笄。舉家同宿一炕。致新臺之詠。時有所聞。亦滿洲陋俗也。

羊肉販子

咸同間。僭忠親王以善戰稱。而孔武多力。昭代懿親中。實罕其匹。性尤喜接士。輦轂之下。凡有挾藝至者。罔不以禮羅致。所居邸臨通衢。其西爲市集。自晨至夕。肩販擔負。往還雜沓。不

一而足。有販羊肉者。其人爲回子。藍睛高鼻。狀至弗類。門者每晨起。必見此販者。登其羊肉。獨驗之。小車自府前踰西。日夕則返。率以爲常。一日販夫返自市。過府門。日尙未曉。憩焉。門前舊有石狻猊。高二高五尺。左右踞。被髮怒目外視。道路過者。暮夜必以淨。是日販夫卽履此門。右狻猊之石以立。立時出其腹中所持之短煙桿。實煙滿其斗。燃火柴吸之。且吸且自狻猊口中擦其所啣丸。續續弄之。丸受弄。鹿盧轉。聲鏗鏘不已。半响。願謂門者曰。聞人言王爺嗜武藝。門下力士如銀。今居府中者。凡幾人。其藝又何若。門者鄙其人。置弗答。販夫數數言。門者厭之。走入。有頃。門者出。則販夫已起去。而門右之石狻猊。忽易而裏向。大怪。視視。左左亦如之。心知販夫弄已。濯爲下見。或且獲戾。乃急召健者六七人。反之。頗干邪之聲。達於堂奧。而所舉曾不能以方寸。六七人者。力且索。乃相顧益大譁。交口寄販夫。正喧聒間。王自外呵導。回見狀。問故。門者嚙嚙以告。王曰。其人今安在。曰。去已久矣。明當復來。王曰。來卽止。以聞。明日。販夫果至。門者走白王。王獨身出中門。立而面販夫。卽指左右石狻猊。謂曰。是而所爲耶。販夫惶恐伏謝。王曰。無畏。而果多力者。更爲我復之。吾不汝罪也。販夫起。乃揜其垂破之衣袖。趨而之門右。側身薄後狻猊。屈其右足。令身少蹲。徐乃自後狻猊腹下。插右臂入。肩以起。旋之。令如青所尙。始稍稍安。諸地。畢則更趨而左。不半响。左者亦安置如前。王大稱善。既

而見販夫車上疊疊載羊肉。因願語門者爲市二斤。其時京師肉價低。羊肉斤不過錢三十而足。門者支錢出。王自門者手中索得之。撐以二指。伸手以投販夫。販夫直前取。觸錢錢轟立如小銅砲。指下上抵。兀然不得動搖。乃駢四指握而撼之。弗勝。則拔以兩手。最後乃脫其挽車之鞞。貫而負之以肩。爲狀殆如繹夫之曳巨筏。願終夫雖俯其躬至地。而筏仍勿進。但見王略一振臂。手背藍筋條條露。兩指益弩張。中空似半月。此數十個之青銅錢。不勝屈指之壓迫。乃自指間格格作響。販夫所負之車鞞。爲年已久。勢且垂朽。而用力過猛。亦時時有裂聲出於腦後。販夫流汗被額。不自知其鞞之將絕。仍彎其腰。悉力前曳。王懼其傾仆。勢且破腦。乃疾呼止之。販夫既止。旁立牛喘。王笑而與之錢。販夫得錢數之。則錢十九齋粉。乃大駭服。立跪伏王前。讚王神勇不絕口。王出布二端。錢十貫賜之。販夫拜謝而去。此同治初年事也。

有裨實用之清語

清朝入關以來。從龍舊裔。大都漸習華言。若漢臣則雖號稱博雅之人。亦未必諳曉國語。擇其有裨習用者錄之。安巴堅大理也。伊喇黍也。錫里選拔也。希達門簾也。色珍車也。唐古百數也。穆濟大麥也。赫德渣滓也。罕都稻也。洛索極濕雞耕地也。貝勒管理衆人之稱也。尼楚

赫珍珠也。布希膝也。又去毛鹿皮也。尼堪漢人也。巴圖魯勇也。拉里爽利也。布達飯也。呼沙呼鷓鴣也。薩都拉結親也。鄂爾多宮也。圖喇柱也。安圖山陽也。巴延富也。赫嚕車輻也。幹氣味也。果實疼愛也。烏珍重也。舒魯珊瑚也。霞哩斜眼也。呼嚕手背也。札克撒震也。伊勒希副也。按班大臣也。烏珠頭也。實勒們鶴子也。愛滿部落也。瑪粗也。蘇庫皮也。尼瑪哈魚也。阿勒錦聲譽也。和勒博聯絡也。伊徹新也。實納亦新也。察喇注酒器也。吉勒展怒泰費音太平也。納地也。巴納地方也。沙克珊狡猾人也。善延白色也。索理姜黃色也。達勒達隱避處也。瑪魯瓶也。聶赫鴨也。伯特才力不及也。卓哩指之也。和卓美好也。愛新金也。蘇赫斧也。雅勒呼肉槽盆也。亦大槽盆也。達爲首之稱也。烏達買也。烏嚕是也。佛伸柄也。準布提撕也。達春敏挂也。尼嚕罕畫也。塔哈客也。達掄飲馬處也。錫津釣魚絲線也。博勒和潔淨也。瓊楚冰牀也。舍音色白也。幹罕袖頭也。瑠和海白魚也。阿達奇鄰也。尼雅滿心也。齊喇嚴也。哈蕃官也。桂齊善也。阿蘇網也。已上皆滿洲語。特里袞爲首之謂也。圖魯卜形勢也。託果釜也。舒蘇高梁也。索多烏翅大翎也。道喇下也。諳達夥伴也。特哩齊整也。徹伯爾廉潔也。保喇雄駝也。巴圖堅固也。鄂勒哲壽也。錫寶齊養禽鳥人也。集賽輪流值班也。和爾果斯牧地遺失也。齊蘇皿也。哈喇黑色也。哈斯玉也。達爾罕凡有勤勞者免其差役之謂也。察納那邊也。伊嚕淨也。布哈

犍牛也。果勒河也。特穆爾鐵也。雅克詰實也。喀喇黑馬也。庫庫青色也。齊達勒勤也。伊克大也。德勒衣也。丹有也。岱亦有也。台亦有也。伊燕九數也。察罕白色也。博囉青色也。額森平安也。阿爾花紋也。尼格一數也。納奇錫絨線也。羅下科淖泥也。博爾濟二輩奴也。和必斯柔器也。都哩式樣也。獸色器械也。博果岱麥也。塔齊兒瘠地也。和琪城也。永和爾絨也。和遜空也。伊齊鋒刃也。圖裂圖有柴也。阿穆爾安也。烏蘭紅色也。準東也。阿薩爾圖也。珠古厚也。摩該諾也。博果密包裹也。瑪勒門有牲畜之謂也。瑪勒牲畜也。切齊爾全剛也。達納管也。色辰聰明也。庫魯克超衆也。布延福也。格根明也。特古斯全也。布爾罕佛也。察克時也。蒙古臺有銀也。烏德美途也。多羅岱七數也。筆且齊寫字人也。札爾古齊斷事人也。賽音好也。亥深也。巴克實師也。濟燕顏色也。特爾格車也。伊遜九數也。岱爾牡鹿也。札達石也。札拉爾帽纓也。特穆津鐵之最精者也。奈曼八數也。索諾木納木結有禱人也。噶布拉天靈蓋也。諾摩罕模實也。蘇蘇勒巴敬也。達噶噶齊頭日也。鴻租爾黃色也。拜珠存也。索納勒教化之化也。哈陶剛也。阿寶克利也。婁龍也。都爾蘇規模也。台哈長毛也。圖們萬數也。納琳紬也。阿巴齊行圍人也。多羅七數也。尼古勒罪孽也。珠格爾爾問故也。額蘇恰梵天也。拜達勒形像也。奇塔漢人也。伯奇堅固也。薩巴器四也。呼喇楚積聚也。浩爾齊吹箱人也。和斯雙也。茂不善也。克喀野

外也。哈布爾春也。克特火鑪也。塔斯性烈也。伊札爾根源也。拜不動也。諾音官長也。實古納
審問也。達蘭七十數也。阿嚕岱山陰也。蘇嚕克牧羣也。奎騰冷也。都古爾濟盈滿也。克埒木
牆也。諾海犬也。阿固岱寬也。烏蘭巴爾紅虎也。哈喇婁黑龍也。錫里濟選拔也。已上皆蒙古
詳語。褒理事官也。迪里頭目也。薩勒迪甲也。珠克房屋也。已上皆索倫語。伊實智慧也。達什
吉祥也。札實亦吉祥也。多爾濟金剛也。帕克斯巴聖也。僧格獅也。昌酒也。通飲也。諾爾布財
也。蘇隴守護也。裕勒地方也。綽爾濟法師也。鄂特色爾金光也。敏珠爾無違之謂也。額琳沁
寶也。佐特庫也。濠長也。藏布美好也。雲丹才也。索諾木福也。策喜也。貝實勒琥珀也。衆密克
智慧眼也。足克馘首飾也。古爾帳房也。嘉勒幹勝也。札巴徒弟也。默火也。沙肉也。明埒好名
也。棟棟礫也。阿五數也。年妙也。圖沁大力也。綽斯法也。安布不善之謂也。古拉身也。納克楚
黑水也。嘉木陽文殊菩薩也。已上皆唐古特語。夫稽詢故實。必先由語言文字入門。抉擇登
載。殆不過千百之什一。宏雅之士。或有以引其緒也。

行裝佩飄帶荷包之原始

士大夫奉使行役。多著缺襟袍。卽會典所謂行袍也。行裝多佩荷包。飄帶亦曰風帶。會典稱
爲粉。行袍之粉。宜以素布爲之。視常服帶微闊而短。滿洲松湘圍相國嘗於扈從時語同列

曰。君等知荷包。佩粉。所由始乎。我朝初以馬上得天下。荷包所以儲食物。爲中途充饑之用。佩粉所以代馬絡帶。恐帶偶斷。則以粉續之。其初皆用布。今施之禮服。乃飾以綢耳。觀此知行裝荷包。亦應用布。而開國諸臣。披荆斬棘。隨風沐雨之勤勞。卽一物一名。已堪觀感也。

行在貢獻

歲當夏秋之交。上嘗巡幸口外。康熙四十七年七月。駕至索爾哈濟。有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鷓一架。青翅蝴蝶一雙。上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回奏。生穹谷山中。鷓能擒虎。蝶能捕鳥。天顏大喜。賜以金而遣之。又駐蹕郭哈密圖七立。有索和諾蛇哈密。獻鱗草一方。奏云。此草產於鳴鹿山雷風嶺。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枚。必俟千月乃成。非遇聖朝。不易呈瑞。

蒙古詐馬戲

上每歲行獵。非特使旗兵肄武習勞。實以駕馭諸蒙古。使之畏威懷德。再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上至熱河近邊。諸蒙古王公。例來迎謁。秋八月。萬壽節行宮。演大戲十日。蒙古王公皆入宴。兼賜蟒緞諸物。行圍兵一千三百名。皆蒙古也。每行圍。質明趨事。其王公侍上左右。聽指揮。惟謹。十餘圍後。必諏日進宴。上親臨之。是日設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以款隨駕之王公大臣。奏樂多絃。索極可聽。又陳布庫詐馬諸戲。布庫不如御前人。而詐馬乃其

長技也。其法驅生駒之未羈勒者千百羣。令善騎者持長竿。竿頭有繩作圓絡。突入駒隊中。駒方驚。而持竿者已纏繫駒首。舍已馬。跨駒首。以絡絡之。駒弗肯。輒蹙蹙作人立而蹙。騎者夾以兩足。終不下。須臾已絡首。而駒即帖伏矣。此皆蒙古戲。以供客賞者也。歲歲如此。不特上下情相浹。且馴而習之於驅策之中。意至深遠也。又喀爾喀四大部地最遠。每歲則以一部來入覲。上雖歲歲出塞。而其部須四年一覲。若間歲一出。則其人覲須八年矣。此又馭喀爾喀之長計也。

木蘭物產

木蘭在熱河東北三百餘里。本蒙古地。康熙中近邊諸蒙古獻出。以供聖祖秋獵。今每歲行圍。大約至巴顏溝。卽轉而南。不復北矣。巴顏蒙古語謂富也。其地最多鹿。故云。山多章。惟興安嶺稍有樹。全湯莊爲熱河總管。嘗奉旨採木於木蘭。謂闕北云。巴顏溝之北多大木。伐之從羊腸河流出。熱河宮殿材。皆取給於此。有落葉松。蓋氣益寒則松葉亦落矣。木蘭出產菇。最佳。每秋獮駐營後。土益肥。故所產尤美。俗呼銀盤蘑菇。取其形似。非也。蓋營盤之說爲銀盤耳。地有鼠。土疎而墳。一鼠在土中穿突。土氣高起如環。馮北初入木蘭。見遍地皆塚。疑此中無人居。何得有此。後在戎帳中。日將暮。坐褥前尺許地漸墳起。疑爲異事。袁總谷謂勿怪。

此有鼠在其下也。明早再入視。則高尺許如塚矣。然後知向所見皆鼠宅也。野雞味最鮮。初在草中。爲人馬所驚。輒飛起。然飛只在兩山間。不能越山而過。力竭則撲而下。入草中。尙能衝十餘丈。過此則以首伏叢薄。不見人。卽自以爲人不見矣。俯而拾之。尙活。數十錢卽買得。故可烹湯以待雞之至也。凡水陸之味。無有過此者。土人云。木蘭中多秦松子。野雞食之。故肉尤美云。

嗜麵

滿人嗜麵。不常食米。種類極繁。有炕者。蒸者。炒者。或製以糖。或以椒鹽。或作龍形。蝴蝶形。以及花卉形。另有一種。中有肉餡。此外有醬數種。又有綠豆糕。花生糕。數事。配以糖製之湯。

崇奉堂子

崇奉堂子。爲愛親覺羅氏。特有之習慣。凡遇戰役。必先祭之。其神何名。無知之者。且祭獻之禮。絕謫。往往不肯宣布。世皆強解之爲祭天。謂卽古者天子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禩之意。其實不然。昔有范生者。遊滿洲之遼陽城。見一古剎。欲入觀之。門者不許。謂欲瞻禮。祇可在門外焚禱。不得闖入。范生欲窮其異。與門者商。強而後可。乃至剎內。見塑像二。長各數丈。一爲男子狀。向北植立。一爲女子狀。南面抱其頸。體皆赤。態甚萎。問之土人。皆以公佛。

母佛呼之。(見三岡識略) 愛翹覺羅氏所奉之堂子。蓋亦若是焉爾。是特有之習慣也。

滿人遺俗

滿洲地處東夷。本女真遺種。行爲野蠻。風俗乖謬。多有爲我人夢想不到者。如若祖若父。七十不死。子孫則不願贖。自亦無須於世。卽倩喇嘛唸經。經畢。乃備豐饌與食。名曰饗神。食終或坐空齋。餓死。或赴舍身崖。墜崖而死。又有一俗。人死後。赤尸露體。敷以牛油。懸之林杪。投之幽谷。以招鳥獸之食。食盡。則戚族相質。剩有殘餘。謂此人生前罪惡大。上帝不收。必再倩喇嘛唸經。再敷牛油。務求食盡乃已。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及入關之後。始被聖教澤化。此風稍戢。然聞之故老傳言。尙有所謂拜堂子者。據云。堂子。係一猙獰牛鬼蛇神偶像之廟。滿洲官書記載。大淪可汗。出師必拜之。神作獸形。人身。圓眼。頭有支角。如鹿狀。口銜足踏。皆人項懸。鬚。腰纏綢帶。長約二丈餘。狀極可怖。華幔低垂。莊嚴無比。實邪教中壓勝術也。可汗往拜。致爲恭謹。嗣見風俗考。記載。政王世祖仍拜之。凡滿洲蒙古。天山南北。及口子外歸者。咸能言之。又述伏臘。帝祭灶。亦雜謔。觀音。達摩。尤爲所誦奉。每於日中豎一竿。向之膜拜不已。口并喃喃作語。則不知是何取義矣。

堂子淫祀

清祀堂子等諸郊。天每元日及出師必先祭堂子。其神有所謂武篤貝子者。考滿殿元日堂子祭儀。享殿內奉朝祭神位於東。夕祭神位於西。與前設案二。每案陳香碟。朝夕守上香。總管大臣率諸王長史詣園殿各依序懸楹帛二十有七。先一日所司立杆殿正中右座。祭日懸黃旛采繩。綴五色綵百縷。楹帛二十有七。其神杆分六排。排六分。皇子神杆立於座前。親王郡王貝勒貝子輔國公鎮國公各按排建立。按都陽縣源曰。堂子園殿之神亭。皆以月首祭。其神名紐歡。臺吉武篤貝子。祭時總管大臣一人。冕冠脫鞋入。懸祀叩首。

滿語

滿語以天子爲慈。卽古稽克汗。慈汗音相近。貝勒爲王。昂邦爲臣。哈番爲官。馬法爲翻譯。以漢音。文義原無他異。姐姐爲革革。姐夫爲厄夫。革革卽格格。厄夫卽額駙。今爲公主駙馬。其義亦易曉。院子爲花。花額同音。今爲禁衛之稱。豈取院子近身奉侍之義乎。

稱名不列姓

滿洲稱名而不列姓。哈刺庫不稱李。皇朝積侵不稱祖。從滿洲例也。今有滿洲其名。又列漢姓。連至四五字。兩無可取。可異也。又滿洲所有者。乃有其稱。如珂瑪瑪。瑪瑪。果檉。檉。鷄。鷄。稜。稜。等。彼地所無。仍同漢語。譬四方土音。稱名各異。齊以中原正音。始可施之文告。福建安徽土音。

尤難辨於滿洲。不可以對公府施文章。今以滿洲之稱。加官號。豈非以土音施文字乎。

滿洲跳神儀

八旗長白舊族宗室王公家。每祀神前一月。於神房敬造旨酒。用黍米糟過。如江南造酒式。前三日。每日朝暮獻牲各二名。曰烏雲。（即引祀也。）前一日。敬製糕餅。用黃黍米以椎擊碎。然後蒸饋。名曰打糕。每神前各置九盤。以爲散獻。大祀日。五鼓獻糕於明堂如儀。俟使歸。主人吉服嚮西跪。設神幃窗東。供糕酒素食。中設如來觀音關聖位。巫人（用女使）吉服舞刀祝詞曰。敬獻糕餅。以前康年。主人跪擊神版。諸護衛擊神版。及彈弦擊月琴以和之。其聲嗚嗚可聽。巫言歌畢。念祝詞。主人敬誦畢。叩首與司香。請如來觀音二神位出。戶牖西設龕南嚮。以供奉之。司俎者呼進牲。主人跪。家人皆跪。巫者前致詞畢。以酒澆牲耳。牲耳。屬司俎者高聲曰。神已領牲。主人叩謝。司俎者揮扈人進。割牲煮烹。及孰薦。還牲肉。最清者爲醴。供神位前。主人再拜。調巫人致辭。主人叩畢。巫以褻馬吉帛進。巫者祝如儀。主人跪領吉帛。付司牧者。叩興。始聚宗人分食。昨。禁令肉不許出戶。庭中諱言死喪事。賓至。主人迎送。不出庭門。暮供七仙女白山神。遠祖爺祖位。西南嚮。以神幕隱蔽窗。誌幽冥之意。舞刀進牲。祝詞如朝儀。惟伐銅鼓作淵淵聲。祝詞聲調各異。次早設位於庭院前位北嚮。

主人吉服如儀。用男巫致詞。舉以米甒揚趨退。主人叩拜。牲肉皆剖爲蘗。和稻米以進。名曰幸天還願。再明日爲神位祈福。供以餅。餅以五色縷供神前。祝辭畢。以縷繫主人胸前。爲受福。三日祭乃畢。長白滿洲舊族。近興京城者。祀典禮儀皆同。惟舒穆祿氏供上帝如來菩薩諸像。又供貂神於神位側。納蘭氏則供羊雞魚鴨諸品。巫用銅鈴繫腰。跳舞以鈴墜爲宜。男兆蒙古跳神用羊酒。輝和跳神以一人介冑持弓矢坐牆堵。蓋先世有劫祀者。故豫使人防之。因沿爲制。

滿洲嫁娶禮儀

滿洲氏族。皆年及冠笄。始相聘問。男家主婦至女家問名。相女年貌。意旣洽。贈如意或釵釧諸物。以爲定禮。名曰小定。擇吉日男家聚宗族親友。同新婿往女家問名。女家亦聚宗族等迎之。庭中位左右設。男家入趨右位。有年長者致詞曰。某家男某雖不肖。今已及冠。應聘婦爲繼。計聞尊室女賢淑。著令名。顯聘主中饋。以光敝族。女家致謙詞以謝。若是者。再始定婚。令新婿入拜神位前。及外舅父母如儀。旣進茶。女家趨右位。男家據賓筵。或設酒宴。以賀。改月擇吉。男家下聘。有酒筵衣服綢緞羊鵝諸物。名曰過禮。女家款待如儀。男家贈銀於女家。令其跳神以誌喜。旣定婚期。前一日女家贈妝奩嫁資。視家之貧富。婿乘騎往謝。五鼓鼓

樂娶婦至男家。竟夜笙歌不絕。謂之響房。新婦既至。新增用弓矢對與射之。新婦懷抱寶瓶入坐向吉方。及吉時。宗老吉服致祭庭中。奠羊酒諸物。以刀割肉致吉詞。禮畢。新增新婦登牀行合巹禮。次早五鼓興。始拜天地神像宗祠。翁姑坐而受禮。宗族尊長卑幼。以次拜謁。三日或五日。婦歸省父母。婿隨至女家。宴享如儀。滿月期。婦復歸數日。始返。然後婚禮畢焉。

殉葬

八旗舊俗。多以僕妾殉葬。朱御史小晉（斐）始建議禁止。得旨允行。朱歷官至戶部侍郎。

清書之制

清朝文移書疏之制。清書則自後而前。漢書則自前而後。凡宮城榜書。率用清漢蒙古三體。按草木子。載元朝行移文字。漢字自前而後。蒙古字自後而前。畏吾兒字。則橫書之。

賜陀羅經被

王大臣薨。特賜陀羅經被。以白綾爲之。刊金字番經於上。卽古人賜東園祕器之類。

八大家

滿洲世族。以瓜爾佳氏直義公之後。鈕祜祿氏宏毅公之後。舒穆祿氏武勳王之後。那拉氏金台吉之後。董鄂氏溫順公之後。輝發氏阿蘭泰之後。烏喇氏卜占泰之後。伊爾根覺羅氏

某之後。馬佳氏文襄公之後。爲八大家。凡尙主選婚。以及賞賜功臣奴僕。皆以八族爲最。

多羅皮帳

蒙古人以遊牧爲生。矧弓馬耐勞。苦居無定所。亦無宮室。男婦雜處蓬帳中。蔽風雨而已。帳以油布爲之。有用多羅皮者。非貴族不辦。多羅蒙古樹名。譯言滿也。多羅之精者。編作雨衣。輕巧便捷。入水不濡。卷之一手可握。每套值銀二百餘。查初白扈駕木蘭。值大雨。聖祖以己所御雨衣賜之。卽多羅皮織成者也。查紀事詩有云。燥濕推恩慚厚庇。短長稱意荷終身。從今聽雨聽風候。傑直堪誇掛楮人。

跳神一

跳神。滿洲之大禮也。無論富貴士宦。其內室必供奉神牌。只一木版無字。亦有用木龕者。室之中。西壁一龕。北壁一龕。凡室內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則以南方而上。龕設於南龕下。有懸簾幃者。俱以黃雲緞爲之。有不以簾幃者。北龕上設一椅。椅下有木五。形若木主之座。西龕上設一杌。杌下有木三。春秋擇日致祭。謂之跳神。其木則香盤也。祭時以香未灑於木上。燼之所跳之神。人多莫知。遂相以爲祭祖。嘗與嵩觀察齡伊。孝廉克善詳言之。南方人初入其室。室南向者。多以北壁爲正龕。西爲旁龕。東向則以西壁爲正龕。南爲旁龕。不知

所謂旁禴。正其極尊之處。始悟禮所謂以西方爲南方爲上。與此正合。極尊處所奉之神。首爲觀世音菩薩。次爲伏魔大帝。次爲土地。是以用香盤三也。

跳神一

相傳太祖在關外時。請神像於明。明與以土地神。識者知明爲自獻土地之兆。故神職雖卑。受而祀之。再請。又與以觀音伏魔畫像。伏魔呵護清朝。靈異極多。清初稱爲關瑪法。瑪法者。國語謂祖之稱也。中壁所設。一爲清朝朱果發祥仙女。一爲明萬歷帝之太后。關東舊語。稱爲萬歷媽媽。蓋其時明兵正盛。清祖議和。朝臣執不宜行。獨太后堅意許可。爲感而祀之。國君仁厚之心。亦云極矣。餘則本家之祖也。其禮前期齋戒。祭用豕。必擇其毛純黑。無一雜色者。及期未明。以豕置於神前。主祭者捧酒尊而祝之。畢。以酒澆入豕耳。豕動則吉。若豕不動。則復叩祝曰。齋盛不潔。與。齋戒不虔。與。或將有不吉。或牲毛未純。與。下至細事。一一默祝。以牲動爲限。蓋所因爲何。祝至何語。而牲動者。其牲卽於神前割之。烹豕既熟。按豕之首尾肩脇肺心。排列於俎。各取少許。切爲釘。置大銅盤中。名阿嗎尊肉。供之。行三跪三獻禮。主祭者前。次以行輩。排列婦女。後之未冠。叩首有聲。禮畢。卽神前嘗所供阿嗎尊肉。蓋受酢意也。至晚。復獻牲。如晨禮。撤燈而祭其肉。名避燈肉。其禮祭神之肉。不得出門。其骨與狗狗所

餘骨。則夜中密棄之街。看街者卽爲埋之。亦有焚爲灰而埋者。惟避燈肉。則以送親友云。

跳神二

舊禮舍外一見祭至。遽煙起。不諳相識與否。羣至賀。席地坐。以刀割肉自食。後漸以主人力不足供衆。遂擇請親友食肉矣。其日炕上鋪以油紙。客圍坐。主家僕片肉於錫盤饗客。亦設白酒。是日則謂喫肉。喫片肉也。次日則謂喫小肉飯。肉絲。以湯也。其所謂阿嗎尊肉。初不以食客。意謂此不可令客食也。然亦有與客食者。蓋主家人多。當其自營尙不足。故不能食。容若主家人少。自營有餘。又恐棄之。故以食客。初非祕不與客也。客食畢不謝。惟初見時道賀而已。客去主人亦不送。又主屋院中左方立一神杆。長丈許。杆上有錫斗。形如淺椀。祭之次日。獻牲祭於杆前。謂之祭天。舊有祝文。首句云。阿布開端。國語。阿布開天也。端機。聽也。謂曰天聽著。下文爲某某設祭云云。今多不用祝文。惟主祭者默自口祝而已。又覺其文首句詞氣濶大。其祝時亦多不用此首句。但言某某。今擇於某月日獻牲設祭。是祭也。男子皆免冠拜。婦人則不與。其錫斗中切豬腸及肺肚。生置其中。用以飼鳥。善清祖爲明兵。追至匿於野。羣鳥覆之。追者以爲鳥止處。必無人。用是得脫。故祭神時必飼之。每一置食。鳥及鶻必卽來共食。鸚鵡從未敢下。是一奇也。

跳神四

錫斗之上。杆梢之下。以猪之喉骨橫啣之。至再祭時。則以新易筥而火之。祭之第三日換鎖。換鎖者。換童男女膊上所帶之舊鎖也。其鎖以線爲之。舊禮。生人後。乞線於親戚家爲之作鎖。今不復乞線。但自買線爲之。線用藍白二色。亦有用紅黃者。聚爲粗線作圈。線頭彼處結一疙瘩。結處剪小綳三塊縫其上。舊例上次祭時所帶必至下次祭時始換之。今多只帶三日。卽取而戴之。下次祭時再帶之。以俟換其換鎖之義。用箭一枝。搭卽處。繫以細藤及新鎖。院中神杆旁。別置小杆。杆上札切枝一束。切上剪白紙。作垂綬二以繫之。神座木版前有一釘。用黃絨繩一條。其繩極長。一端挂於釘上。一端牽於門外繫之切枝上。令帶鎖者羣聚圍坐一處。主祭者持箭以應。纒新鎖繞於香煙上。然後取一細縷搏於帶鎖者之腕。置已。復繞於煙。每繞一度。懷席縷一度。如是者三。然後換新鎖。其舊鎖卽繫於所牽之黃繩上。自清初以來。所易者均在。若有以年久朽壞者。始取而焚之。神座前。平時每挂一黃布袋。卽用以貯黃繩者也。當祭時開袋取繩。祭畢仍貯之。懸於神前。其帶鎖男子至受室。女子至于歸後。始止。每換鎖時。有祭品一席。撤供。卽置於帶鎖者圍坐處。羣爭攫而食之。其未受室于歸者。雖年二十餘。亦行此禮。亦與羣兒捉食。蓋受廬之意也。

跳神五

滿洲跳神有一等人。喜習跳舞。諷誦祝文者。名曰薩嗎。(亦滿洲人)。跳神之家。先期具簡邀之。及至。攜帽向主家。叩座前叩首。主家設供。獻黑豕。畢。薩嗎乃頭戴神帽。身繫腰鈴。手擊皮鼓。卽太平歌。搖手。擡腿。跳舞。擊鼓。鈴聲鼓聲。一時俱起。鼓每抑揚擊之。三擊爲一節。其節似街上童兒之戲者。薩嗎誦祝文。旋誦旋跳。其三位神座前文之首句。曰伊爾梭林端機。譯言三位聽著也。五位前文之首句。曰孫扎梭林端機。譯言五位聽著也。下文乃某某今擇某其吉日云云。其鼓別有手鼓架鼓。俱係自家自擊。緊緩一以薩嗎鼓聲爲應。薩嗎誦祝至緊處。則若頭若狂。若以爲神之將來也。誦愈疾。跳愈甚。鈴鼓聲愈急。衆鼓轟然矣。少頃。祝將畢。薩嗎復若昏若醉。若神之已至。憑其體也。卻行作後仆狀。主家預設椅對神置。扶薩嗎坐於椅。復作困氣狀。主人於是叩神前。持盃酒灌豕耳。豕揮躍作聲。主家乃闔族喜曰。神聖領受矣。乃密爲薩嗎去鼓脫帽解鈴。不令鈴鼓少有響聲。薩嗎良久乃蘇。開目則闔然作驚狀。以爲己之對神座之無禮也。急叩謝神。徐起賀主家。禮畢。衆乃受福。薩嗎卽古之巫祝也。其跳舞卽婆娑樂神之意。帽上插翎。蓋卽鸞羽爲翎之意也。必跳舞故曰跳神。二千年前。余嘗見之。今祭神家罕有用薩嗎跳祝者。但祭而已。此亦禮之省也。

木蘭秋獮

木蘭爲較獵之所。又謂之哨。哨鹿也。著鹿皮衣鹿角冠。夜半於曠山中吹哨。作牡鹿聲。則牝鹿啣芝以哺之。蓋鹿性淫。一牡能交百牝。必至於死。死則牝鹿含芝草以生之。故哨之以取其芝也。每秋駕臨。以行秋獮之典。其中有地名半截塔。有一塔傾圮已久。內有字曰敬德監造。乃元時物也。有人言半截塔之北。有地忘其名。有一墓。前有二小石。皆作成房室之狀。其左者上一小額曰孝敬之墓。以過路未將掘出。左者門半開。露半身小兒。

索倫達呼爾之習俗

索倫（索音近箋）風氣剛勁。故兵以索倫爲強。其出師時。有願留京者聽之。月給糧銀四兩。然此中不盡索倫也。有達呼爾在焉。達呼爾者。本居黑龍江之地。自爲一部落。與索倫雜處。其習俗極鄙。其行輩有得官者。則以叔呼之。不必一族也。官進一階。則以祖視之。受者亦居然叔居。然祖也。及平日以叔以祖事人者。一朝得官。官且同等。則稱之以兄弟焉。級若或過之。則向之所事以叔所事以祖者。卽反其禮以待之。有不然者。則相戾矣。此達呼爾之習也。不知者通目之曰索倫。

黑津

黑津乃徽欽二字訛音也。在三姓東三千里外散處。至東海邊。以魚爲生。卽以魚皮爲衣。故曰魚皮筐子。或謂黑津筐子。或謂徽欽筐子。名異而實同也。所食之魚。曰達布哈漁。牙最利。食小魚。類內地之烏魚。或以爲乾。或以爲麪。亦不一品。煮熟先以大碗而入。則人知其有親也。食時狗躡於左右。骨出卽以飼狗。狗有時急欲食。則攫於其口邊。其人愛鱗衣。戀而不著。得鱗衣則張於所居。多者以爲富。其水曰戊子江。蓋海汊也。冬時水凍。坐扒犁。駕狗而行。或五或七。或十一。或十三。日行可六七百里。前狗之領而行者曰狗頭。狗頭一。可直銀四五十兩。蓋行時頭狗前行。知有虎豹則回。其知也以聞氣而知也。人視以爲備。故貴之。左子恕。宜任伯都訥巡檢。知之最詳。言之最悉。

溝民

溝民者。雜處於黑津之中。非黑津有別種也。蓋皆漢民掘人參者。及內地遁逃者。其中有老大哥爲之長。羣聽令焉。老大哥者不計齒。其人公正。爲衆所服。則衆奉而尊之。條教嚴明。衆不敢犯。其刑有四。有鬪殺者。大哥號於衆。宰牛設酒。生祭之。問其人死所。願水則以大石繫而投之海。願火則圍木致其人於中而焚之。願坐簽子。則攀楊枝削其梢。插其人穀道中。而撤之楊枝。上人之腸挑出矣。願埋則穴土而坑之。以是無敢輕犯法者。

民覺羅

三姓中有民覺羅。清初之黑津。秀而黠者來投。因編入旗。其人以國家有民公之封。自以爲宋後。因自名爲民覺羅。

吉林三姓多雨雪

吉林多雨。蓋其地多山。重嵐釀濕。密霧蒸陰。晴暄和期之天。歲不得多見也。伯都訥多風。常以三四月起。大木拔折。屋瓦飛空。砢礫若千軍萬馬之奔。洶湧若拔地掀天之浪。令人神懾心慄。四月以後則止。三姓多雪。雪時無花無片。如四兩半斤之絮團。漫天而降。深及丈或七八尺。常事也。故其地諺曰。吉林雨。三姓雪。伯都訥風。

寧古塔

寧古塔與高麗。以江爲界。曰高麗江。其江半黑半清。近高麗者水黑。近寧古塔者則水清。色兩分。蓋天之所以界內外也。江邊采薪者。每見必相警。隔水而誼。習爲風氣。此理殊不解。

吉林現城誌異

吉林等處皆土城。無雉堞。左子恕宜任伯都訥巡司。於鄉村近圍場處。每晨起。常見對面城郭鮮明。女牆排列。樓閣煙村。互相掩映。城上行人往來。或騎而過。或倚而望。居然臺榭海市。

一大觀也。彼地人不識女牆。竟有不知其爲城郭者。初見時。覺相距不過三四里許。急令人踪跡之。出三十里。仍無所見。每見必以清晨日出則滅。土人謂之現城。蓋凡有城郭人民之地。精氣所結。時或現形。如洪澤湖邊。人猶見泗州城郭樓臺。卽其證也。是地舊去黃龍府不遠。或遼金舊有州縣與。

葉爾羌

葉爾羌。西域一大都會也。其辦事大臣公署。卽小和卓木之花園。有大池。水池中造八面亭。有長橋。高下曲直。可達亭前。居室臨水。有橈子。繫於水旁。開門卽可泛舟。其地恆燠。夾水長堤。花木若春。垂楊兩岸。掩映水碧。西域無楊。惟此園獨有。居其中。恍如西湖上游也。辦事大臣。向多三年更易。有福公勒洪阿。任此集唐詩。白首卽今行萬里。皇恩只許住三年。二語爲聯。屬徐星伯爲之書。

喀爾喀望斗吐魯番望月

徐星伯言。福公喜爲詩。曾任伊犁索倫營領隊大臣。伊犁西南邊外。有特穆爾圖淖爾。旁多古翁仲。福公巡邊。至其處。作詩云。斜陽寄語雙翁仲。不是前朝舊鼓笳。殊清致可喜。居易錄云。陳給事說。過喀魯三百里。喀爾喀車臣部落界。卽南望北斗矣。那太僕偶堂（丹珠前任

內閣學士言。此說未確。至彼地望斗。覺七星相距空處。較都中所見加寬耳。竇獻山相國與云。此地高之故也。地高去天覺近。故望星之空處覺寬。竇時自吐魯番來。因言彼地望月中影。似加明晰。望天河中白氣。乃是小星。吐魯番較京師高一百五十餘里。去天較京師將近一度。塔爾巴哈合。其地較京師高一百口口里。故望星如此。其說似可信。

漢案戶

夏小正曰。漢案戶。謂天河也。獻山言。吐魯番於六月望河。乃當東廂屋脊。蓋其地在天河之西也。其地每月朔即見月。

葉爾羌和闐產玉

葉爾羌和闐皆產玉。和闐爲多。然入貢則由葉爾羌大臣奏進。其商回之售賣。初無例禁。自乾隆四十二年。高公樸請開年一次。官爲開採。於是定例。玉禁始嚴。凡私赴新疆。偷販玉石。即照竊盜例計贓論罪。又辦事大臣期公成額阿公揚阿等。先後請於密爾岱及巴爾楚克地方。各添設卡倫一處。以防回民私採。及商民夾帶之弊。又請將採剩河玉。賣與兵丁。俾轉售商民。以沾微利。自是以後。玉器遂爲無價寶矣。嘗見雙冠軍購玉煙壺一枚。用白金一千八百兩。又冷姓商攜玉碗四口。徑五寸。索直五千兩。及已未春。馳玉禁。其從前因販玉獲罪。

者俱核釋。兵丁轉售之例。及密爾岱巴爾楚克卡倫俱議裁。先是葉爾羌奏進大玉。至是令即於所至之處棄之。因棄於烏沙克塔克台焉。惟商販應稅者。於赴票進關時。注明若干。每月造冊。移付嘉峪關稅員查核。於是玉大賤。年餘猶見前索價五千之四碗。祇須八十兩矣。和闐產玉之地有五。曰玉隴哈什。曰哈喇哈什。曰桑谷樹雅。曰哈琅圭。曰塔克。惟出玉隴哈什。哈喇哈什。二河中者美。其水皆出南山。東西夾和闐城而下。和闐古于闐。漢書所謂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是也。西曰哈拉哈什河。哈什譯言玉。哈喇譯言黑也。故玉色黯。東曰玉隴哈什河。玉隴譯言察視之辭。《俗言瞧看》。其玉尤佳。嘉慶間充貢之地。皆罷採。歲惟取玉於此河。其葉爾羌之玉。則採於澤普勒善阿。採恆以秋分後爲期。河水深纔沒腰。然常渾濁。秋分時祭以羊。以血灑於河。越數日水輒清。蓋秋氣澄而水清。彼人遂以爲羊血神矣。至日葉爾羌幫辦。蒞探於河。設篋帳於河上。視之。回人入河探以足。且探且行。試得之。則拾以出水。河上鳴金爲號。一鳴金。官卽記於冊。按冊以稽其所得。採半月乃罷。此所謂玉子也。近年產亦稀。回民應貢。出費購以獻矣。葉爾羌西南曰密爾岱者。其山懸互。不知其終。其上產玉。鑿之不竭。是曰玉山。山恆雪。欲探大器。回人必乘蹇牛。挾大釘巨繩。以上納釘懸繩。然後鑿玉。及將墜。繫以巨繩。徐徐而下。蓋山峻恐玉之卒然墜地裂也。今斧鑿碎玉堆積。隨時可

以採之。抵雀侯其玉色青。蓋石之似玉者。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焉。密爾倍是其地矣。記之可補爾雅注。

烏沙克塔克臺棄玉

烏沙克塔克台所棄玉。卽密爾倍所產也。徐星伯行經其處。大者萬斤。次者八千斤。又次者三千斤。共置一處。初覆以屋。年久屋圯。玉之面南者。俱爲風日所燥。剝落起皮。聞瑩此大玉時。用馬數百匹。回民不善御。前卻不一。鞭箠交下。積沙盈尺。軸動則膠固。回民持大瓶灌油以脂之。日纔行數里。奇公豐額奏。回民聞棄此玉。無不歡欣鼓舞。其喜可知也。

外藩賜奠賜祭

蒙古外藩王貝勒及胡圖克圖死。皆遣官致祭。或賜奠。致祭者。有祭文。星使行一跪。三叩首禮。賜奠者。星使至。立奠三爵而已。然賜奠之禮。降於致祭也。星使回。有私塑羊幾頭。馬幾匹。駝幾隻。或佐以銀星。使反其銀與駝。或取一二羊焉。或取一二馬焉。如是而已。貧者猶不能也。嘉慶己巳。土爾扈特汗死。遣子爵策侍衛楞。往喀喇沙爾賜奠。汗之夫人七額駙。拉旺多爾濟之姪女也。策侍衛至。夫人已往山中避熱。其地有古廟。祇三椽。汗之柩置於外廊之地。其簡略如此。策奠畢。而夫人遣其官等數人。餽以小哈達。哈達者。薄絹也。紅黃二色。蒙古

買以敬佛爲貴物焉。大者長丈餘。小者數尺。小烏鎗一元寶。策受哈噠。反銀物。仍以哈噠答之。(受哈噠者必轉答以哈噠)其人固請留其鎗。不獲已將留之。先取以觀。其人乃曰。鎗門實有損。此地無能治者。策因婉卻之。乃還某問其儀。具以告。某笑曰。猶是小烏鎗也。昔以饋我。我不受。今爲襲封。復持往伊犁。獻松將軍。松將軍又不受。一損缺無用物耳。乃爲至寶。是則可憫已。

恰噶爾互市

恰克圖。(讀若去聲)清與俄羅斯交界之所。庫倫大臣所轄也。庫倫土謝汗地。商民皆居義帳。大臣衙門。壁瓦則皆以木。交易即在恰噶爾設監督焉。彼亦遣人於恰噶爾總其事。以我之茶葉。大黃。磁線等物。易彼之哦燈。紬灰。鼠海龍等物。恰噶爾地最高。至其地如登嶺然。俄羅斯地漸窪下。故其地氣候恆燥若矣。我之貨往客商。由張家口出票。至庫倫換票。到彼繳票。庫倫者。圍子之謂也。(庫讀若平聲)今有喇嘛圍子。圍內皆喇嘛。買賣圍子。圍內皆買賣人。客貨俱載以駱駝。俄羅斯人。每以千里鏡窺之。見若干駝。即知所載若干物。商未至前四五日。已瞭然。蓋其鏡已見於三四百里外矣。子爵策侍衛榜言之。

破城之土錢銅佛

庚辰九月五日徐星伯出小銅佛示姚伯昂言烏魯木齊所屬之濟木薩保惠城爲唐北庭都護地保惠城北五里有舊城基址土人名曰破城其地往往得古錢（皆開元錢）銅器而銅佛尤夥大小不一近時牟利者置竈棚於其地掘而貨之然取之不竭多餘山侍郎慶歸攜銅佛數尊皆新出土者星伯乞其一高約二寸厚約二分爲韋陀狀下有座似蓮花形座有四孔皆穿下有圓柱似冠上頂柱蓋用以安插者也佛腦後有銅鼻一直孔穿蓋用以備綰繫也又有一銅七長約七寸綠瑣起如黏翠葱然可愛皆唐物也

晉寧州山崩

葉庶常桂云晉寧州當清初尙有科名自城南天台山崩後科名遂絕後越六十年始間有獲第者今乃稍盛蓋此山崩其半自崩後山勢向外形家說地氣六十年一轉今蓋其轉機也風水之說其信然與

庫車出碯砂

碯砂出庫車徐星伯云其山無名在唐呼爲大鷓山其山極熱夜望之如列燈取砂者春夏不敢近雖極冷時人去衣著一皮包露兩目入洞鑿之然不過一兩時卽出而皮包已焦不能逾三時也其砂著石上紅色星星取出者皆石塊每石十數斤不過有砂一二釐許據此

者用瓦罍盛石。密封其口。絕不可漏。蓋火氣特重。滿則熱甚。砂走也。然受風亦走。受潮濕亦走。賈人攜此。每行十數日。遇天氣晴明無風時。揭其封。以出火氣。星伯過庫車時。曾攜數石密封之。及抵伊犁。則石皆化成黃粉。而砂已不見矣。故攜此甚難。卽其地亦不易得。惟白色成塊者不化。乃其下等也。然可以及遠。內地所謂礪砂。類卽此耳。

清語官號

清語官號居多。如噶喇昂邦。卽左右翼前鋒統領。固山額貞。固山昂邦。皆卽都統。梅勒額貞。梅勒章京。皆卽副都統。蘇章京。卽護軍統領。甲喇額貞。甲喇章京。皆卽參領。牛彙額貞。牛彙章京。皆卽佐領。一一三等總兵官世職。一一三等昂邦章京。一一三等精奇尼哈番。皆卽一一三等子。一一三等副將世職。一一三等梅勒章京。一一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皆卽一一三等男。一一三等參將世職。遊擊世職。一一三等甲喇章京。一一三等阿達哈番。皆卽一一三等輕車都尉。盛京八門總管昂邦。卽將軍。駐防昂邦。卽駐防將軍。遷爾根蝦。卽蒙古侍衛。札爾固齊。卽佐理五大臣。右見仁和趙夢門筆記所述。

塞宴四事

列聖巡幸木蘭蒙古諸台吉。及四十八部盟長。例於出哨之後。恭進筵宴。習武合歡。有所謂

塞宴四事者。扈從諸臣。多有賦詠。一曰詐馬。選六七歲以上幼孩。文衣錦褱。銜尾騰驢。散置結廩。不施鞍轡。而追風逐電。馳騁自如。別樹大纛於數里外。先至者受上賞。餘亦思資有差。一曰什榜。番樂也。賁桴葦籥。頗有上古遺音。酒半名王上公更迭獻技。其聲容制度。與中土之笙簫簫管絕殊。而侏鞞休儂。亦復自有節奏。一曰布庫。相撲爲戲也。徒手搏擊。分曹角力。尙隙蹈瑕。不專恃匹夫之勇。勝者有卮酒羊臠之賜。立飲無算。（或曰聖祖之擒鼈拜。先令闍童習此也。）一曰教駢。名馬也。凡達驛之產。初入牧羣。不受羈絆者。蕃王子弟輒執長竿。搯綵索。或躍而登。或超而過。聲控酣呼。疾如風雨。必使調良馴習而後已。逸羣奔蹏。馭之者愈衆。剽悍神勇。頗爲壯觀。蓋清之綏輯外藩。於遊戲泮奐之場。不忘武備也。

清字經館

乾隆壬辰。上以大藏佛經。有天竺番字。漢文蒙古諸繙譯。然其渾悟深達。故漢經中咒傷。惟代以翻切。未譯得其祕指。清文句意明暢。反可得其二昧。故設清字經館於西華門內。命章嘉國師經理其事。達天蓮筏諸僧助之。考取滿騰錄纂脩若干員。繙譯經卷。先後凡十餘年。大藏告蒞。然後四體經字始備。初貯經板於館中。後改實錄館。乃移板於五鳳樓中存貯焉。

打莽式

清宮遺聞

本朝歲暮將祭享。選內大臣打莽式例演習於禮曹。其氣象發揚蹈厲。蓋公廷萬舞之變態也。王公貴戚於新正競引之。以相戲樂。其態嬌嬈柔媚。或令婦女爲之。此又莽式之一變耳。

打滑撻

禁中冬月打滑撻。先汲水澆成冰山。高二四丈。毫無比。使勇健者著帶毛豬皮履。其滑更甚。從頂上一直挺立而下。以到地不仆者爲勝。

翁鄂洛

太祖嘗攻翁鄂洛。其臣有鄂爾果尼洛科者。從火中突出。射太祖中之一矢貫背。一矢穿鎖子甲護項。拔之鐵卷如鈎。血肉殤落。已而破其城。獲此兩人。咸不殺而官之。用勸爲人臣者。

陪京土風

高宗四詣陪京。諮詢土風。拈二字成語。爲十二題。一曰拉哈。土壁堵間。綴麻草下垂。緣以施圻境者也。一曰周斐。取樺皮厚盈寸者。爲屋材。上覆爲瓦。旁爲牆。墉也。一曰呼蘭。剝木之中空者。爲直柱。樹檐外。引炕煙出之。上覆荆筐。而虛其旁。竅以出煙。雨雪不能入。一曰額林。皮橫板相棟間。以貯筐篋。盧嬰諸器。一曰豁山。夏秋間。搗敗芋棣。聚入水瀉之。漉蘆簾上。暴爲紙。謂之豁山。凡紙皆以是名。一曰霞緝。蓬梗爲幹。揶揄和齊。傳之。以代燭。俗呼練燈。一曰威

呼。刳木爲舟。平舷。圓底。唇銳。尾修。容五六人。或二三人。一人持兩槳。左右運掉如飛。一曰法喇。似車無輪。似榻無足。覆席如毳。引繩如御。行冰雪中。俗呼扒犁。一曰施園。斲木爲筥。虛中以受物。貯水釀酒皆用之。一曰賽斐。木七也。長寸許。曲柄。豐末。一曰羅丹。鹿蹄。蹄骨也。兒童四圍坐擲之。視假仰橫側爲勝負。小以錢。大以鹿。或以薄圓石擊之。則曰拍格。一曰斐蘭。小兒以榆柳爲弓也。

栗鼠

盛京烏拉諸山林多產貂。近東北邊者色黃。邊外者紫黑。食粟及松皮。故亦呼爲栗鼠。打牲者八月往。十二月歸。於雪中尋其迹而捕焉。每歲輸貢。有定額。有常時。其白者尤貴重。

滿洲非地名

清語謂金曰愛辛。高宗嘗詳論之。爲金源同派之證。開基之始。居長白山東。俄莫惡之野鄂多理城。亦作俄彘里。地近吉林。烏拉古濟賈氏之地。按金史世祖居完顏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卽長白山。黑水卽黑龍江。東土發祥。山川鍾毓。亦與大金同。清文滿洲作滿珠。昔平韻。今漢字作滿洲。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實則部族而非地名也。

投充

清初投充名色。起於墨勒根王。許各旗收投充貧民爲役使。閏期有地土者。帶地投充。奸姦無賴。或恐闔地。而以地投。或本無地。而暗以他人之地投。恃強霸占。弊端百出。借旗爲惡。橫行害人。於是御狀鼓狀通狀。紛爭無已。劉公餘佑請革投充一疏。具見切直。

祭祀

祭祖大禮也。漢軍之俗與漢俗相似。蒙人以木甌掛懸上。畫耳目口鼻狀人頭。祭時以牲酒塗其所畫之口。口邊油脂積愈高。則以爲祖宗享受多。將賜福。否則不祥。降焉。牲用豕或用羊。薦時用整牲。祭畢置大釜中。煮之。凡親戚朋友之受胙者。拔刀割肉而食。食畢。豕腹中五臟猶全存也。滿人有竿祭。立竿庭中。繫以布或紙。以代祖先。亦有不用竿者。祭凡三獻。初獻用生豬。執事者用酒灌豬耳。豬一號以爲祖宗受享。禮畢。撤此豬置釜中。煮之。卽用以再獻。三獻僅豬頭而已。灌酒豬耳時。庖人懷利。亦刺豬喉。亦之長短皆有一定。祇許一刺。一刺不死。豬必怪叫。是爲失禮。故業此者非專門不可也。

婚嫁

婚姻之制。納采問名。諸儀與漢人無異。數尙雙。吉期用兩日。粧奩贈嫁。先幾日送之。乾宅置桌拾之。以多爲榮。迎親倩年長而全福之女客。至坤宅代新婦上粧。名曰娶親太太。送親亦

倩年長而全福之女客。至乾宅扶持新婦。名曰送親太太。皆乘花輿。故花輿凡三乘。新人登輿不衣禮服。而著棉袍。不梳旗頭。聚髮成髻。紅巾蓋之。內衣如襖褲亦綿製。冬夏如是。若炎暑太熱。則改爲夾衣。而於肩膝等處。稍置棉花。喜輿到門。新郎抽矢三射。云以去煞神。新人出輿不祭祖。不拜花燭。徑入洞房。與新郎并肩坐炕上。闔門行坐帳禮。新郎以竿挑去紅巾。食水餃。宜半生不熟。卽熟亦諱言之。生者取生育之義也。坐帳既畢。新人易衣。富貴之家帶墊子（以珠翠紮成髮飾也）簪喜花（紅絨製喜字或福字）民家卽梳頭著常服。粧成新人坐炕上。不言不笑不動。否則不吉。晚間新郎代新人探花插簪上。愈低則得子愈早。翌晨新人乃同夫行廟見禮焉。

喪弔

人死則停正屋中。不用牀不在炕。有木架歸橫房預備。衣棉衣。或七或九。蓋凶事尙單。故凡事皆用單數也。入殮後三日。倩喇嘛誦經。名曰接三。云死後第三日必回斂。接三者迎接魂魄也。停柩於家。多則三十日。少則五日。開弔發引。一如漢人。逢單七輒招道侶誦經懺悔。雙七則否。五七有焚帛之舉。六十日有燒船橋之禮。橋有二。一金一銀。船橋所以供冥者之渡也。喪三年。守禮之孤子。束薪臥柩側。饘粥蔬食。猶有古意焉。

常禮

旗人重禮節。道上相遇必請安問好。少者幼者如見尊長必下車鵠立致敬。待其過而後乘焉。朋友相逢於路則曰曷過我家稍憩飲茶。其實二人之家去甚遠也。若適逢飲讌則曰曷就坐小酌何如其實主客已齊不便添座也。諺云第怕箇不怕虛。旗人殆深體此意歟。相見惟執手。送客則手略曲。久別乍晤彼此相抱。復執手問安。如幼輩兩手抱其腰。長者用手撫其背而已。如以右手撫其額點頭爲拜。如跪而以手撫額爲行大禮。婦女輩相見以執手爲親。拜亦偶耳。（此段摘錄寧古塔略記旗人昔時之風俗與歐美相類也。）

告 廣 局 書 華 中

洋 裝 一 册
二 元 二 角



中 華 地 理 全 誌

特 色

- (一) 詳備全書八百餘頁，約四十萬言
- (二) 注重現勢，與僅重沿革者不同
- (三) 注重邊地，於滿蒙藏尤詳
- (四) 調查新確，皆最近調查新確可信
- (五) 編末新道縣名稱表，尤為詳備

我國地誌。向鮮完善之本。欲求一較詳之參攷書。尤難。本書以日人西山榮次支那大地誌為藍本。參以英法人著作。及最近說查。首緒論。次本部各省。次東三省誌。次蒙古誌。新疆省誌。終為西藏及青海誌。一省之中。又分總調。地文地理。人文地理。地方誌。四項。其特色列下。

公 民 模 範

是書譯自美德。以先進共和國之道德。為吾民之模範。尤為適合。全書計冊分四編。三十九章。自終提而青年而定成人而公民。每章之首。羅列名人格價言。以次釋明其義。所列事實。尤能與一過。青年學子。得比一書。以酌養身心。陶鑄人格。誠為世界獨一無二之道德寶鑑也。

勤 儉 論

一冊定價五角
是書旨在賦與青年健全之元氣。而養成其完全之德行。以勤儉為文明之母。奢侈為野蠻之習。立論精確。推闡入細。英國自此書出版後。貯蓄銀行增設不少。其效方可知。吾國財力艱窘。習尚奢靡。此書誠為今日對症良藥。

實 業 家 之 修 養

陸費邁著

一冊一角

吾國工商各界。試與外國比較。在在處於劣取地位。無可諱言。推其受病之原。固於智識者半。荒於道德者半。而以無修養為尤甚。是編論實業家修養之必要。分勤儉正直和易安分。定取常識。技能。經驗。節欲。培精力。十門。掘發其時時之。不獨可以增加一生之幸福。即於個人身心。亦極有益。誠實業家之指南鏡也。

美 國 十 大 富 豪

一冊三角

本書詳述美國富豪卡爾奇。威爾根。依爾介。舍爾休。達布等十人之歷史。卡爾奇等均以寒素起家。卒成為大富豪。其毅力量識。自有突過常人之處。凡我青年。應人手一編。俾資模範。

價二角

結 婚 論

全一冊

結婚爲人道之始。關係於一生幸福。至爲密切。晚近俗尚。馴染歐風。青年男女。欲結秦晉之好者。將以何者爲選擇之標的乎。本局特輯是書。以供研究。內容分九章。凡結婚之本義。伉儷之選擇。品性禮格之關係。均參附舊時習尚。并採名人記載。析其本義。闡其利弊。凡爲青年男女。及家長父兄。欲爲兒女。謀幸福者。均不可不一讀之。

文 明 結 婚 證 書

每張一元附結
婚儀式說明書
一冊●證書用
彩色精印部類
國徽圖式極爲
華麗用者祇須
姓名年歲籍貫
依照填寫非常
便利●結婚儀
式說明書詳載
會場儀節帖式
詞詞頌詞禮服
圖等無不備具
並參以中外風
尚分列圖說詳
細說明

母 道

一冊 五角
是書詳言婦人之本分天職。及對於兒童當如何養成其誠實廉正之美德。秩序勤儉之精神。並推及於兒童交遊之注意。母氏之氣質等。足爲改良家庭之模範。

胎 教

一冊 三角
是書詳言受胎之原。及妊婦之威風。關係衛生。看護。嬰兒撫育等。凡自夫婦結婚。以至產兒。無不逐層推論言之切要。而於妊娠期間。應行注意諸端。證明其說。尤爲親切。



